

國聞週報

第四十九期

第三十卷

- 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程清舫
對大學教育的幾點建議……………田光程
糧價暴漲與食糧調劑……………鄭林莊
西亂與遠東……………霽華
戰爭時期的報紙……………劉豁軒
渭河流域……………徐盈
書評：「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宗珏
老朋友……………仲群
小文……………素芝
在城市裡(二十四)……………張天翼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開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重訂

下行	站名	上行	2次	6次	302次	72次	42次	4次	24次	306次	402次	74次	76次	44次
各等	北平前門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永定門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豐台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黃村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廊房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落堡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楊村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天津總站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天津東站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塘沽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蘆台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胥各莊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唐山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開平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古冶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樂亭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昌黎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留守營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北戴河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秦皇島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山海關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各等	遼寧總站	各等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普平特快

通縣支路

北戴河海濱支路

下行	站名	上行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開	北戴河	到	7.00	11.00	13.10	17.3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7.20	11.20	13.30	1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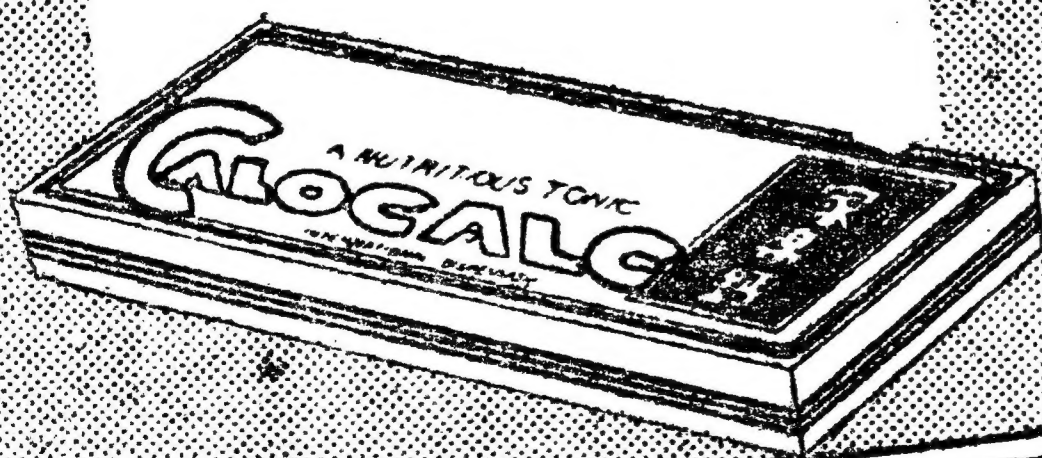
下行	站名	上行	81次	83次	85次	87次
開	北平前門	到	6.30	10.00	14.05	19.00
到	東便門	開	6.37	10.08	14.13	19.08
到	雙橋	開	6.40	10.10	14.15	19.10
到	通縣南	開	6.57	10.29	14.34	19.29
到	通縣東	開	6.59	10.31	14.36	19.31
到	通縣南	開	7.12	10.45	14.50	19.45
到	通縣東	開	7.14	10.53	14.58	19.53
到	通縣南	開	7.20	11.00	15.05	20.00

家樂鈣

維他命鈣素巧克力糖

維他命D與鈣質，乃齒骨之要素，正在發育之兒童和懷妊之婦女，需要尤殷，家樂鈣中含有豐富之鈣質及維他命D，乃堅強骨骼滋補身體所必需，凡喜食巧克力糖者，請改食「家樂鈣」，俾於閒食中獲得無上滋補也。

五洲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四十九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

插圖

百靈廟戰蹟(十二幅)

一週簡評

中日外交 綏遠軍事(知非)

國際趨勢 英憲法爭執(素)

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

程清觴

對大學教育的幾點建議

田光程

糧價暴漲與糧食調劑

鄭林莊

西亂與遠東

霽華

戰爭時期的報紙

劉豁軒

渭河流域

徐盈

書評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宗珏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日本報紙之親英論（東京朝日新聞）……………子修
英國往那裏去？（Reinhold Niebuhr）……………蔭恩
德國的第二四年計劃（Otto D. Tolischus）……………西夷
匈牙利與擴軍（London Times）……………季廉
中歐修改國疆問題（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奉生
希臘政情（The Literary Digest）……………丹楓
汎美會的幾個議題（Harold B. Hinton）……………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評論選輯

察北與綏東之提攜……………津滬大公報
邦交上一點常識……………津滬大公報
沈鈞儒等六人案雜感……………津滬大公報
汎美和平會議與世界和平……………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凌霄隨筆

文藝

老朋友

仲群

小文

素芝

在城市裏（二十四）

張天翼

時人彙志（陶善昌）

編輯後記

編者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九週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八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上海掌故叢書

匡謬正俗校註

卽格唯物論史

實踐理性批判

論政治經濟學之關係

中日國力的對比

美國外交政策史

世界經濟論

中國戰時經濟問題

戰時經濟之研究及其設施

戰時貿易的國防度

經濟與金融制度

合作先驅傳立業

第一類

藝術學

社會科學

經濟學

國際外交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法律

上海通社

秦選之撰

李石岑等譯

張銘鼎譯

徐渭津譯

李凡夫等編著

王造時譯

陳懷德譯

吳大現等譯

中國問題研究會編

中國問題研究會編

王伯顏著

吳道誠著

李厚侯著

楊承緒著

徐日珉著

海月紙六元八角連史紙五元

二角五分

五元八角

三角七分

四角二分

三角五分

四元二角

六角五分

四角八分

四角四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三角二分

統計法規

教育概論

普通教育學

交通運輸

中國郵政(下卷)

鐵路貨物運輸研究

自然科學

物理學講義

化學講義

語文

世界語初級講義

文藝論著

中國文化發展

魯迅的思想

小說

鐵輪(長篇)

被開妻(短篇)

中國再生地

日出

太陽的孩子們

紅雪樓逸稿

野小集

幽默解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

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

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教育

交通運輸

自然科學

語文

文藝論著

小說

戲劇

詞

小品，散文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

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

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曹馬著

賀智遠譯

徐遲著

盧翼野校訂

征農著

邵洵美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曹馬著

賀智遠譯

徐遲著

盧翼野校訂

征農著

邵洵美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曹馬著

賀智遠譯

徐遲著

盧翼野校訂

征農著

邵洵美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曹馬著

賀智遠譯

徐遲著

盧翼野校訂

征農著

邵洵美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含沙著

柏立含天

雨等譯

曹馬著

賀智遠譯

徐遲著

盧翼野校訂

征農著

邵洵美輯

國府統計局編

浦漪人著

向仲衣譯

張傑任著

吳紹曾編

沈乃器等編

程祥榮編

樂嘉煊編

郭虛中譯

胡雲翼編譯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鶴立雞羣

補針



補丸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藥房均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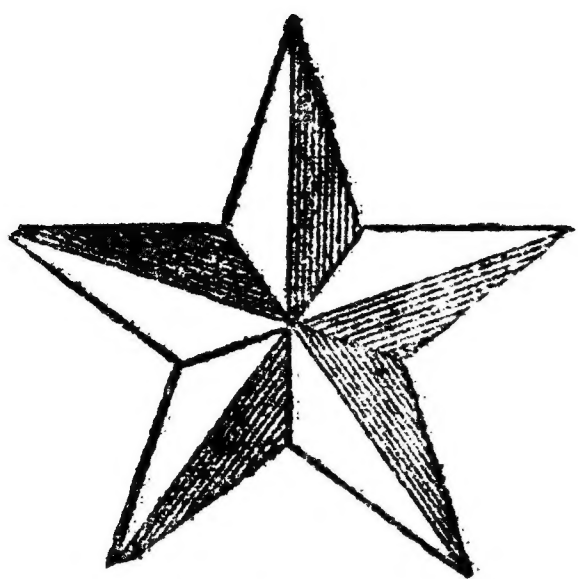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本廠監製之維他賜保命在
一般補劑中猶之雞羣獨鶴
更無堪與比肩者蓋相形之
下本品為顯然之權威已為
不可掩之事實其能獲得此
種地位者亦由本品所含之
維他命與荷爾蒙等養生素
發生天然治療之實效有以
造成之凡神經系各種衰弱
症用之收效尤鉅且有病用
為治病無病用以強身有不
可思議之裨益并可戒除鴉
片毒丸斷癮迅速穩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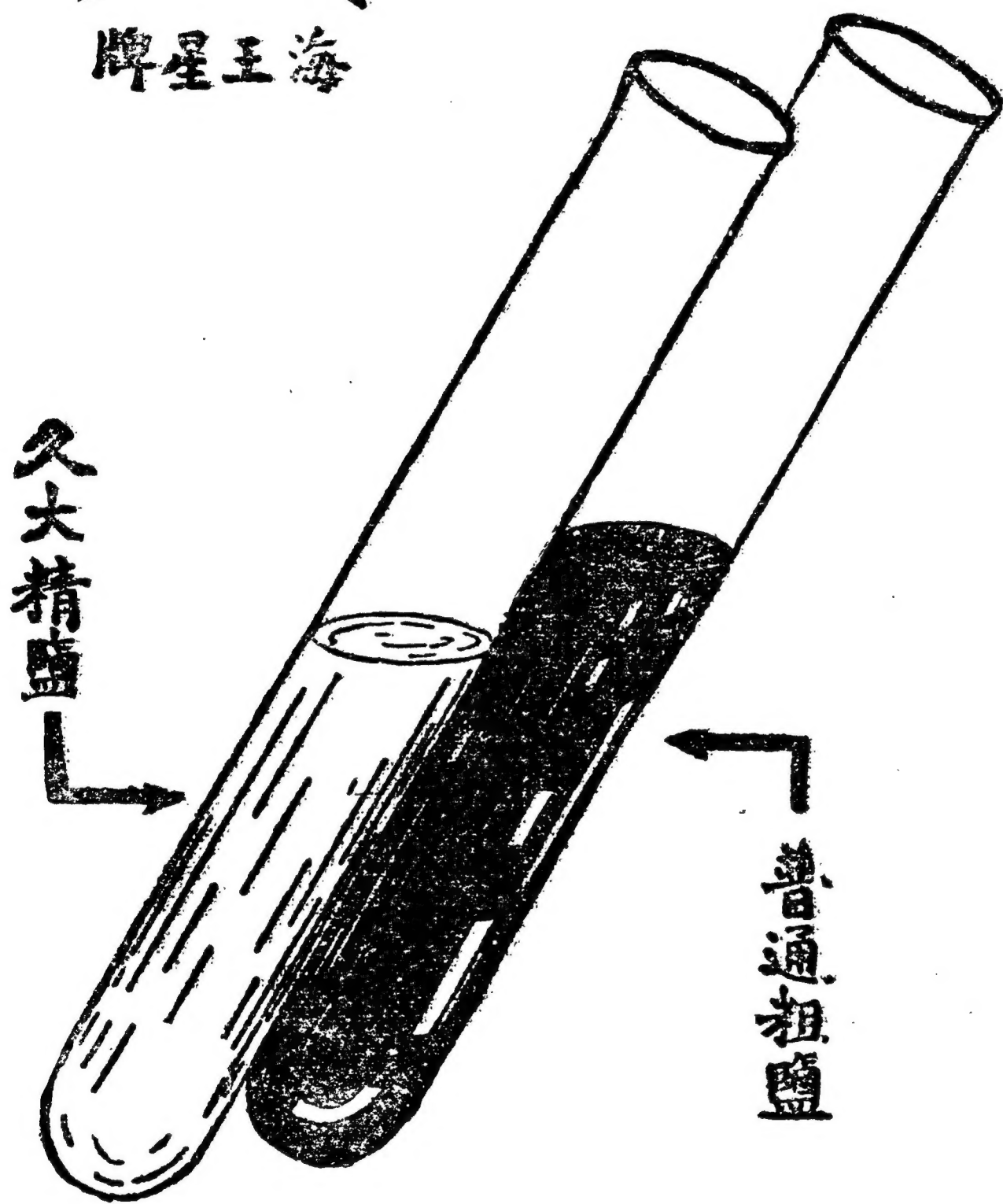
「生理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五星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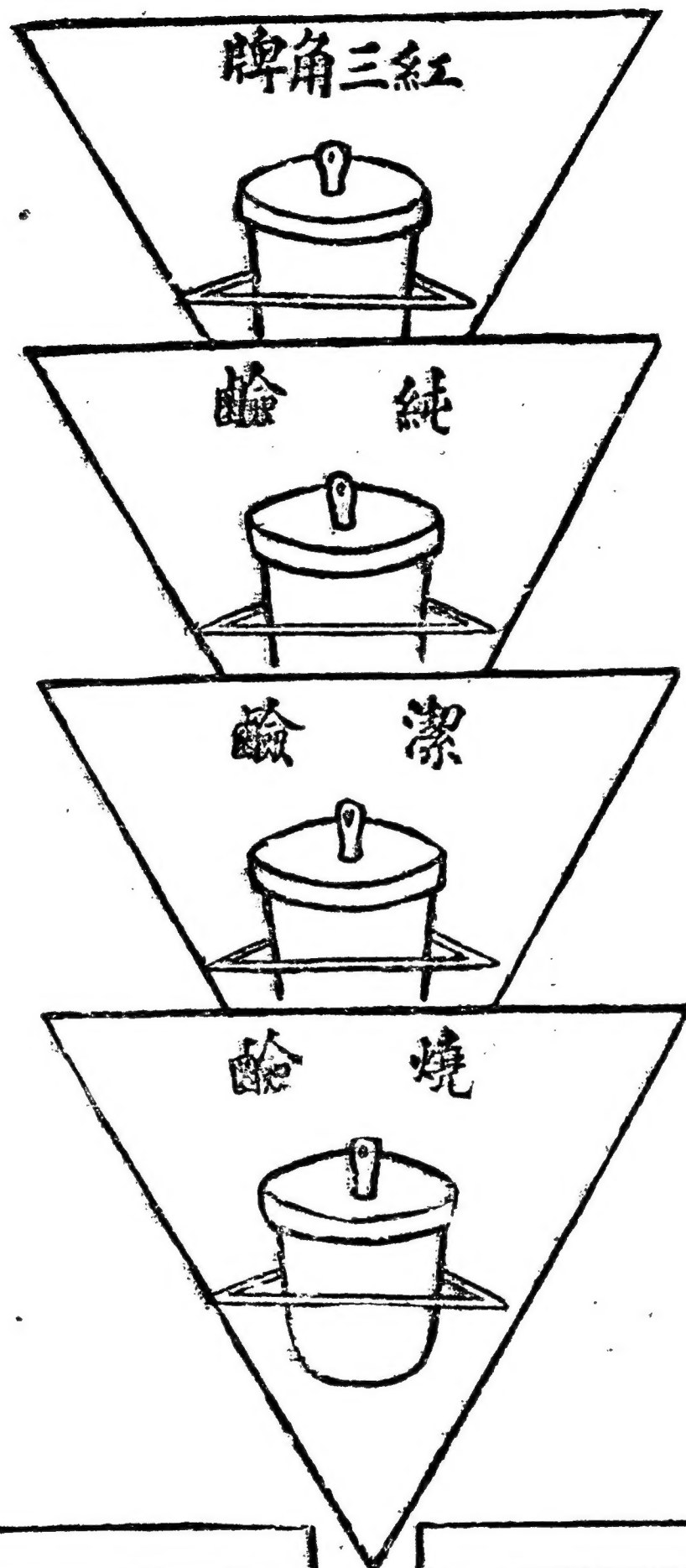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天津法租界
總廠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話 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時代
信史

國聞週報

文化
先鋒

爲減輕各地讀者負擔 舉行普遍的特價定閱

本報創刊，至廿五年底，已滿十三年，十三年來，以系統之紀述，作史料之保存，選材謹嚴，按期出版，讀者認爲近世標準史材，故銷行極廣，銷數日多，十四卷起，對於內容，更圖充實，編排益求改進，以副讀者雅意，茲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起舉行特價一月，藉以減輕讀者負擔，俾得普遍訂閱，特價辦法列下：

特價辦法

- 一，第一次訂閱或曾訂閱而中止者，皆照新訂戶計算，無論長短期，報費一律八五折，郵費照加。
- 二，已訂有大公報者，憑大公報訂閱單訂閱國聞週報，無論新續訂長短期，報費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 三，國聞週報直接訂戶續訂者，在特價期中，一律八折，郵費照加。
- 四，已訂大公報或國聞週報而欲介紹其友人訂閱國聞週報者，亦可予以八折之優待，郵費照加。

特價期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九日止

總發行所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定價及特價比較表

期數	一四	月冊	一三	季冊	半五	年冊	全五	年冊
原價	六角一分		一元六角九分	二元九角五釐	五元七角五分			
八五折	五角三分		一元四角七分	二元五角五釐	五元			
八折	五角		一元三角九分	二元四角五釐	四元七角五分			

(四一加每國五加每澳香在郵以)
分角郵冊外分郵冊門港內費上)

百戰百勝

慰勞團抵百靈廟慰勞前方將士



會用裝甲車數次衝鋒後攻克之百靈廟山口



百靈廟前匪軍最後之要隘，我軍在此衝鋒七次始攻下



被匪機轟炸之民房



俘獲之偽蒙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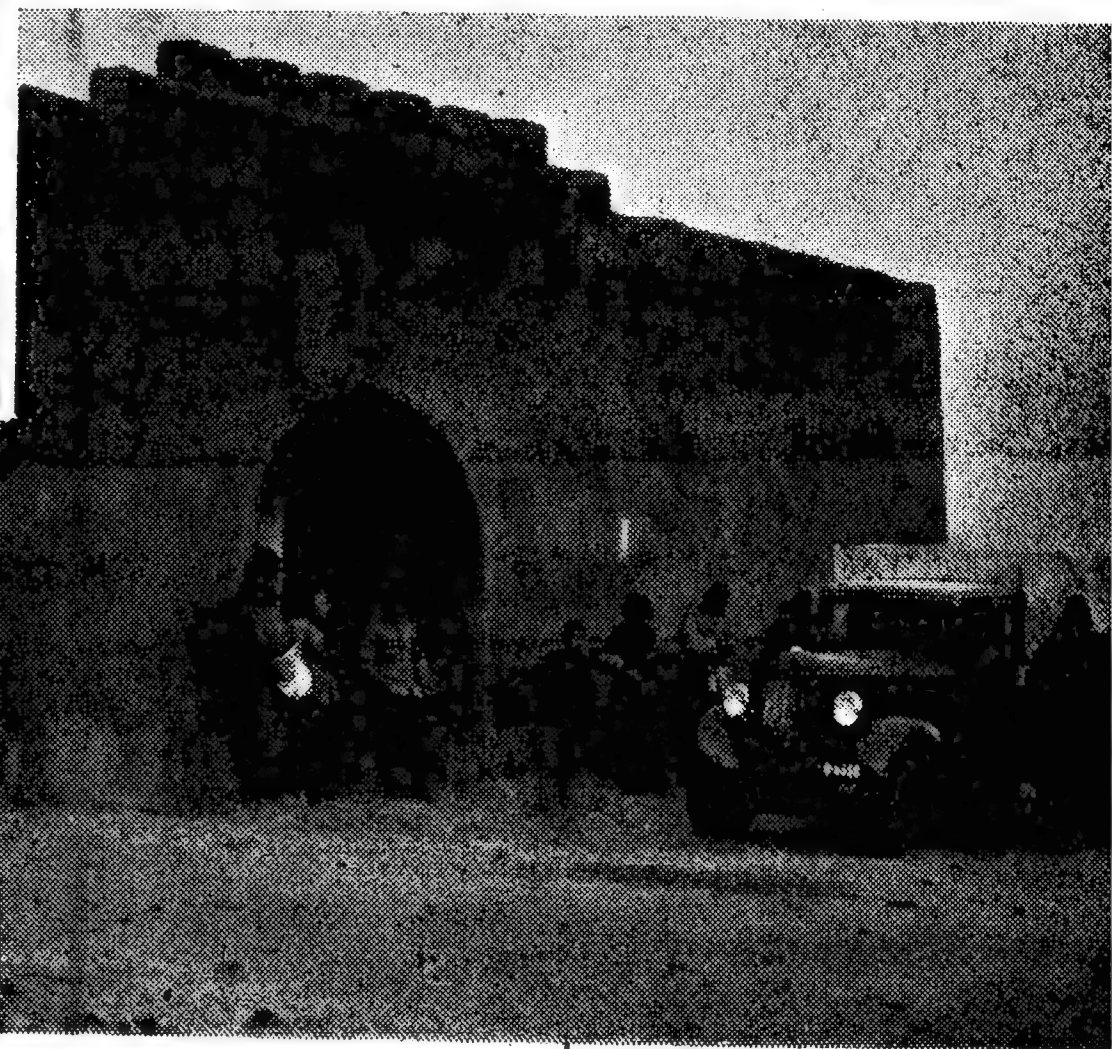
慰勞團在武川縣政府與孫蘭峯旅長合影



綏蒙要道蜈蚣壩之形勢，
山下給養車絡繹於路。



方地「子份二」抵團勞慰▽



屬僚其及（人三第右）勝長孫長師師二第兵騎▽



台電線無軍匪之領佔軍我被▽



方前赴粉麵送輸隊駝▽

綏遠最古之喇嘛廟「大昭」





中日外交

中日外交，在這一週內，有一種重要的演進。

經過是這樣：本月三日，張外長爲青島日陸戰隊上岸事，於晚七時半約川越大使會談，並對綏遠事有所陳明。日使聽完，乃朗讀一備忘錄，係敘述過去兩月間交涉情形者，但不是正確紀錄，讀畢，將此留置而去，外交部是夜將備忘錄送還日使館第二天又送來，而日大使五日回了上海。

此一幕的意義不是決裂，而是交涉過程的一段落。日方於三日夜，有長文的聲明書，外交部六日以發言人談話，也發表了一篇聲明。這些有另欄紀載，這裏不談。

川越氏回滬後，京中由須磨總領事與我方繼續接觸，最近彼方主張是先解決成都北海事件。

外交的大勢是這樣：單從外交說，沒有緊急情形，川越氏在滬與日記者團談話，謂中國有了進步，日人應當有新認

識。東京方面對於我外交部的聲明，也沒有壞的反響。不過從事實上，關東軍對綏遠的威脅，恐怕一天一天要增加嚴重，這裏有重大危機，不是外交空氣所能左右。

中國政府的態度，大概始終是防禦的姿勢。非萬不得已，不傾於決裂，除非日方露骨的侵犯仍然要極力維繫外交。這種方針，能否支持，實際上在於日本。

綏遠軍事

綏遠軍事這一週在風雪嚴寒中，始終保着勝利。

匪僞一度反攻百靈廟激戰兩日，又大敗而退。附近百里內，現時無匪蹤。塞外天氣正極冷，匪僞軍心瓦解，怕不能再來攻，而我軍的出擊，也受了天時的影響。

從察北，從熱河，做傀儡的匪僞，仍然大舉的輸運着，幕後的人們，也聲明準備出場，不過現時在前線的，還是以匪僞爲主。

綏遠軍事，並未告終，或者才是序幕。但據觀察，這嚴冬甚妨礙軍事行動，所以也許比較慢性化。中國所可恃的，是士氣民心。前線的不必說了，全國軍民，都將熱情寄托到

綏遠前線，實際上政府也有佈置準備。若欲對方有知難而退的可能，也還要大家更團結，更努力。（知非）

國際趨勢

日德日義協定發表後，在國際已發生顯著的反響，英法俄各國本週均重申立場，而法國今後在外交方面的活動，尤其可以注意。現時武力國家的行動，結果適與其期待相反，惟有敦促國際的壁壘，加速形成。所以今後英法比諸國的加緊團結，正是人人意中之事。

英國對西亂，雖要求各國嚴禁供給軍火，但德國却公然對西作軍事的援助，這種現象是很可慮的。為西事而召集的國聯會，下週將舉行了，但西局的解決，依然沒有希望。

英憲法爭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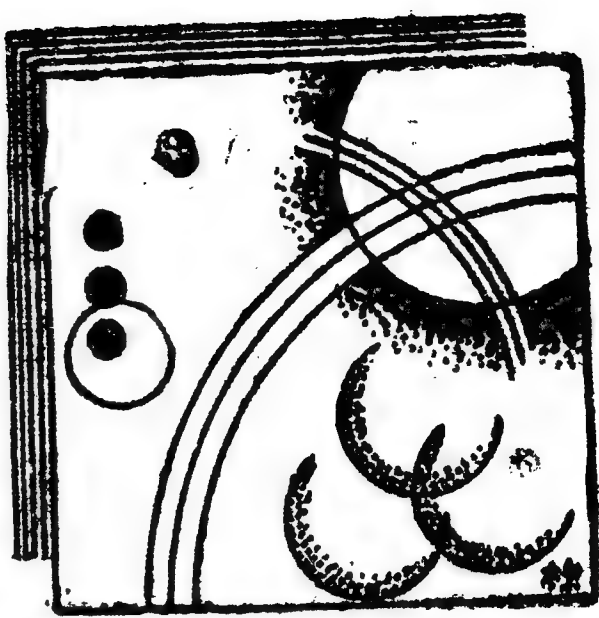
因為英王個人的婚事，本週引起了英國憲法的爭執，形勢嚴重，反對英王婚事最力者，為政府與教會。

英王婚事，所以遭遇反對，因為對方是平民，又生長在美國，而更大的口實便為對方曾經兩度離婚。英國雖是民主化的國家，但是對於王室方面的這種行為，傳統的觀念和保

守的勢力，還是牢不可破。

從這件事，我們得到下列的感想：（一）君主制度的觀念，有隨着時代潮流推移的傾向。英王的性格，一向是平民化的，他的婚事不失為突破君權神聖觀念的一種勇敢的企圖，很具有時代的象徵與意義。（二）英帝國各員離心力的趨向，日形顯著。他們依賴君主為各員間的聯繫，力量實在微弱得很。這種尾大不掉的危險情形，從這次的憲法爭執上，更可以明白看出。（三）斯賓格勒氏曾申論西方文化的衰頹，一向代表歐西文明的宗教勢力，現在久已失去多數人的信仰，這次英教會對英王婚事的反對，僅足代表一種保守勢力反動的掙扎。

英國是歐戰後存留的有數君主國家之一，英王平民化的丰度，更深得世界的人望。我們希望英政府現在能避免憲法爭執的惡影響，因為在目前混亂的世界中，英國政局的安定，實有絕對的需要。（素）



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

程清舫

吾國重文輕武，由來已久，柔弱之風披靡，剛健之

曰：

氣不張，值茲國家危難之秋，益感『有兵的文化建設』之不可或緩，急宜清算過去，創造未來。『獨立評論』對於『中國武化』問題，時有討論，斯篇之作，乃表共鳴，並提出『中國文弱之病，由於儒術政治太醞酵』一點意見，以與適之，君衡，雷海宗，顧毓琇諸先生商榷焉。

『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

子路先告奮勇，就開口慷慨的說：

『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

孔子聽後，說一句：『勇哉！』

我覺得：這是一個指點着或描寫着中國政治路向和姿態的談話，是很有深沉的意義的。

接着子貢上前說道：

我更覺得：處此非常時期的嚴重國難中的人們，無論誰，都應在這個談話致思裏，深刻的『致思！』

事情是這樣的：

『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瀆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

有一次，孔子北遊於農山，他的弟子子路子貢顏淵都跟

孔子聽後，亦說一句：『辯哉！』

隨着同去，侍側着孔子的左右。孔子舉目四望，喟然而嘆

最後，問到了顏回，顏回退而不對，於是，孔子就喚道：

『回來！汝奚獨無願乎？』

經老夫子這樣一問，顏回纔對答說：

『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

孔子又逼着說：

『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

至此，顏回乃發論，曰：

『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源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

孔子聽後，凜然曰：

『美哉！德也。』

二三子之志都已經說過，孔子給他們的答語各不相同，子路覺得還沒有一個總結論，於是就抗手而問曰：

『夫子何選焉？』

孔子答說：『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這樣一篇簡短明瞭的談話，我每次讀後，總使我沉沉以思，思夫：幾千年來中國政治的路向和姿態，是就如此的被

指點或描寫了出來，幾千年來中國政治的運命，是就這樣地被決定着。

中國政治之理論的根據，總不出於四種範疇：即儒道墨法四家的政治哲學。雖然中國政治思想的流派很多，但在歷史上最久而支配社會最力的，當推上述四家。儒家是重仁義的，道家是尚無爲的，墨家是主兼愛的，法家是崇法治的。因爲要『重仁義』，就當然的要反對『殘酷戰爭』；用爲要『尚無爲』，就當然的不要『往前進步』：因爲要『主兼愛』，就必然的是要『非攻』，反對戰爭。至於比較合於科學的嚴肅精神的法治思想，則僅在春秋戰國時代蓬勃過一時，在秦政統一時候實現過一沉，到後來，便被儒家獨佔優勢，自秦朝以後，『儒術政治』就支配了中國二千多年。儒術政治的骨幹，在於『溫文的維持』，不是『鬥爭的進步』，故其唯一的手段是『格君』，常與帝王相依附；而中國歷代政治又都是主張專制，聽於一尊，最怕急劇的改革，只願苟安的因素，這便成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投』，共主一統的政治不變，則宗師一統的儒術亦不變。結果，不但中國的學術思想凝滯，而中國的政治亦就從茲敗萎。儒學統一，儒學獨尊，豈非中國學術政治之大不幸！我每次想起，總不免有這

樣無限的慨嘆！

『不傷財，不害民』，意思是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是要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推想孔子言外之意，當然是不贊成子路的『勇』，勇於鬥爭。『不繁詞』，意思是反對『舌敝唇焦』的外交，因為外交是縱橫排闔，運用其智巧，掉弄其唇舌的，推想孔子言外之意，當然又是不贊成子貢的『辯』，以辯者去排難解紛。他是稱讚顏回的禮教主張，好使『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這種樣的，家族本位的祖先崇拜，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才是儒術政治的本色，才是中國政治的本色。中國往時政治在所謂『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的原則下，冀圖『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之患』。這種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經過了歷史惰性的累積與繁衍，便留下了無窮的遺毒。在過去農業的民族文化相接的時候，是還勉強的可以支撐下去，但到了現在科學昌明機器工業發達時代，那就不容往下因循，被孔子所贊許的顏回該向子路子貢二子拜服了！

這，我並不是說，我是無條件的反對所謂『不傷財，不害民』的苟安政治，只是因為從前中國雖曾經受過異族的侵略，而終於為我國文化所同化乃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比異族的畜牧生產較進一步，我們的高度農業文明勝過了他們。

但是，世界是改變了，情境是和從前不同了，科學的物質文明的車輪是軋軋地向前猛轉，『機械力』克服了一切的

『人力』。向我們進攻的不是畜牧的民族，而是機器工業的民族。我國的農業社會組織是鬆散的，軟弱的，民族性是喜靜不喜動的，所以歷代治體，皆涉優柔，每罹憂患，相忍為國，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高談文教，耻言功利，恰好這樣的，帝國主義者之殖民地的開拓或分割，就以我農業國做了牠極好的對象，我們欲求其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已經是百二十萬分的不可能，不許可。我們要『不傷財』，但帝國主義者卻不斷地來侵略我們的經濟弄得我們農村破產，險象環生；我們要『不害民』，但它們卻節節進攻我們的國土，用其不講仁義道德的飛機大砲來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固極端反對內戰的傷財害民，而在對外的立場上，我們是不能再在所謂『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的原則下，眼巴巴的靜悄悄的坐看人家來侵略來摧殘。我們須認清：現在的時代，不是夢想和平苟安政治的時代，是要你一刀我一槍你一拳我一腳的時代，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只是葬送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墳墓。

我們反對文弱無用的儒術文化和政治，我們目前是急切需要『中國的武化』，需要子路那樣『勇於戰』，以『戰』收復失地，復仇雪耻；同時，亦需要子貢那樣的『辯』的外交，能勝任愉快的折衝於樽俎之間，利於戰爭者，則我當以外交手段使其趕快爆發；如不利於戰爭者則又當以外交手段使其延宕下去，以待時機，俾作準備，要能充分的為戰爭的後盾。

根據這現代的『中國武化』的新原則，強化一切的組織和活動。在政治上是要絕對的統一，絕對的統制，在統一統制的活動上又須絕對的領袖化。這是最近世界政治的大潮流，最新的趨勢。同時，政治既經實行統制，則經濟自亦聯帶的不能聽其放任，而亦須同樣的加以統制，他如教育社會以及一般民衆的生活和組織，亦復聯帶的必然的要施以嚴格的軍事化，紀律化，要強化得像水泥鋼骨一般的結得牢，豎得起，耐得久，靠得住。因迫於『外力壓迫』的事實需要，我們應努力照這樣做，我們應切實做到這樣。

是的，這確是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

一，絕對的統一政權和軍權，集中力量，一致對外。

二，健全國難時期的中央政府的組織，建立民族的獨裁領袖制度。

三，在民族的領袖指導之下，集中國人的意志力量，去衝破國家的種種難關。

古人說：『多難興邦』，我們中國因備受外力極度壓迫的結果，現在差不多已實踐了全國民衆的要求。的確的，我們國家要想完成一個近代的國家，則必須『以統一求建設』，『以建設圖復興』擁護並服從這統一的民族領袖制度，以獨裁的手段，以勇武的力量，『衆志成城』地，去充分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剛膽』。爲了挽救嚴重的國難，爲了復興偉大的民族，傷了財值得的，害了民應該的，這樣『擲頭顱，灑熱血』的戰鬥的光榮，實勝過『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

或可說是忍辱含垢的政治千萬倍！我們每一追懷國史上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之慷慨悲壯的偉蹟，真不勝其敬欽，鼓舞與歡忻！我們讀前漢書武帝紀至：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焉！』

我們真萬分的佩服漢武帝的這種雄才大略！爲我們吐一口氣！像這樣的歷史上英勇壯烈的事蹟，雖屢見不一見，但因狃於懦弱的政治的積習，與一般民衆對於政治的『離心力』的傾向，終鮮完完全全的偉大成功！如北宋的好佞王欽若，因欲求『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竟不幸使寇準中興北宋的工作，完全消滅；如南宋的好佞秦檜，因欲圖和平的苟安政治，竟不幸使岳飛中興南宋的工作，盡付東流！倘我們一直讓文弱的苟且的文化政治因循下去，那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多少年以後的子子孫孫又將會咒詛我們，像我們現在詛咒儒術政治一樣。我並非故揭『反孔』的旗幟，我亦企望着『八德，四維』的哲理之輝煌，但，只是因爲現時代的中國環境逼着我作這樣的批判，和這樣的覺悟！

我嘗謂：我們中國的精神文明是太高妙了，太優越了，結果是使得我們中國太文弱太沒用，做任何事總是太顧慮太老成。我並不是主張不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而是更極力主張文明的行動，應亦有高度的變化和武化，尤其是現時代的中國，處此『有強權無公理』，『磨刀霍霍向豬羊』的世界，是更迫切的需要，國家的生命力得在此時變化的活動起來。胡適之先生說得好：

『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個個國家都認識他們的武力的越優，然而那無數國家之中，只有一個日本學會了西洋的武化，其餘的國家——從紅海到太平洋——沒有一個學會了這個最令人欣羨而又最不易學的面。然而學不會西洋武化的國家，也決沒有工夫來好好的學習西洋的文化，因為他們沒有自衛力，所以時時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發生效力的』（註一）。

我們中國現在之需要『武化』，這許是無論那一個人都會深刻的感覺到的。為文討論的亦很不少，如君衡先生之建設有兵的文化，雷海宗先生之中國的兵，及顧毓琇先生之中國的武化等文，都着重在這一方面。（註二）雷先生說：『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這是武德的特徵。』他是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認定中國的病在於缺乏武德。而這種病的發生，我認定又是由於儒術政治的太醱酵。現在中國既然如此急需『武化』

，那麼，進一步問：中國究應怎樣的武化？顧毓琇先生說：『中國的『武化』問題，最重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量的問題，一方面是質的問題。要解決量的問題，我們必須全民軍事化。要解決質的問題，我們必須軍事科學化。全民軍事化，必須全國上下共同努力，方可辦到。軍事科學化，必須軍事負責當局全國專門人材一致工作，方易推進。在這國難日益嚴重的時候，我們只有禱祝『武化』的實現，期待『武德』的來臨』。這意見，這希望，自為我們所十分贊同的。『武德』是什麼？我補充的說：其中心的精神就是『智信仁勇嚴』五個字，智不失機，信不棄職，仁不殘民，勇不怯敵，嚴不賣國。等到一個非常時期出現，國家要總動員的時候，我全國同胞都應有這五個字的充實的精神！

最後，總括起來說，文弱而苟且的儒術政治，是不配並經不起與武化的國家相接觸相決鬥。我們主張改造儒術政治的精神，把中國完全『武化』起來，要像管子治齊，寄軍令於內政，將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密切聯繫起來，打成一片。我們不夢想苟安的和平，我們是要以奮鬥求和平！我們不鼓吹殘酷的戰爭，我們是為實現真正和平而戰爭。『以科學為鬥爭的工具，以鬥爭為進步的動力』。自今而後，我們應以此鵠的邁進！

註一：見胡適之南遊雜憶載獨立評論一六四號。

註二：建設有兵的文化及中國的武化見獨立評論二二〇及二二二號。

中國的兵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一卷一期。

本報徵文啟事

逕啟者，本報於民國十二年出版，迄今已十三載，蒙國內外讀者歡迎訂閱，銷數日增，無任榮幸。茲定於明年第十四卷起，更擬將內容加意刷新，力求充實，以副讀者雅望。并本報刊一向自由公開的態度，歡迎海內外明達，惠賜鴻文，俾光篇幅。文字題材，凡關於政治，經濟，國際，學術之論文，以及傳記，遊記，書評或文藝作品，均所歡迎。「新年號」并循例擴大篇幅，徵求佳作，酬報從豐。惠賜「新年號」之稿件，務懇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逕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報編輯部收爲幸。肅此奉白，敬希海內外同文，不吝珠玉紛投，以增讀者興趣，無任盼禱之至。

本報編輯部謹啟



對大學教育的幾點建議

田光程

十一月二十四日作者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一篇「對大學教授們的一個呼籲」後，近日曾聽到教授們對於那篇文章的議論。作者很感謝教授們能諒解那是一種善意的呼籲。同時也曾聽到同學們的議論，他們承認那個呼籲能代表大部分同學的意見。不過他們批評那只是消極的表示而沒有積極的建議。作者因感到對於大學教育尚有許多未盡之意，同時又為補充前文的遺漏，乃再以誠懇慎重的態度，寫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來，提供教育當局，大學當局，及教授先生們的參考。

(一) 作者在「對大學教授們的一個呼籲」一文中，首先提出現在大學中過於偏重外國教材，而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反多忽略。我不是說外國的智識不重要，我是說在研究外國的智識時，不要忽略此時此地的問題，與此時此地的需要。譬如說：我們要研究外國的種種制度及理論，同時更應研究中國的制度及理論，以及這種制度與理論所發生的影響或結果，「我們有了關於外國的智識，可以作有用的參考。有了關於中國的實際智識，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我們希望今日之所學，他日能够貢獻給社會。不要空講外國理論，使我們獻身社會時一切落了空。

我會比較過北平四個重要大學政治系的課程，其中四分之三強是講外

國的思想，制度，和史實。有的課程是一種比較的研究，本可泛論中西。然而我們聽到教授講美國如何，英法德如何，中國的如何如何，學生很少了解。因此大學中造就出一批一批懂得外國皮毛的學生，獻身社會時，難免格格不入，不能適應此時此地需要。於是形成事事需才，人人謀事的現象。如免除上述的弊端，我們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A) 課程上的改進：

(1) 酌量社會的需要，多添研究中國問題的課程 中國今日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有些事業迫切的需要人才。我們希望各大學當局不要再因襲數年以前的課程表，集中專家精密研討改進的方略。今日中國大學所負的使命，與其說是促進文化，不如說造就實用人才為更重要。同時我們希望一般課程中盡量引用中國的材料及事實，使學生具有中外的智識，才好作借鏡的研究。

(2) 向有關機關搜集材料 大學畢業生的智識，往往被人譏為書本上的智識，因為大學生在校四年，大部分時間在書本上的鑽讀。一旦服務社會，智識與事實不能融會通貫。俟那時再考察研究，要費許多的時間與精神，為一非常不經濟之事。我們希望各校當局能够根據各學科的需要

，與各機關接洽索取研究材料，以補書本上智識之不足。譬如說：行政學課程有行政機關供給關於行政的材料。社會學課程有各地社會局等機關供給關於社會調查社會統計的材料。理論與材料聯繫研究，才不致落空。

(3) 與各機關接洽訓練所需的人才 今日最可痛心的現象，就是教育與社會脫節。因此各種事業感覺缺乏人才去推進，同時社會上又有無數的智識階級在鬧失業恐慌，就是已經有業的，也有用非所學的現象。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與各種事業的主持者與教育機關緊密聯絡，詳細計劃，使人才的供應與需求聯繫起來。譬如說：政府需要市政人才，可委託某校政治系訓練此項人才。需要化學某部門的人才，可以分別委託某校訓練此項人才。如此一則可使在學的學生研究時有一個目標，二則畢業時不致有失業的痛苦，三則各種事業均能得到適當的人才。政府年來常因某種需要臨時招考而施行短期訓練，(如所得稅訓練班爲一例)此爲一至不經濟之舉。如以此需要早爲計劃，並委託某某大學代爲訓練，政府既可節省人力財力，同時長時訓練較短期爲更有功效。此制不僅有上述之種種優點，更可藉此促進學校的進步。今後欲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欲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此法實有推行試驗的必要。我們常自嘆息，國家用五千元培植一個大學生，(如北大常年經費爲一百萬，清華爲一百二十萬。北大有學生千人，清華有學生一千三百人，平均每學生每年佔經費爲千元，四年四千元。學生四年自費約需千元，共約五千元)畢業後，竟無爲國家服務的機會，在這民窮財盡的時候，是一個萬萬不可忽略的損失。

(4) 利用假期實習 前已言之，只是書本上的學問是不够的，有材料幫助研究仍感到空虛。有實習的機會才能了解研究實際的問題。今日國

家需要人才至爲迫急，我們不能再如已往之泄沓鬆弛，應該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希望大學當局與政府當局等加以計劃，使我們有利用寒暑假去實習的機會，譬如在大學學市政的人，每年寒暑假可派到各市政府實習。學經濟的人，可到銀行或其他機關去實習，學理科的人，各派到工廠或各生產機關去實習。……這種辦法有幾種好處：(一)使書本上的學問得到實地試驗的機會，可以增長見識及經驗。(二)畢業後服務時，好比是已經熟練的工人，不致格格不入。(三)政府及各種事業，得到一大批義務的生力軍。(四)可以促進社會對學生的了解，便於引用。如果上述的幾點能够作到，才能造就中國所需要的人才。大學教育對國家才有良好的貢獻。今日空洞的外國理論的倡行，勢非加以矯正不可。

(B) 師資的改進：

上述的種種改進，均在在與師資發生關係。如無優良的師資作指導，也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作者在「對大學教授的一個呼籲」一文中，曾說：今日大學教授十之八九是歐美回來的留學生。他們在國外所研究的是洋貨，在國內所教的當然也是舶來品。學生所知道的便往往是一些外國皮毛。爲免除上述的弊端，我們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1) 政府對於留學生的政策應加嚴整 已往政府對留學生採取放任政策，許多出國的學生其程度至爲低劣。特別是到日本去的，考不上國內第一流大學而走捷徑。現在雖然規定必須大學畢業才能取得出國的資格，可是大學畢業的程度也太不整齊。特別是這些人往往對國內問題極少研究，將來回國後更加隔膜。因此服務社會者不能展其所學，作教授者不能洞悉國內實況。上屆清華留美生考取後要在國內研究一年才能出國，大概主

要的目的是爲矯正上述的缺點。我們一方面希望現在大學中自始即能使學生注意國內問題的研究，同時對將來或作大學教授的留學生，嚴格的推行清華所採行的方法，對自費留學生，於出國前亦應加以考核。凡欲出國者必是在國內研究已有相當成績者，始準發留學證書。如此異日回國才能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那時大學中不是洋貨充斥的局面，而是中西並陳的場所。在這種教授指導下的學生，不僅有關於外國的智識，而且有關於中國的智識，以期能適應世界潮流與中國的需要。數年來我國學術界在不安定的局勢中竟能有顯著的進步，各學科中且不乏蜚聲國際的人才。今後政府在合理的計劃中，應減少留學生的數量，以所省財力，充實國內大學研究院的陣容。使中國學術能漸漸走上獨立的大路，這是作者願在此附帶致意的。

(2) 大學教授多研究中國問題 我們希望現在大學教授多注意研究中國問題，以補已往偏畸之病。譬如我們慣聞中國的縣政積弊過深。欲改革內政，非對縣政加以澈底的改革不可。如果對本國的地方政府研究出病源，同時想出有效的改革方案，政府且能採取施行，則較之精研外國地方政府爲更有價值。又譬如今日欲建設國防必須要建設獨立的國防工業，理科的人才應積極的設計研究，以備國用。我們甚希望政府教育當局集中人才，對此有全盤的籌劃。一方面有有用的人才，同時能使人才有用武之地。今日舉國智力如能貢獻於危急的國家，國難是不難解除的。

(3) 教授應領導各種學術團體 欲求大學教育有良好的成績，必須造成學術空氣。欲造成學術空氣，各種學術團體的組織是很必要的。各大學最普遍的組織爲各系的學會。但據作者所知，各大學的系學會多是有名

無實，好的每學期舉行幾次演講會，普通多是一年舉行兩次大會。迎新送舊成了學會無獨有偶的兩件大事。因此一般同學看學會是吃花生豆的團體，此外沒有別的意義。我們深深的希望各大學教授能够藉學會的組織領導學生作各種學術的研究，特別注意此時此地的需要。使學會的組織能够名符其實，使大學中能够藉學會的活動造成學術的空氣。

(二) 作者在「對大學教授的一個呼籲」一文中，又提出大學教授與學生感情疏弛的弊端。『因師生感情的疏弛，不僅使學生感至乾枯沉悶而已，教授對我們人格的感應，關於人生處世的指示，求學作事的勉勵，都失掉了機會。其影響於學生的成就當然甚大』。爲促進師生的感情，鼓勵學生研究的興趣，作者願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A 希望教授與學生打成一片

(1) 師生之間應彼此改變已往冷淡的態度，心理上造成「溫熱的接觸」的可能性。

(2) 教授與學生應多有接觸的機會。如舉行各種討論會，演講會，談話會，郊外旅行，野餐等等。

(3) 多有各別談話的機會。學生能常見先生，先生能常約學生，作種種談話，以促進雙方了解。除此以外作者認爲師生的感情最宜建築在學術研究上。教授能熱誠的指導學生，學生能身受先生的恩惠，其情感自易發生。因此作者願進一步介紹下述的一種辦法。

B 部分的採取導師制

因爲感覺機械化授課方式的種種缺點，有的人乃起而倡言改革。因此

張彭春教授乃預言「英國的導師制又有在中國走紅運的可能」(前在北大講「中英大學之比較觀」中語)我仔細思索，認為完全的導師制在中國最近沒有實行的可能。理由是：(一)中國大學中還沒有實行導師制的學術空氣，勉強實行此制，必鬧成絃外四起書聲皆囁的現象。(二)中國大學中的教授是否均堪任導師是問題，大學生此刻有沒有能力自動研究也是問題。(三)客觀的環境不宜於此制。導師制一行，既無課堂的拘限，學校的秩序恐怕不易維持。但是部分的導師制，可以採用以補機械化授課方式的缺點。作者因此願介紹清華北大的兩種制度，並指出它應該改進之點，希望全國各大學能作倣行的考慮。

(1) 清華的部分導師制 清華大學最近實行部分的導師制，(按部分的導師制是作者自擬的名稱，該校並無此稱謂)所謂部分的導師制，就是採用一部分導師制的方法，以補課室教授的不足。該校各系把學生分成數組，根據學生所學的主要課程，由學校指定他的導師。譬如說，政治系在性質上可分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國際關係三組，以各該組的主要教授，指導各該組的學生。這樣學生既可在課室裏聽教授的講述，復可在課室外受教授的指導。教授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加多，師生的感情也多有增進的機會，不過據作者聞悉，該校導師很少指導，學生也很少利用此制。因此失掉設立導師的原意。我們相信這種制度是合理的，現在一方面希望倡行此制的學校能切實實行，未實行而將採行的自始即能顧到導師制的意義。

(2) 北大教授的指導時間 北大各系教授均定有指導時間，每星期四五次，每次多為兩小時，一個禮拜每位教授約有十小時的指導時間。凡

與這位教授上課的學生，在指導時間以內均可至教授室請求指導。這種制度的用意很好，可惜也近乎有名無實。教授因無學生前往，有時也就不按時等候，久而久之，制度的用意全失。我相信這種制度也是合理的，但為免除官樣文章，切實能使學生利用指導時間，希望教授多下點督促的工夫。大學教授所任課目不過兩三樣，學生人數有時並不甚多，大可利用指導時間分別召學生談話，問問學生有沒疑難，聽聽學生有沒心得。同時也可督促學生努力用功，如此必能收到良好效果，學生藉指導時間也能獲得許多的利益。教授與學生更因為常常接觸，師生的感情自易發生。我們希望以清華北大所實行的部分導師制，用為促進師生感情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三) 作者在前文中，曾舉出教授兼課對學生所發生不良的影響「課程既多，精神有限，自己的研究固不受到影響，……教授沒有許多閒暇作課外的指導，沒有許多機會與學生接觸，也大部分是這個原因。」至於沒有充足的時間預備功課，更是可能的事。為免除上述的種種弊端，除向教授們呼籲請他們自動減少兼課情事外，更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1) 各校當局應嚴格限制兼課，教育部應嚴令實行專任，以期盡量減少兼課的可能。

(2) 提高教授的待遇 教授所以兼課的大原因，在增加收入。今日國內大學教授的待遇，至不公平。多者月俸約五百元，少者二百元。有人為維持其開銷，不能不盡量兼課。因此減少兼課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由政府規定教授合理的俸額，盡量予以優遇，并能按年增薪。至於獎金，養老金，撫恤金等，亦應逐漸舉辦。使教授平時無生活之累，且無將來之憂。國家少養五萬兵或無關輕重，政府如能以五萬兵的常年費用用於

大學教授，國家護益實不可想像。

(3) 應設法集中人力財力 有些教授因為是有聲譽的學者，或是稀有的專家，各校乃爭相聘請兼課。使一個大有希望的學者，疲於講堂生活，實非學術界之福。因此我們常想，教育界最不合理最不經濟之事，莫過於今日各院系的重複。同在一地，同為國立，此校有法學院，彼校亦有法學院。此院有經濟系，彼院亦有經濟系。以今日國家財力人力之貧乏，集中尚虞不足，何堪個個分立？我們願向政府當局大聲呼籲，應以政治力量決心實行大學教育合理化的改造。合併院系，裁汰冗員。譬如甲校理學院最好，乙丙丁等校之理學院與之合併。乙校文學院最好，甲丙丁等校之文學院與之合併。……如院之合併一時不能實行，最少亦應厲行系的合併，以期人力財力相當的集中。此事並無多大困難，國家至此地步，私利與門戶之見不難排除。如甲校設備教授均好，學生當願與之合併。失業教授可集中中央研究院專心研究，予以大學教授同等的待遇。如此改造果能實現，大學教育必有一番空前的氣象。時至今日，事事不能再事敷衍。政府應決心以大刀闊斧行其所是。舉國輿論必能羣起擁護，現在正是改造的好時候。

(四) 作者在前文中，又說：『在中國這種事事貧乏的國家，我們求之於大學教授的標準實在很低。然而就是很低的標準有的竟不能企及。我們承認現在大學中有不少有聲譽有成績的學者，但是那種莫名其妙的人物，就是在比較有名譽的大學中，仍不免濫竽其間。』大學教育代表一國文化的水準，大學教授所負的責任至為重大。為提高大學教授的品質，我們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1) 各大學當局應慎重遴聘。作者在前文中曾說：『大學校不是官廳衙門，聘任教授講師應以在學術上的成績為標準。不能以人力淵源為進階。如果大學當局連這點覺悟都沒有，一切改革都是空的！』這幾句話願意在此重述，以提請各大學當局的注意。

(2) 嚴訂教授等級 中國大學中對於教授名義的給予，實在太亂。留學生回國後即可作副教授，二年以後即可作正教授。這還是比較重要的大學。在次流的大學中，更不少無名的要角。教授的名義既易獲得，教授的價值乃一落千丈，我們常聽說歐美大學中許多有權威有聲譽的學者，雖著作已蜚聲國際，其地位仍是大學的講師。這種講師較之我們的教授何可同日而語。因為教授名義的亂予，使人不重視教授，同時已作教授者，也失掉努力上進之心。我們主張待遇不妨提高，名義不能亂給。凡予教授之名者，必是在學術上已有相當的貢獻，在學中已有相當的歷史。這樣教授自可使學生景仰，亦可使社會尊崇，教授的名義既榮譽尊貴，也可鼓勵新進者努力奮進之心。

(3) 教授應努力研究 近年以來，因為大學教授的生活比較有保障，研究的空氣已相當的濃厚。如果政治環境能够安定，當有更好的成績。我們希望今日已有成績的學者努力研究，俾中國人能在國際學術界放一異彩。同時希望不甚高明的教授，更要努力研究，以補自己的缺點。我們知道現在大學中有不少無名的教授在埋頭苦幹，同時也看見過一些洩氣的教授更加沉淪！

(4) 政府應獎勵並補助學術的研究 歐美各國甚注意此事，我國應積極實行。政府有獎勵，可鼓動學者研究的興趣。政府有補助，可使私人

無力研究的工作能够進行。我們希望政府每年能籌出一定的經費，用作獎勵補助學術研究之用。同時對國內已有根基的學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所屬各研究所，各大學研究院，以及其他學術研究團體等，能够積極整飭擴充，加強人力財力，使中國學術的研究有積極的發展。同時對各大學中研究有成績的教授，辦理有成績的院系，政府應格外予以協助，以資鼓勵。

(五)作者前在文中，最後會對教授們慣常請假表示一些意見。我說：『學生們對先生們因偶然事故請假當然同情。如果今天因事請假，明天又因病請假，以請假習爲慣常，我們不能同情』。『大學的教材有一定的數量與標準，如此拖延，（指常請假）不是中途即行結束，就草草講過了事。由於教授請假使我們遭受這樣重大的損失，我們不能緘默不言。』關於這一點，作者願鄭重的提出下述的建議：

(1)教授們加重責任心 這是我們願意首先呼籲的。大學教授每星期授課時數極爲有限，（在作者的大學中以六小時至八小時爲準）每月的薪俸爲數至豐。（據云此校副教授月薪三百八十元起，正教授四百五十元之間。主任教授五百以上，此外每年尚有研究費千餘元。）如果想到國家的優遇與重託，不應該把責任心置之度外。

(2)學校應有考核 我們一方面希望教授們自己加重責任心，同時學校也應加以考核，以作加薪升級的一部分參考。在作者的大學中，教授請假應先通知課業處，由課業處張貼請假條佈告學生。但有時教授臨時以電話通知課樓聽差，請假條就由聽差代筆，竟不予通知，而臨時不到。教授請假不到學校或竟不知，或常請假學校亦置之不顧，沒有法子促起教授

的責任心。學校當局對這點應加以考慮。

(3)常請假的教授應請代理人 在作者的大學中，竟有開學兩月後，教授才上課的現象。這兩月學生的損失由誰補償，實在難以回答。有時學校以請人困難而拒絕請人代理。如果這位教授不是國內唯一的專家，或者不致於無人能代理。這不是困難與否的問題，而是有否責任心與是否肯犧牲情面的問題。我們學生應該相當的同情於學校的困難，但不能超過應有的限度。因此希望學校當局在可能中能以學生學業爲本位，在有利於學生學業的條件下，應解決一切困難爲學生想辦法。

作者寫這篇文章，是一種苦口的呼籲。積思已久的意思，總以一吐爲快。作者絕對不敢自鳴有一得之見，不過自信所說的話並無妄言，是值得請教育當局，各大學當局，及大學教授先生們考慮的話。我很希望這個誠懇慎重的建議能够發生一些影響。同時能够因爲這個粗淺的討論，引起注意大學教育者更良好的意見。使今日大學教育能够有一個完善而合理的改造，以造福於國家民族。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平



糧價暴漲與食糧調劑

鄭林莊

一

一般人都承認，今年是最近五年來最豐收的一年。這種現象以夏天農間所見的情形最爲顯然。作者在那個時候，正在江南幾省旅行，目睹各處的豐收狀況，曾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一篇短文，叫做趕緊防災，用意在喚起負責者的注意，及早防備民國十九年那次的豐收成災的慘果。以後不久，內政部蔣部長在紀念週演講，亦表示同樣的意思。由此可見今年夏間，上下人士，對於本年度農產的豐收是抱着如何樂觀的態度。

據各方面的報告，今年國內的農家都有十成以上的收穫，而有幾處地方還可以到十四成。就現有的比較，可靠的統計數字來看，有中央農業實驗所所發表的本年夏季作物產量的初步估計。那個估計告訴我們：今年各項農作物的收穫幾乎全比去年增加；尤其在食糧方面，除了糜子和玉米兩項的產量不如去年外，其餘的主要食糧的產量均較去年增加。其增加的百分率約如次：秈粳稻三·八，糯稻一·三，高粱一〇·七，小米二·二，大豆二五·九，甜薯〇·九。這個雖然祇是個初步的估計，但據本年夏間那種適宜的氣候來看，它與最後的結果大約是不會相差太遠的。

在這種豐收之下，按照經濟上的常則來說，今年的糧價不但不會趨漲，並且還有暴跌，以致造成穀賤傷農的危險的可能。孰知入秋以來，却出乎意料之外的，糧價反而步步高騰，直至最近達到一個近年罕有的水準。這種反常的趨勢自然使一切人震驚起來，而深深地感到糧價暴漲的危險！

這次糧價上漲的情形大略如下。約在九月下旬的時候，山西省會和蘇北徐海一帶，傳出了糧價上漲的消息。山西方面價格上漲的糧食是麵粉。據當地人的觀察，咸認爲此種現象是由於該省省幣跌價所造成的，故此省當局即運用其新成立的現物準備庫的制度來抑平糧價，可是實際上是毫無效果！至於徐海一帶，今年的收成本來很好，故其糧價之升騰頗使我們猶疑奇訝。

此後不到半個月，蘇皖兩省的糧價也追踵上升，其中尤以麵粉的價格上升的程度來得激烈。在華北方面，如濟南，保定，鄭縣和張家口幾處重要的糧食市場也接連地發生糧價上升的現象，其中也以粉價上升得厲害。以後這種現象仍然繼續延長，並且有蔓延各地的趨勢。到了十月下旬，今年以米谷最爲豐收而曾亟力謀其產米向外推銷的湖南省，也以谷價陡漲聞。直至最近，即連僻處西南的粵桂等省也見到此種現象。

綜合各地糧價上漲的實況來看，大約麵粉每包可漲三角至五角，稻米每石可漲二元至三元五角。其上漲的程度也依其地之偏僻而成正比例的差異，例如麵粉每包的價格在北平和保定兩處漲至四元左右，在西安即漲至五元五角左右。

同時從上海雜糧交易所的小麥和麵粉兩種物品的標價來看，也表現了同樣的現象。麵粉的標價，在九月期內，還沒有什麼顯然的上升趨勢，可是一入十月期間，即日見高漲，以該月月底的標價與月初的標價相比，大約可差百分之十五。至於小麥的標價，其猛漲的趨勢尤為明顯。可以說它自九月後即在上升；不過九月期內的上升趨勢是溫和的，月底月初所差僅在百分之三、四之間；在十月期內，其上升的趨勢即轉於猛烈，前後所差可至百分之二十。這兩種價格，到了十一月，就穩定下來。米不是交易所開拍的商品，所以沒有標價，但據上海南北兩市的開價來看，它卻沒有什麼猛烈的升降。

其實從整個農業經濟看來，這次糧價高漲不過是一個更大的現象中的一個斷片。今年不祇是糧價上漲，就是別的農產價格也在上漲，尤以棉花的花價和紗價有這種暴漲的現象。

所以從這次糧價上漲的經過和實況來看，其中實有以下幾種特徵。第一，這次糧價上漲不過是整個農產價格上漲的一個現象。第二，這次糧價上漲以麵粉和小麥兩項價格的漲勢最盛。第三，這次糧價上漲的大體趨勢是由華北和沿海幾個通商口岸先漲起，然後繼波及於華南和內地。第四，這次糧價上漲是在九月裏發動的，而暴漲是在十月裏。

一一

這次糧價上漲的原因比較複雜，分析起來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原因是關係天時的。一般地說來，今年我國有個非常豐好的年成，可是分開來說，各地方的收成也豐歉不一。大略地說，今年夏間，沿長江下游一帶的地方都有十三、四成的收穫，但是其他的地方情形，就沒有如此美好。——例如華北方面：河北省除棉花之外，其餘主要的食糧作物的收穫也不過在八、九成左右；至於河南省的一般收穫則更加惡劣，省內一大部分的地方都在鬧着旱災，夏間第一次的收穫最多在二成上下，入秋以後，更因滴雨未降，連大小二麥的播種都無可能。又如四川方面，也是旱潦不常，收成也不算豐滿。而且整個地看，全國今年祇有夏天的氣候最惠於農作經營；到了秋天，氣候忽然變得非常乾旱，農作物的生長受害不淺。據氣象界的解釋，秋間轉旱是由於今年冬季季風盛行期移早，大陸上高氣壓異常發達，風暴斂跡。九十月間本應颶風盛行的月份，但因大陸高壓勢力的旺盛，颶風遠去，雨量大減，遂造成各地苦旱的結果。我國雖即在夏天有過一次豐收，但以秋間所蒙的損失來折合，農產的產量也不見能比往年高得太多。因此，如果我們固執着夏間一次豐收為理由，而以為糧價不應上漲，是不合理的。

第二個原因是由我國今年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上的好轉情勢造成的。近數十年間，我國的食糧有一部分是專靠外國供給的，其中尤以米和麵粉兩項為甚。通常在每年的上半年的時候，由於舊糧漸次用盡，新糧尚未登場，外糧就徐徐輸入，以補不足。然而，就今年的情形看，我國雖然仍然輸

入各種食糧，其數量卻較往年銳減；其減低之程度可由下表見之：

中國二十五年與二十四年上半年食糧輸入值比較表（單位千金單位）

品名	月份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五穀	廿五年 六五八	廿四年 七、三六	廿五年 四〇七	廿四年 五、三八	廿五年 一、〇七五	廿四年 一〇、七八
雜糧	三三	四三	三四	一七	四	三、七九
麵粉	一八三	六三	一、二〇	二八五	三、一四	三、四二
						四、二四
						一三、四一〇
						五、五七一
						九、六六九
						三
						四九

統計我國今年上半年的食糧輸入值比較去年同期的減少四七，二七二，〇〇〇金單位；分計五穀一項減少四六，六九一，〇〇〇金單位，雜糧一項減少五，〇〇〇金單位，麵粉一項減少五八六，〇〇〇金單位。再就食糧的輸出來看，其差額雖不如輸入方面那般大，然而今年上半年我國食糧的輸出，在價值上，的確比去年同期的高，其差額約為五三三，〇〇〇國幣元——計雜糧多五二九，〇〇〇國幣元，麵粉多七〇，〇〇〇國幣元，五穀却反而少六六，〇〇〇國幣元。這裏所舉的價值上的差額雖不能斷定其一定與數量上的差額相同（因為由於我國幣價貶值的關係，今年國內的物價水準都有上升的趨勢和現象），但至少從輸入一方面來看其差額可至四千七百餘萬金單位之多，卻不能不承認今年國內輸入的食糧數量一定比去年同期的少得多，即使輸出的差額純粹是物價上升的結果。如此，食糧輸入的減少自然會促成國內食糧供給的短缺。所以它會是推動這次糧價上漲的一個因素。

第三個原因在於各關係方面之大量購買囤積食糧。這又要分幾方面來講。第一方面是一般米糧商人的購買囤積。在過去幾年，國內的米糧商均

慘遭不景氣的逆襲，曾經蟄伏許久。今年既有一次豐收，這些待時而起的中間商人也當然活動起來，準備乘機恢復舊日的好況，這種情形，在長江沿岸幾個重要的糧市，尤為顯見。據傳那沉寂已久的蕪湖米市，今年又大見活躍，廣潮烟津等幫的米商多麤集該埠，大量採購新近上市的米穀。（見九月七日大公報）囤積居奇本是中間商人的拿手好戲，如今有豐收穀賤的良機，焉能不來搬演一次？所以這次糧價暴漲中，各地方都對於商人囤積居奇的舉動發出怨言。第二方面是官方的存糧。就事論事，這是備戰時期政府應行的工作。今年官方購存的食糧到底有多大一個數量，我們無從知道，也不應該知道，但就今日國際情勢的急迫來看，其積存的數量絕不該太小。第三方面就是那近來盛傳的外商的大量收買。這一點可以從我們在上節所分析的糧價上漲的第三個特徵中看出來。如果外商在中國購糧是為的運回本國，他當然要在便於運輸的口岸和他的國力已達及的範圍內購買。雖然最近由關務署清查近來國內食糧輸出的數量並不較往年增進，不能證明食糧有大量的出口情形，但我頗懷疑此種食糧的輸出是會出於正當的手續的。由此看來，各方面的收買必然增加市場上的需求勢力，並

從而造成價格的上漲。

第四個原因是直接或間接屬於生產者方面的。我國自從五年前受過一次豐收成災的教訓之後，今年對於豐收的影響防範特別嚴密。在長江以南的省份，幾乎沒有一省沒有辦合作倉庫，以為社員儲藏餘糧的。同時政府方面也到處辦理倉儲，為一般農民辦理同樣的事務。此舉的用意原在防止新糧大量傾入市場，以致發生跌價的惡果。不過後來鑑於糧價逐日上漲，就不免有人更存觀望，希冀更能得到高價。於是市場上的供給勢力更為減弱，相反地也自然提高了糧價。

第五個原因須向國外的農情去尋求。今年的國際農業生產情形，整個地說，是在一種歉收的狀態，其中尤以小麥的生產最為不良。據美國農部發表的估計，本年世界三十七國（蘇聯及中國在外）的小麥產量約為二·九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布舍爾，較去年的產量要減少百分之五。因此今年國外的麥價也有上漲的形勢。麵粉的原料是小麥，小麥的價格抬高，自然也抬高了麵粉的價格。我國所用的麵粉有一部分是洋麵，洋麵價格的抬高也必然引起國產麵粉價格的上升，即使國內小麥價格並不抬高。復次國外糧價尤與上海交易所的標價有息息相關的關係，那裏的投機者是完全看

着國外的情況來買賣的。當今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上海雜糧交易所的麥粉二次標價正在升騰不已的時候，也正是芝加哥與利物浦兩國際小麥大市場的麥價升騰不已的時候。這種情形，一方面由於期貨的交易終須有一天要用實貨來交割，一方面由於一般商人多以投機風尚為「馬首是瞻」，也能造成糧價上漲的趨勢。因為投機者需要現貨來交割，就不免有時向市場去採購充實，因此就加大了市場的需要力量；雖然作投機生意並不一定要

大量的實物，但其採購實物總不失為加大需要力量的一份因素。再者，因為交易市場上的標價逐日上漲，普通市場的米糧商也當然會生出一種居奇的心理，希望物品的實價能够愈升愈高，因此他們就互存觀望，不願早日把存糧出售，這又減低了市場上的供給力量，也自然會引起價格的上升。

最後的一個原因是與我國幣制的改革有關係的。我國去年改革幣制的最大目的就在於幣價的貶值，幣價貶值的效果自然就是物價的上升。就改革幣制一年來的成績來看，在抬高物價一點已彰明昭著收到效果——例如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已由去年十月末的九四·一增至今年九月末的一〇七·〇；又如同時的上海出入口的兩項物價指數也各自提高了百分之一九及一三·三。在此情況之下，食糧的價格也自然會隨之上漲。雖然幣價貶值不能算是這次糧價暴漲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總不失為一股推波逐浪的力量。

固然這次糧價的突飛猛漲，絕不是以上所分析的任何單獨一個因素可以造成的，但是如果牠們匯合起來，彼此交錯，相互影響，糧價的暴漲自然不會是什麼意外的了！

二二

糧價上漲不一定有害，它未嘗不可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其購買力，藉以激起整個國民經濟復蘇的端倪之功。尤其在近幾年來，我國經濟達到一個極大的厄運，百業不興，市況凋敝，而一般農業經營更是連年虧損，農民的收入大為減低，而其購買力亦大受挫折。據說我國的農業人口可佔全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此，若然糧價上漲果能增加農民的收入，從而提高其購買力，整個國民經濟未常不可藉此活動甦生。

不過，對於今次糧價的暴漲，卻不能作如是觀。這次糧價的暴漲來得頗為急激，而且市場上顯然有囤積居奇的情形——這些我們在上面兩節已有論及。如此看來，這次糧價暴漲果如有利，它的好處恐怕也不會落在一般農業生產者的身上。從理論上說，物價的增漲所生的利益，至終會流入原始生產者的手裏的。但是實際上，現代的市場組織，從最初的生產者到最後的消費者之間，是有着許多階段的，物價高漲的利益由終點市場傳到原始市場是需要很多的時日和很大的力量的。況且這種利益的傳達端賴於市場消息的靈通和生產者的組織能力；農業市場上的生產者歷來是拙於此道的，而我國農民更易受欺。雖然今年國內上下人士對此會謀預防，但觀之實際情形，今年的建倉儲糧的設備實有進行稍晚之憾。所以正在農民實行存糧積穀，而市場上的糧價已在逐步增漲，那長袖善舞足智多謀的米商難免不及早進貨，而坐享高價之利了。由此看來，這次食糧漲價祇能造福於為數有限的有大資本的中間商人，至於一般生產者和消費者——尤其是那些收入有定額的職業者與勞動者——不但沒有受惠，而且必會蒙受很大的禍害。

此外，這次的糧價上漲還似乎帶了點政治的意味。外商之大量吸收米糧，其用意何在，我們無從知道，但此種舉動至少讓我們發生兩種恐慌：一是吸收我國存糧，以充軍米來備戰；二是出此來破壞我國開始露面的經濟復蘇的基礎。在這兩種恐慌心理之下，這次糧價上漲所生的影響自然愈加嚴重。

自從糧價發生了上漲的趨勢之後，國人似乎大多都受到這種恐慌的支配，故此各處有禁糧出境的要求。先是九月間保定的商人請求政府明令禁止糧食出口。政府則以為今年各地豐登，如禁糧出口，必致影響糧價，損害農民，未予核准。後來到了十月中旬，糧價高漲太猛，上海又一定醃釀禁糧出口，隨之幾處重要食糧市場的省市——如皖，浙，滬，濟，青島和

張垣等——紛紛響應，或禁糧出境，或統制市糧。政府方面對於這種糧價的突然變動也受到威脅，故有責成財政部召集實業，內政，軍政及中央信託局等有關部局來會商食糧問題的舉動。

在這種緊張的情勢下，國人都深深地體驗到調劑食糧的重要。於是近日來調劑食糧的呼聲仍扶搖直上！

四

一年以前，我國曾喊過「食糧自足」的口號——就是米麥自給計劃；現在我們又喊出「食糧調劑」的口號。食糧自足是要從增加生產上，來謀國產食糧臻於足敷自國消費之用的境界；而食糧調劑即是從運輸備放上，以疏通已有的食糧，而求糧價的平穩。二者性質不同，方法不同，故不可併為一談，雖然其間的關係至為深切。

食糧調劑至少有三種意義：

第一種調劑是地方的調劑。譬如今年長江下游幾省豐收，而川，豫，陝等省歉收，結果一定是川，豫，陝等省的糧價上升，而長江下游幾省的糧價跌落。遇有這種情形，地方的調劑遂成必要，我們應該把長江下游幾省的餘糧，運至川，豫，陝，以補所缺。這種工作的最大作用，在於調整兩地食糧市場上已失平衡的供求勢力；供求勢力一經平衡，糧價自然就會穩定。這種地方的調劑亦不僅指國內而言，就是在國際間，有一國發生歉收的狀況，該國也可以向別國購買餘糧，輸入本國，以收調劑平衡糧價之功；雖然其中的手續自有繁簡難易之別。

第二種調劑是時間的或季節的調劑。譬如今年我國的夏季作物豐收，而幾次秋收，即因氣候的逆轉，變為惡劣。在此種情形之下，就需要有時間的調劑的工夫，把夏季豐收的食糧存儲一部分，以備秋間取用。這種情形的時間也可以拉長，譬如說豐年與歉年間的調劑。古語所說：「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就是指這種豐歉年間的調劑。其實這種時間的調劑不一定是在豐歉並至的時候纔需要，就是在正常的年間也需要。農業生產有一個特徵，就是它的生產週率比較長久，所以糧食市場上常發生一種青黃不接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舊糧已消費將空，而新糧尚未登場，因而市場上求過於供，糧價上漲。這種現象是任何地方任何年間都有的，人們亦習以為常，漠不關心。其實一個國家如要實行食糧調劑政策，這種現象是更應該注意的。

第三種調劑是消費的調劑——或者更明顯點說，是消費品的調劑。這一種調劑是在某一種食糧發生歉收時所必需的。假如說今年我國稻米豐收，而小麥歉收，那麼就要使食麥的北方人民採用稻米，以減低需要小麥的勢力；反之，就要使食米的南方人民採用小麥，以減低需要稻米的勢力。這種調劑是三種之中最難辦理的一種，因為消費的自由是我們素來享受慣的（即使在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消費自由的限制也是有限度的），而消費習慣也不是一時容易改變的。如果強食米的南方人民來食麥恐有每餐不飽之憂，如果強食麥之人來食玉米薯根，也會有降低身份的卑感。所以這種調劑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始偶見一行。如在歐戰期間，美國因肉畜的短乏，曾勸令人民改用素食。當時其他的參戰國也有此種食糧統制政策的實行。至於在正常的時候，尚未見有採用的，因為它的運用，非在政府能够充份統制人民的消費之後，是不易見功的。

依過去各國辦理食糧調劑的經驗看，莫不對於第一二兩種兼視並重，雖然第三種也偶爾執行。它們實施這個政策的手段，也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立法的，一種是行政的。

立法的手段是指政府利用法律上的規定來導引限制一切食糧的運銷工作的行動。應用這種手段，政府就不親自參與工作，或舉辦何種設施，它不過是訂立幾種法規，從旁監督，或獎勵某一種或某幾種有害，或有利益

食糧調劑的行為之發生或不發生。在別的現代化的國家頗不缺乏此種先例。例如：美國自一九一〇年以後，屢次通過的農業法——如聯邦貿易局條例（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聯邦農產交易法（The Federal Produce Agency Act）和各邦所訂的一切關於農產批發商的法規——都是直接與食糧的調劑有關係的。又如鄰國日本在昭和八年公佈的米穀統制法，是個更明顯的例子；依據這條法規，政府可以勅訂米穀的最低和最高的價格，並依公訂的價格勅令買進賣出，以調劑米穀的地方的與季節的供求關係。類似此種的立法，我國現在尙付闕如。雖則民國二十一年曾有過米穀應在國內流通的法令，近來各地方政府也有禁糧出境的規定，但是這種法令和規定大都是暫時的，執行也不見得有效。

行政的手段即是指政府以其政治的機構參與食糧的運銷，以達調劑食糧的目的的方法。近年來我國政府在這方面所下的努力不算很小。則以最近來說，如實業部之辦理農倉，內政部之辦理積穀，財政部之辦理糧食運銷，中央信託局之辦理糧食購買，鐵道部之減低農產運費，中國農民銀行與其他地方農民銀行之辦理農產抵押運銷放款，合作機關之辦理農產運銷，在在都是政府以行政的手段來做的調劑食糧的表現。這一種方法比第一種方法昂貴難辦，然而在一個司法力量不足和運銷系統不健全的国家，祇好走這條路。

如就政府調劑食糧的手段的内容來說，則又有扶助的和統制的兩種區別。如運費的減低，抵押運銷放款的貸借，和運銷合作的組織，都是屬於先一種的。如農倉，積穀，糧食運銷和購買都是近於統制的。如果一個國家要調劑國內的食糧，應當兩種都採用，雙管齊下始能收到大效果。

五

自從國內此次發生糧價暴漲的現象之後，政府已有幾次的集會商量。

政府對此到底探何對策，未見正式表示。據報章所傳，財，實，內，軍四部及中央信託局會商所得的計劃內容，側重兩點：（一）將過去各機關對糧食問題的措置，連絡成爲中央統籌糧食的通盤計劃，使各機關此後各就其主管事業，負分途執行此通盤計劃之一部使命的責任；（二）因全國糧食運銷局非一蹴可幾，各機關分擬之應付方策，固須以籌設全國糧食運銷局爲原則，仍須顧及目前糧食的嚴重事實，務能輕而易舉，期施行既無困難，又易奏效。（十一月六日大公報）

分析上錄的計劃內容，可見政府的態度是（一）承認現在各機關所辦的調劑糧食的措置能滿意，所不足者是彼此間的連絡，（二）雖知全國糧食運銷局是重要的，但未敢決定能否設立。現在我們且就這兩點來討論一下：

現在各部局所做的工作——即前述的財政部之辦理糧食運銷，內政部之辦理積穀，實業部之辦理農倉和中央信託局之辦理糧食購買——和其間的連絡無疑是調劑食糧中之最基本的工作，但作者以爲假如沒有以下幾種措置來做輔助，它的運用是不能如意而易於奏效的：

第一，要有敏銳的農情報告。在農情報告裏面不但要有關於農業上產，運，銷及其他一切有關農業的事態的翔實記載，還應當有關於以上各事的可靠預測。這個農情報告不啻是國內種種農情變動的流水賬和晴雨表，是所有調劑食糧上的各種設施的總根據。因此這種農情報告應該十分敏銳，凡在農情上一發生了變動，這上面就立刻有所記載，凡是農情上要發生一個變動，這上面早有推測，如此我們在調劑食糧時，是該存，是該放，是該調至東，是該調至西，是該抬高價格，是該抑制猛漲，都有個準繩，都有個及早籌畫的時間。現在我們也有個農情報告，爲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業經濟科所主持，月出一冊，與之聯絡供給消息的報告員有六千餘人，散佈於國內二十二省之中。主持這份工作的人員雖然確已殫精竭慮，費盡

苦心，因限於人力和財力，但其內容總嫌太狹，報告總嫌太晚。如果能就其缺點加以充實，未嘗不能成一個調劑糧食的優良工具。

第二，要有靈確的市場消息。市場消息和農情報告在內容上頗爲近似，如果強別起來，可說後者所記錄的是農業上較大較久的變動，前者傳播的是農業上更急更近的變動。此中區別似乎可由「報告」和「消息」兩個名詞上體會得出。農情報告是決定方策的根據，市場消息是執行方策時臨機應變的根據。所以辦理市場消息注意在消息的搜集，鑑別，傳播，解釋和統制。市場消息普通都散見於各種雜誌報章，如我國各種報章的經濟版，商業新聞或行情一覽就是，其中有許多是特別關係農產市場的消息。此外還有許多原始消息（Primary news）會被遺略，故亦宜補足。不過搜集市場消息並不算件很難的事，所難的是它的鑑別，傳播，解釋和統制。因爲普通出版品及各方所透露的消息每每真偽不辨，反易誘人至於歧途，一個國家如果要導領整個經濟的機構來做調劑食糧的工作，則非對此種消息知道有所鑑別不可，取其精確可靠，去其錯訛無稽，始能收效。消息經過鑑別之後，就要傳播開去，使各方面都有所遵從。消息傳播的快慢要依交通工具的便拙來定。在過去，市場消息的傳播會因電報，電話，無線電等等的發明而逐漸進步，所以我國要市場消息傳播得十二分的靈通，則非先使窮鄉僻壤都有了無線電的設備不可。在接到消息之後，更要緊的工作是解釋此種消息。消息祇不過供給一個背景，一個導線，至於我們能不能因此而採取正確聰敏的方策，則全視我們從此種消息是否能得出合理的意義來。這一點工夫則全憑個人的學識智略了。最後即是消息的統制，因爲有真偽消息的混雜，因爲要預防不確消息來淆亂聽聞，政府應當嚴格督察各方，不使此種情事發生，而破壞調劑政策的執行工作。尤其商人缺乏商業道德，常爲私人的利益，不惜造謠破壞對方，故此舉尤爲重要。

第三，要有便利的運輸系統。鐵道和公路的運輸本是比較進步的運輸

方法，我國近一世紀來雖亦頗為重視這種工具的修築，可是國民利用它們的程度還是非常的低。據杜修昌先生的調查，京滬之間雖是新式運輸很發達的地方，可是那一帶的農產運輸還多半是採用舊式的船運的方法。據作者所提出的原因說，雖則火車與汽車比較靈船便利，但是運費太高，且多為官營事業，職員態度傲慢，每每刁難勒索，故此農民運糧反而寧願用陳舊的方法。（杜修昌著京滬杭穀糧運銷調查）故此今後如果要把年來努力建設下來的鐵道公路作為調劑食糧的一個有效工具，非要澈底把它們改良一下不可。在鐵道方面，雖然近兩三年來已經在銳意改進，對於許多各種糧食的運輸都訂有整車特價，以示獎勵，但其他需要革新和設置的事項還非常之多——在革新方面，如多備貨運車輛，減短運輸期限，改善貨棧設備，簡略投運手續等等；在設置方面，如混運特價（Mixed-carlot rate），中途分運的辦法（Diversion in transit），貨運快車等等。在公路方面，問題則較為困難，因為中國自己不產汽油，也不能自製汽車，專靠由外國舶來，即費用太貴，非普通貨運所敢問津。故此我們要利用公路，非另尋一種便於在公路上使用的廉價車輛不可。據傳在山西曾經試用一種用舊汽車輪作成的木板車，中央的負責機關應該用此作參攷，並加改良或發明。

第四，要有能够滑動自如的農業關稅。在中國食糧還未臻於自足的時期，還不能採用絕對的農業保護關稅，可是為調劑國內食糧的豐歉，又必需一個時能獎勵入口，時能有惠於出口的農業關稅。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又是要有一個嚴厲的海關監查制度，以免外人以違法的手段任意來破壞我們的制度。

最後，還要有能够限制投機交易及中間商人的活動的權力。在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裏，投機交易和中間商人乃是不可短少的組織，他們的勢力很大，可以左右一切經濟的活動，所以他們的行動稍為不檢，往往可以掌

動全局。此次造成糧價上漲，已如上述，有一部分的原因就在此等商人和投機者的身上。對此政府雖不能禁止消滅，但用法令來限制導引，卻是可能的。關於這一點，外國就有許多先例可考，希望政府注意及之。

以上所舉，都是些在政府認為是調劑食糧的基本工作以外應行應辦的事項。關於第二點，即我認為全國糧食運銷局不但重要，而且還要立刻設立。調劑全國食糧的問題是何等重大，是何等煩難，豈可無一專門機關來負責？在歐戰期間，幾乎沒有一個參戰國不對調劑國內食糧的事專置機關辦理，美國且責成富有執掌國政的幹才的胡佛氏來主理此事，其重要可見。就是常時，許多政府也置有專門機關辦理農產運銷的事務，如美國的聯邦農業局（The Federal Farm Board）就是其中一個。

關於全國糧食運銷局的設立，國內會有幾度的宣傳，作者亦曾表示贊成。不過後來實業部另成立農本局，其中設有農產運銷部，此議又似無形擱淺。依作者看來，農本局之設置運銷部，所圖未免過大，似不如另行設局主持為宜。（見拙著論農本局裁撤問題第二〇六期）今次國內又不幸發生糧價暴漲，危害民生的事件，此正是主持糧運機關發揮功能的時候，政府實應乘此把運銷部由農本局提出，單為設立機關，利用原有的人馬，坐收駕輕就熟之利，並充實內部，以便加大其功能，為一恒固的機關，而置中國的糧食調劑問題於康莊之路方是！



西亂與遠東

霽華

一

隨着西班牙法西斯叛亂的發展，人類間殘酷的鬥爭，又啓開了一幕。

自本年七月十七日佛朗科將軍在摩洛哥發動變亂起，至十一月七日叛軍攻至馬德里止，在這一百零十天中間，據報載全西班牙人民因戰死及屠殺，而死亡的人數，不下二十萬，全國因這次叛亂而遭受的損失，不下六萬萬金鎊！

但是，叛軍縱使佔領馬德里，當然還不能看成西班牙階級鬥爭已然終止，因為政府軍還佔據着全國百分之二十的領土，與兩個重要的海口——加達隆那和瓦蘭齊亞。退一步說，佛朗科將軍的政府，雖得到一部分國家的承認，然而，建築在地主，金融資本家及教主的利益之上，受着德義法西斯政府支持的西班牙軍事獨裁政權，必然會擴大國民間階級的對立，播下未來更劇烈鬥爭的種子，是可以斷言的。不僅如此，因了這一形勢的產生，歐洲方面列強間的傾軋必將展開一個尖銳的場面。不過這些問題，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本文所要指出的，乃是從記者所在地——東京——

可以觀察出來的，這次西班牙叛亂所給予遠東方面可能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以分三方面看：第一，日本國內法西斯勢力與人民戰線運動的消長；第二，今後日本的對蘇外交；第三，日本對中國的態度。

一一

本年春天，西班牙人民戰線獲得政權以後，比利時，荷蘭，捷克等國，相繼發生了人民戰線運動，顯然凡是有法西斯勢力存在的國家，人民戰線都在胎動起來了。這一個運動浸假變成一種國際的運動，在日本當然不能例外。

本來自從法國的人民戰線抬頭以後，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早已紛紛發表文章，喚起日本反法西斯勢力，促進人民戰線的運動，不過實際展開日本人民戰線運動的，則為西班牙反法西斯勢力勝利之後，以加藤勘十為領袖的勞農無產協議會，發表聲明，號召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特別要求擁有多數勞動者的社會大眾黨，開放門戶，俾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旗幟下，聯合起來。當時（本年七月三日）勞農無產協議會的宣言中，曾有下列幾句話：

「勞協決定要為日本廣汎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結成的推進力，

使從來爲同一目的而集結的勞農大眾並勤勞大眾，實行再編制……將所有被社大黨攔拒的全國無產者團體，及未組織起來的勤勞大眾，團結一致，動員起來，與社大黨及其他無產者團體，共同奮鬥，展開勤勞大眾從法西斯強權與重壓解放的鬥爭……」（報知新聞，七月四日）當時勞農無產協議會的羣衆團體，除了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簡稱全評）外，還有東京市交通勞動組合，東京市從業員組合，等七個勞動團體。在本年七月東京府議會選舉中，勞協會獲得意外的勝利。

這時社大黨中的左翼幹部，頗有接受勞協提議的傾向。同時農民團體也表示積極參加人民戰線。例如「全國農民組合」的奈良，岡山，北海道，大阪等地支部，紛紛加入了社大黨，該組合的幹事長黑田壽男，也準備正式加入社大黨（報知新聞，八月三十日）。新瀉縣的唯一合法左翼農民團體「北日本農民組合」，於七月三十日決定正式參加勞農無產協議會，支持人民戰線（東京朝日新聞，八月三十一日）。

勞協所領導羣衆團體中，東京交通勞動組合，全評，從業員組合，自動車勞動組合，四個單位，於八月二十九日派遣代表，要求社大黨允許他們參加進去，共同反對法西斯。這時社大黨如果堅決接受，則日本人民戰線的鬥爭，必然猛烈開展起來，但是因爲，麻生久，龜井等這般最高幹部，本身已帶有不少法西斯色彩，所以遲疑不決。後來，西班牙叛亂日漸擴大，政府抗戰的精神，始終不撓，給了日本勞動階級極深刻的影響。以神戶爲本部的日本海員組合，曾向各方募捐，援救西班牙鐵道，運輸，船員等工會會員的家族（東京朝日，九月二十一日），而勞協更在其機關「勞動無產新聞」上大聲疾呼，說：「關心西班牙動亂的人們，是支持政府軍

呢？還是支持叛軍呢？」一面發出無數名信片，徵求答案。但是，這些隨後都被當局嚴禁了。

自九月中旬以後，西班牙法西斯勢力，受國際大騙局——不干涉委員會——掩護下的德義政府的援助，節節勝利。不期然而然的，日本法西斯戰線，也同時緊張起來。中野正剛的所謂愛國同盟組織起來了。橋本欣五郎的大日本青年黨也成立了。而人民戰線則在政府取締與社大黨的右傾勢力下，漸漸聽不到它的聲息了。

西班牙人民戰線的挫折，給了日本人民戰線運動相當不良的影響，特別是站在同情者地位的日本自由主義者，他們多少感到些幻滅。但日本人民戰線會因此而消滅嗎？恐怕誰也不能加以肯定吧。

一一

西班牙內亂的消息，每天都受着日本政府的嚴密注意。這理由很簡單，就是無論西亂能否演成歐洲大戰，無論是人民戰線，或是法西斯的戰線獲得勝利，都要減少列強對於遠東的注意。尤其西亂在國際原野上，直接影響着蘇聯的地位。我們不能不相信，在日本統治階級中間有一部分人（恐怕還是不小的一部分），曾熱烈希望西班牙的烽火捲起歐洲全陸的戰爭。那時蘇俄雙手將完全忙於西方的抗戰。日本可以坐獲其利。

十月初旬蘇聯政府允許日本繼續試掘北庫頁島的油田，以及其後允許與日本重訂漁業條約的時候，日本主要的報紙曾大書特書，認爲這是蘇聯爲了應付西歐的變局，緩和對日關係的明徵。當時東京日日新聞，曾相信蘇聯在國境問題上，亦將向日本作重大的讓步。

法國總理里昂伯倫向國會外交委員會聲明法蘇協定並不因任何一方參

加他國戰爭而生效，並且縱使一方領土被人攻擊，也不立即自動發生效力的時候，東京朝日新聞認為這是蘇聯新危機的到來，集體和平的破產，而表示欣悅。

希志拉在國社黨大會上公開反對蘇聯的吼聲，以及德義將向各國提議共同反鮑爾什維陣線的消息，都加增了日本對於蘇聯地位的考慮。

但是在西亂過程中，蘇聯始終採取避免紛爭擴大的方針。假定蘇聯與法國公開援助了人民戰線政府，像德義兩國援助叛軍那樣，則歐洲今日的局勢，恐怕早已不堪設想了。蘇聯避免被捲入戰爭政策的貫徹，在抱着隔岸望火心理的人們，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打擊。

據一般的觀察，在歐洲的新形勢下，日本不一定對俄實行進攻。據若干遠東問題的專家看來，日本進攻蘇聯的機會，最好莫如一九三二—三三年，現在這機會已然失掉，日本不能不改變它的計劃。

四

當然，如前面所指出，西班牙的法西斯勢力到現在為止，尚不能看做已然完全成功。但倘使法西斯軍隊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則在歐洲國家以外，恐怕就是日本也會跟着承認的。

那麼，這使日本對中國態度發生什麼影響呢？無疑地，這種形勢有可能增加日本對華態度的硬化。

西歐法西斯政權的抬頭，直接方面展開兩種形勢：第一，促成全世界法西斯勢力的抬頭，予一般打破現狀派一種有力的衝動；第二，加緊了德義與英法俄間的衝突。這兩者無論那一個都足以加增日本對華態度硬化的可能。

西班牙法西斯叛軍還沒有攻至馬德里時，在東京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從日本有力者的口中聽見這樣的話：「歐洲情勢一天天右轉了，英俄已經沒有東顧的餘裕了，你們還不及早和我們妥協嗎？」

中國自己儘管不抱着西方列強援助中國的幻想，但日本却認定中國是依賴於西方列強的支持。因此西方列強，特別是最受西亂影響同時又是最關心中日關係的英國與蘇聯，既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去周旋歐洲方迫近的對手，則中國自然孤立無援，自然應當進一步和日本妥協，即使用更大的壓力也要中國這樣做——這是他們邏輯的結論。

當然，在這同時存在着許多相反的情勢，不能不使日本慎重其對華政策，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中國愛國運動普遍的高漲，中央政府統一形勢的完成，與實力的增進。因此，不見得從上述的歐洲局面的惡化，必然引起日本對華政策疾劇的變更，或絕對的硬化。不過歐洲法西斯政權的昂揚，及其與維持現狀派的矛盾的銳化，所影響於日本對華的態度，是強硬的一方面，則為必然不可爭辯的趨勢。

於東京

碧湘閣詞彙

陳家慶

重遊龍珠山

蠟屐尋春好。重來玩物華。深山隱猿鶴。大澤走龍蛇。洞古堪藏佛。雲深不見家。結茅差可住。我欲課桑麻。

與澄宇及安徽大學同事諸君訪石鐘山

宵深過彭蠡。來訪石鐘山。兩岸青峰遠。一江春水環。清音擬仙樂。勝境在人間。却憶東坡老。月明自往還。

舟泊石鐘山下風起水湧如宏鐘因誦東坡石鐘山記即用其語成詩一律

噌吰復鐘磬。匯水相吐吞。獻子歌鐘在。景王無澤存。輕舟自容與。衆響忽騰喧。却笑酈元陋。水經未盡言。

題劍閣圖

劍閣千年在。還從畫裏看。天梯連石棧。疊巘復層巒。勝迹成今古。詩人自往還。謫仙如可作。未必起長歎。

上已與澄宇楔飲責池齊山

上已逢佳節。攜壺楔飲來。山川供醉眼。冰雪入吟懷。喜集蘭亭客。同流回水杯。晚風吹鬢影。負手獨徘徊。

京滬車中寄懷澄宇

塵海棲遲久。年年客子情。山河傷歷劫。人月證雙清。小別千憂集。浮生百感橫。思君頻悵望。便欲計歸程。

金口登留雲亭同澄宇

金口登臨處。留雲有舊亭。片帆天際白。一岫望中青。灘險水流急。江空日未暝。他時重過此。尊酒慰山靈。

采石磯謫仙樓作

騎鯨人去幾時回。欲向中流奠一杯。萬古今宵共明月。謫仙知否我重來。峨眉亭畔草如茵。采石磯邊物候新。坐聽江聲流日夜。舉杯邀月更何人。

大龍山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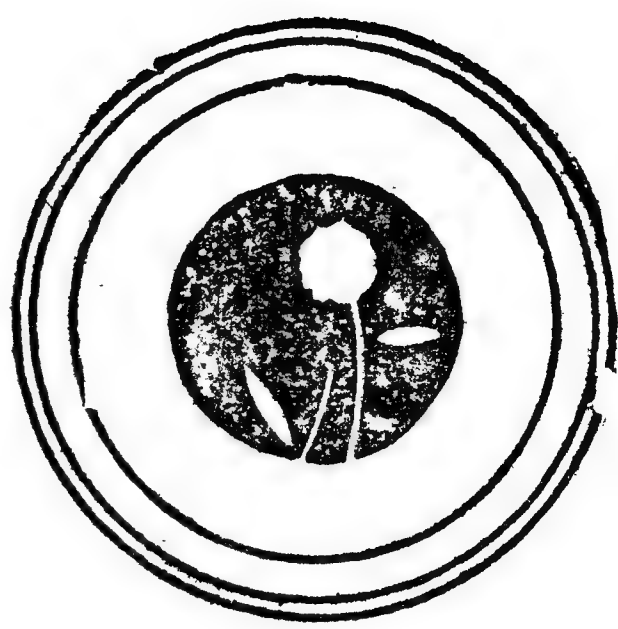
絕壑危巖萬仞懸。縹緲侶侶喜連翩。四山頑石何人拜。却少當年一米顛。芳塵綺陌畫圖開。十里垂楊夾道栽。畢竟天工勝人力。春光繡出好花來。濫觴一水自涓涓。汲取歸來活火煎。幾日清香留舌本。此身却似在山泉。

陳慎登先生買宅淮南詩以賀之

一榻琴書午夢涼。桂叢招隱憶淮王。不須更作登樓賦。買得仙居勝故鄉。書城坐擁歲華新。何必秋風苦憶莚。我亦天涯同作客。人間隨處著吟身。

陳鶴柴先生囑題其外祖金水村枕流園

枕流往事最難忘。如帶清溪蘸綠楊。想見先生高臥日。北窗一枕似羲皇。名園風物信堪誇。曾共詩人賦落霞。五十年前釣遊處。不知今日屬誰家。



戰爭時期的報紙

劉豁軒

——歐戰期間的紐約時報——

上次歐洲大戰在報學上有兩種重要的收穫：第一是宣傳學的產生，第二是作報技術的益晉。歐戰以前的國際戰爭雖然也會利用過宣傳；不過沒有歐戰時期利用的普遍與精密。所謂國際戰爭的三道防線：軍事，經濟，宣傳；是歐戰的產物。換言之：歐戰以後，人們已經將宣傳認作國際戰爭

時期，對於報紙要怎麼樣去鑑別，利用。使牠能為國家的前途盡其最善的努力？我們直接間接從事於新聞事業的人，對這個問題是要提一提的。我們願趁這個機會，介紹歐戰時期比較成功的一個報紙——美國紐約時報——給大家作為參考，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

三個條件中的一個，其重要至少與軍事及經濟相等。因此，現在我們新聞學裏有所謂宣傳一科。宣傳工作，尤其在戰爭時期，報紙當然要負一大部分責任；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在戰爭時期是最靈驗的。無論是新聞的報告，言論的主持；正確或錯誤隨時都會立刻發生對內的及對外的嚴重影響。唯其如此，才正可以促進報業的發展同報學的進步。我們如果拿歐戰前後歐美的報紙比較一下，可以發見許多後來居上的地方。然則戰爭的時期，報紙應該怎樣作呢？這真是一個值得討論而不是幾句話可以得到結論的問題。問題的範圍包括着新聞的採訪，言論的主張，報紙與政府的關係，報紙與民衆的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真不是「一言超百總」似的可以概括去說的。現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到臨了！我們報界要怎樣動員我們的宣傳陣線，為民族國家盡他服務的職責？政府與民衆，在這個

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是一八五一年創辦的，到現在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論其過去的地位，在歐美報界可稱得起是近乎理想的一個日報。牠在美國是私人經營而無黨派色彩的大報之一。黃的顏色，如果有的話，很淺；而平日作報的水準，比較一班都高。所以在美國知識階級和政界佔很大的勢力。歐戰期中，在言論方面，該報曾發表過歷史上不朽的主張；新聞記載，澈始澈終，在美國報界是先聲奪人的。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該報的銷路自二十五萬增加到四十萬份。最榮耀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在一九一八年的七月，將第一個普利資金質獎章贈與該報，因為牠曾在大戰期間表現過「不自私而有功德的服務。」

報紙的首要功用，尤其在戰爭時期，不外紀載新聞和發表言論。我們就從這兩方面分析歐戰時期的「紐約時報」。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正當大戰爆發的前夕，報紙所得關於歐局演變的消息，十九是各國政府外交折衝的官報。交涉的真相如何，外間還不得要領。戰爭開始的前一個星期，「紐約時報」便公開揭明，一旦戰事爆發，頭一個奧國要負責任；因為奧國當局的疏忽，是戰爭的導火線。第二當然是德國，如果德皇不欲戰，大戰是根本不會有的。當年七月二十七日，奧國拒絕接受塞爾維亞對於最後通牒的復文，同時對世界宣示她對戰爭的決心時；該報的社論講，現在和平的唯一希望，只是德國人民的覺醒。四天以後，事實的証明，不是德國人民不會覺醒；便是人民覺醒而不能挽回德皇威廉的野心。該報社論有下面幾句話：

「現在是檢討德國政治組織的最後時機了。因為政治組織不良，所以驅使諸樣偉大而繁盛的民族，走入戰爭漩渦而不自覺。德國的當局，始終不曾考慮到人民的意志與福利。」

八月二日，德皇的演說在報紙上發表以後，証明歐洲大陸許多文明民族，在身體同精神兩方面，俯首貼耳，去供少數統治者的驅策，即將開始火併了。該報曾有下列的觀察：

「根據歷史的教訓，將來這次大戰結束以後，馴如羔羊的歐洲民衆，痛定思痛，很可能的，他們要發出反抗統治者的聲音來。」

四天以後，該報對這種觀察更作進一步的解釋，指明大戰結束以後，俄國同德國都要發生革命運動。奧匈的關係定要分裂。戰後，事實証明這個觀察是不錯的。所以自始至終，該報對於戰爭的責任問題，及戰爭結果，在政治上將發生的影響，均有一致而透徹的觀察。現在我們也許覺得這種立論是很容易的。在當時，以第三者的地位，去觀察兩方面，能得到一個歷

史上站得住的公允的推斷，也不一定就如想像那樣簡單。同情於英法的固不乏人，可是對德義表同情的也所在多有；即在美國，就有許多德國人及同情於德國的美國人，曾一度猛烈攻擊該報的持論。

關於戰爭的責任問題，該報雖已公開論斷，其曲在於德國；但對於戰爭發生的原因，該報仍本其中立的立場，儘量予雙方以各叙所見和解釋辯論的機會。尤其對於爲德國表同情的其他各國的人士，得自由在該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主張。第一件值得注意的是，該報首先儘量刊登了歐洲各國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黃皮書和橘皮書等等。這種洋洋數萬言的官方文書，該報不惜用電報傳到紐約，以便使問題的全面，整個的貢獻給讀者，供他們的參考同裁決。英國政府頭一本白皮書，是一九一四年八月杪，由一個牧師從利物浦帶到美國，送給該報的一個訪員，該報即於星期日將該白皮書全部發表。後來不久，某一個星期的早晨，該報駐柏林特派員又親身將德國的白皮書送到紐約，於是該報即派大批翻譯員，由星期早兩點鐘開始工作，到晚上十點全部譯竣，星期一的報，整個發表出來。德國的白皮書在該報公表以後，許多別的報紙，還在轉載英國的白皮書，可見該報在消息這方面的先聲奪人了。英德兩國的白皮書發表以後，該報又繼續收到，並即時發表了法，俄，奧，比等國政府的白皮書，並均另印單行本，以廣流傳。所以到一九一四年尾，由於該報的努力，舉世都可以明瞭這次人類空前大戰的原因，及其是非曲直的歸宿。

更進一步，該報不止先發表了歐洲各國政府對於大戰的陳述，還計畫約請美國的法律專家，根據這些材料，作一個嚴正的裁判。不過後來事實上發生困難，美國那時有幾個知名的法學家，不是同情於法國，便是採

取中立態度；他們不願參加這種工作。後來該報只約了美國最高法院副檢察官畢克（James M. Beck）擔任這個工作。畢克在美國司法界占很重要的位置，也是美國法學界的威權；經他將各國的訴狀——白皮書——逐項加以分析，在所謂「人類文化的最高法院」聽取雙方的伸訴；然後撰成判決書，在「紐約時報」發表，這當然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而畢克也由此更是遐邇聞名的法學宗匠了。畢克分析的結果，判定此次大戰的責任應歸德國。判決書長數萬言，標題是「這樁公案的證據」，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上披露。各國政府——尤其英國——將這個判決書翻印了許多，並譯成各國文字，在各國的報紙刊登，真可謂「洛陽紙貴」風行一時。

此外，該報並儘量介紹兩方面的同情者的意見，有許多都是很負盛名的學者。例如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該報發表伊利奧特（Charles W. Eliot）同斯基夫（Jacob H. Schiff）對於大戰問題所交換的信件。在聯軍方面，該報曾介紹查斯德登（G. K. Chesterton）及其他英國作家的意見；在德國方面，有德恩伯（Bernhard Dernburg）、卜利辛（Arthur Von Briesen）及德國名教授勞恩（William M. Sloane）、柏拉（John W. Burgess）的文字。在戰爭初開始，該報就約聘了美國現役或退任的軍官，從戰爭的技術方面分析前方的情勢。同情德國的人，曾批評該報對於軍事的紀載有偏袒聯軍的地方；該報因又約請德國退任的軍事家，時常為該報寫文章。關於歐戰與美國的問題，該報曾於一九一四年秋介紹過前任大總統羅斯福的一篇長文，題為「美國人從歐戰應得的教訓」。當雙方辯論最烈的時期，自然報紙不能使人人都滿意，所以有人就攻擊該報態度不公允；尤其德國人及同情於德國的美國人，攻擊最力。旅居德國孟尼奇的

美國人，曾聯名致函該報抗爭。德國的宣傳人員，並宣布該報被英國政府收買，專門替英國及聯軍說話。不過德國對大戰的責任，太顯明，理也太屈了，甚至在「魯西但尼亞」事件以前，德國人對美國人說話，早經失去信仰，所以就不以理而以力，這也是自然的歸趨。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該報對於大戰，有一個更鮮明而具體的表示。十五日該報有一篇不朽的長篇社論發表，標題是：「為德國人民想，和平與自由。」這篇文章是該報主筆彌洛（Charles R. Miller）的手筆，可以說是該報對於大戰的一個綜合的態度的表現，是美國輿論界最出色最有力量的——篇文章。這篇文章開頭，就講，「德國是必敗無疑的。」隨後分析雙方軍事狀況，及將來可能的發展。不過這篇文章的中心，是從道德方面發揮。該報記者根據一個結實的信念，相信世界人類是不會叫德國勝的，德國如果打勝，人類文明就要往回來走，舉世文明民族，對於德國摧毀文化，一定是要一致鳴鼓而攻的。「但是」，該報講，「如果德國民眾能够把握時機，及早覺醒，德意志帝國的瓦解正是德國人恢復到自由的時候。」這篇言論，在當時真是引起世界很大的注意，因為不僅態度公允而誠懇，推斷的眼光，尤為銳利；四年以後的情形，真被該報記者不幸而言中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對歐戰的演說，大體也就是該報這篇社論的見解。在一方面看，這個意見不能不說是正大而有遠見！可是同時也是招忌賈怨的媒介。德國人於是用許多方法，破壞該報的聲譽；最重大的一件，就是一九一五年三月，美國參議院檢查該報的一段歷史了。這段歷史是值得注意的。

據該報的自述，參議院這次檢查「紐約時報」是因為該報曾反對政府

收買商船的案件，上議院有人認為該報被人利用才有這種言論。不過那時美國報紙反對政府收買船隻案的，並不只「紐約時報」一家，所以原因當不止此。參議院爲了這件事組織一個委員會，委員長是華爾綏（T.J. Walsh）。第一次檢查，該報派總編輯去答辯。參院委員會首先要調查該報的資本同股東，該報即將全體股東名單及各有股權若干，繕呈委員會。結果查明該報出版人兼社長沃克司（Ochs）個人的股本占全數百分之六十五，主筆占百分之十四，其餘之股本，多半數是屬於與該報有關係之人，如在職及已去職的館員。第二次檢查，該報派主筆去答辯。委員會問了許多關於新聞編輯方面的問題；爲什麼反對這個，爲什麼反對那個；爲什麼這段新聞登在第一版，爲什麼那段登在第二版，種種類似新聞學班上學生的發問。該報總主筆彌洛當答以報紙言論方針，見仁見智；在政府以爲善的，站在輿論的立場就許以爲惡；各報有牠獨特的政策，殆難強同；至於新聞之編排，那更是個人有個人的判斷，況且報紙篇幅有限，豈能將所有新聞均登在某一版？因前後重輕之不同，即發生對報紙所有權的疑問，毋乃過於武斷！此後，委員會主席華爾綏即率直的質問彌洛：「紐約時報是否同任何英國人有經濟關係？」彌洛答稱：「本報只在英國設有特派記者，此外毫無關係。」華爾綏進一步問：「紐約時報社長沃克斯君是否受英國方面的接濟？」彌洛堅決否認。華氏說：「我這樣問，是因爲我聽說有這種事。」三月十七日，該報便在報上發表下面的聲明：

「本報主筆在參院委員會的答辯，並不足以使這件公案澈底澄清。關於本報社長沃克斯先生私人的問題，他個人願作最廣泛而澈底的聲述。沃克斯先生享有本報大多數股權，他並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

拘束或操縱的權以經營本報。在他行使經營本報的權，也並無任何他人可以爲他分担責任。本報同英國的任何人無經濟往來，即全世界任何國家裏，與本報也都沒有任何經濟關係；除了牠的閱戶以及館內外的職工。」

該報代表在參院答辯時，曾質問華爾綏：「貴議員由何處，何人得到這個報告？」緣該委員會在第二次檢查以前，曾接到一封署名亞伯依（Arthur M. Abbey）的控告函；函內稱，「本人適從英國返美，當我在英國倫敦的時候，曾在憲政俱樂部聽說，有一個英國聞人，用金鎊供給沃克斯，收買「紐約時報」，這位英國人，就是北岩爵士。」（按沃克斯自一八九六年八月始收買並接辦紐約時報。）華氏說明此事以後，該報代表復追問：「亞伯依究竟是什麼人？貴議員對此人是否認識？何以對於他這封控告函就這樣大驚小怪？」結果，華氏將原函交該報代表，這樁公案在參院委員會里就算告一段落。該報在這個時期雖接到許多攻擊的信件，有的是匿名的，有的署名（G. M. Hubell）檢查簽名的筆跡，完全出於一人之手，而且這些函件是由紐約本城郵寄來的，並不是由倫敦來的。當參院委員會檢查終了的時候，該報代表彌洛會有下面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貴委員會有什麼道德的，法律的權力，可以對本報發出這樣許多無理取鬧的質問！如果此種辦法不幸放任下去，變爲一種政府機關的政策，那就是削減美國報紙言論記載的自由，結果使美國輿論界變成中歐各帝國的報紙一樣，完全爲政府當局作奴隸，爲政府機關作喉舌了！」

後來該報復在報端有下列的聲明：

「這件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此風如果長下去，政府機關遇到報紙發表任何使政府當局感覺不快的言論，都可以用這種方法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我們新聞界每天早晨都要經過審判和檢查的。社會的讀者是最有威權的審判官，如果我們有被人利用或收買的情事，誰也沒有比社會上的讀者發覺的早，制裁得嚴！」

美國「魯西但尼亞」號被德國擊沉以後，大戰已成了美國國內的問題了。一九一六年的大選，證明威爾遜大總統是很洽輿情的。一九一五年春，如果美國政府，因「魯西但尼亞」號事件實行對德國宣戰，美國人民的反應如何，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威爾遜是始終很沉着的。當時有兩方面，對於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滿：一方面認為政府太麻木，另一方面又以爲政府太急進。「紐約時報」的言論政策，在這個時期是完全無條件的支持威爾遜大總統的政策。當一九一五年春，該報觀察，美國民衆還沒有對德宣戰的準備與決心。不管德國怎樣講，美國西部及其他農業區域的人民，還都沒有對德抗戰的決心。實在說，美國在一九一五年的確還沒有作戰的準備。一九一七年，美國的軍需工業才開始建造起來。兩年的豐年，同繁榮的商業，使美國有充分對德作戰的準備。「魯西但尼亞」事件初發生的時候，情形還不是這樣。所以「紐約時報」對於威爾遜總統的沉着，同他在沒有充分準備以前，竭力維持和平的政策，始終是贊助同擁護的。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到了一種不能「很光榮的，很安全的站在戰爭漩渦以外」的時候，美國政府對德宣戰了。到這個時候，需要全國一致抗敵的時候，該報仍本牠素日的政策，以全力擁護政府同大總統威爾遜。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美國參院有一部分人曾攻擊威爾遜政府的政治結構，該

報雖認爲他們亦誠言之成理；但終未因此影響牠維護現政府的旨志。該報承認威爾遜是忠誠而有本領的一個領袖，在國難時期，縱然有不能儘滿人意的地方；但忠實愛國的人民決不應該苛刻。在戰爭時期，人民一致擁護政治領袖是一種義務。所以儘管威爾遜對參議員張伯倫的措施有大大失當的地方，該報絕不隨聲附和，變更牠擁護民族領袖的立場。在這個時期，該報在積極方面，主張將來戰事結束以後，全世界應該有一個組織，以謀調整各國的關係，使不致再有此類事件發生。這也正是威爾遜的意見。

一九一八年九月裏，該報又碰到一陣狂風暴雨。事實是這樣：當年九月十六日，該報發表一篇社論，對於奧國提議舉行「初步的，不受拘束的」停戰條件的談判，該報對此主張可以考慮。牠的理由是一，奧國的提議可以認爲戰爭結束的開始；二，一旦談判開始，敵人士氣更頹，且有瓦解的可能。因爲據該報的觀察，德奧到此時已經精疲力竭，至多也只能再打兩個月；如果此時開始談判停戰條件，中歐各國人民必一致主張和平，無論什麼條件皆可接受。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外間許多反感。尤其美國新聞界，藉這個題目對於該報更大肆攻擊。有的報批評該報說：「紐約時報樹起白旗了！」有的公開宣傳說該報被奧國收買等等。「紐約講壇報」正在藉戰爭推廣銷路，在報紙上大呼：「看這個美國人辦的報吧！」這一場風波，同參議院委員會檢查該報的資本來源在該報歷史上同樣是可以紀念的事件；也是世界新聞史上兩個值得研究的事例。

當大戰開始的時候，各參戰國的軍事當局，都一致的主張，在戰事沒有結束以前，對於軍事消息一概不許發表。幾個月以後，大家都覺得，各國人民都在如飢如渴的等候戰事的情報，如果能够將戰事消息披露，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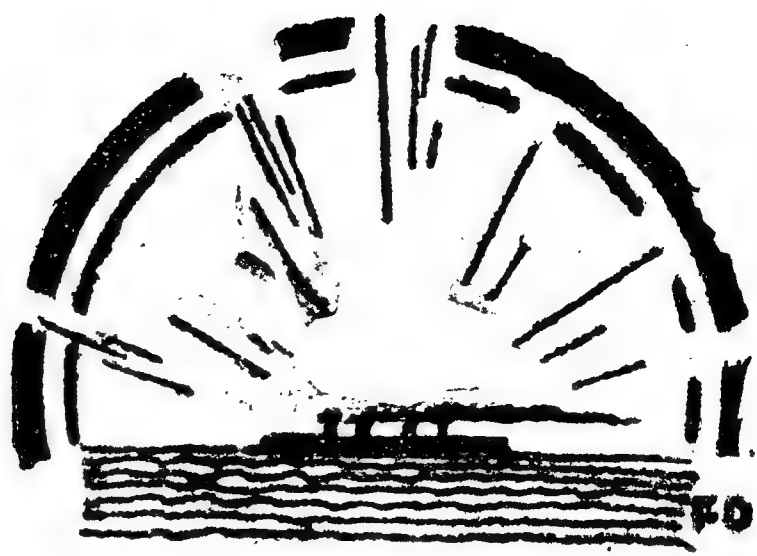
民知道前方的變化，對於戰局是有利無損的，所以半年以後，美國同其他各國一樣，政府雖設有新聞檢查機關，可是消息慢慢公開了。在大戰的初期，「紐約時報」的戰事新聞，大半是靠「倫敦每日紀錄報」同駐英特派員的供給。該報在德國柏林當時也有特派員，是一個美國人；他同時也是

「倫敦每日郵報」的特派員。因此被德國給逐出了。後來不久，該報又聘到一個受過德國教育，對於德國軍事方面也頗接近的一人，名卜郎（C. Brown），擔任這個重要的職務。卜郎任職以後，曾一度到德國前方司令部，將德國的軍情同戰況調查的很詳細，於是大出風頭。因為這是英美報紙第一次關於德國方面的情報。凡爾登之役，除卜郎外，該報並與柏林一個德國報前方採訪部合作，所以該報的德國方面的消息，在美國報界中，總是占上風的。戰爭期中的新聞，當然以敵軍方面的情報為最珍貴而難得，該報把握這個時機，後來又派兩個很能幹的記者去德國，專門調查德國自大戰開始以後經濟，社會，道德各方面的情况。在聯軍的前方，該報約聘「倫敦紀錄報」的特派員吉卜士（Philip Gibbs）擔任採訪工作。吉卜士在大戰的最後幾年，已成歐美報界軍事特派員中的第一流好手，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時候，他的報告同通訊，最能適合英美社會的脾味，所以非常受人歡迎。此外如法，義等軍前線以及各該國首都，也均有該報的記者隨時用電報及長篇通訊報告各方的消息。在這個時期，該報在歐洲的訪員達四十餘人之多，再益以各國通訊社的稿件，編輯室內每天所得的

材料，真是洋洋大觀。因此該報在編輯，製版各方面，也無時不在力求進步。為適應新的需要，編輯部的職員數目較尋常增加一倍，重新加以組織，在總編輯安達（Carr V. Van Anda）指揮之下該報能够始終在紐約報界居有領導的地位，非偶然也。

大戰到一九一七年冬，勝負之數已經判明；所以有一個時期所謂「和平進攻」。到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德軍又突然開始總攻，作困獸之鬥。這是歐戰的最後一幕，也可以說是大軸。「紐約時報」即於二十一日的夜間，也開始她的最後一次的進攻；對各地特派員發出訓電，從即日起，不計物質的及精神的銷耗，盡量採訪，盡量報告。進攻的結果，當然勝利。在美國除了聯合通訊社可以同該報爭一日之勝負外，其他各報均落後。在此期間，該報占先刊布的重要消息，如福煦被任為聯軍總司令，英國第五軍潰敗以後古勿將軍之被免職，奧國克茲寧伯爵演說攻擊克里孟梭等。

戰爭結束，聯軍大勝；「紐約時報」成功！



渭河流域

徐盈

潼關的天險

到潼關，河南的西境和陝西的東境分界了，黃土層上並沒有劃着像地圖上那麼清晰的紅綫：依然是，乾枯，貧困，小麥熟後沒有得過一場透雨。可是，河南省銀行的紙幣到這裏立刻失掉了票面的價格了。

在這個微坡的高地上，微風捲着細土，滿眼一片蒼黃。

從車站到西門去的路上，有一條草創未久的新市街。這是從通了火車以後才有的，但因了鐵路的終點在這裏留得時候太短，便又向西推進，所以此地沒等達到理想的規模便只好停頓了，到如今，僅僅是維持着一個不完整的局面，已然沒力量來改進了。

看到潼關的城牆時，却不能不對他的高大讚嘆。氣魄有點彷彿北平的天安門一帶，只是破蔽些，上面却塗着方丈大小的藍地白字，標着示威的句子。這城本是宋朝所建，據說是由尉遲恭來監工的，「依山勢高下，周十一里，七十二步，高一丈八尺，截麟鳳虎象諸山以樹樓櫓，形式雄偉，

建築宏壯」。當地人並且相信這城的四周是用鐵鑄套着，永遠不會壞的。可是自從火車穿城而過之後，便只有拿來當作神話談談了。

進城以後，本想直奔風陵渡，但在街上無意之中發現了一個農職學校的牌子，於是便順道去觀光，不想找到學校，却未見有農場，因而懶得進去訪問了。終於向東門走去。

東門大街是一條很長的街，並且向東逐步高起，直到那舊日入陝的咽喉之地——關口。這條街上，因為靠近水運碼頭，堆棧很多，但，時常裏面不堆貨，而是駐滿了兵，甚至一家家的雜貨鋪門外也立着崗位。今年秋荒，又見到有大批難民過境，都把全幅家產擱在兩肩上，絡繹着向「西府」（長安俗稱）走去。有愛多事的人會去勸他們西去無益，說西府現在已然是充斥着閒人，沒有活做，他們聽了翻翻那多血線的眼睛，帶着「幼稚得可氣，樸實得可憐」的神氣，不作回答，只是走去走去，絡繹着遠了，遠了。

出了東門，走下坡去，黃河的景像便在面前展開了，河水混濁，黃濤

滾滾，只有在大汛時候，水勢湍急。沿河一帶都是棚戶般的茶館酒肆。有座廟改的稅收機關在河上，那傍邊，有幾隻渡船，清早時候，一去一回，送陝西人到山西，接山西人來陝西。到下半年，沒有相等人數，船便不再舶渡了。

遙望對岸，十分清楚。同蒲鐵路的車站便修築在河岸上，且有一個發亮的水塔（？）頂。型式簡單，意義深厚。現在舟子已然在發生恐懼，因為不久這兩路中間將要修橋，本是靠水吃飯的人們，便不能不為時代而犧牲了。

站在這裏，不自覺的便感到形勢的險要，南面山，北面河，中間的咽喉，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關口，不愧為自然環境中的天險！城，現在是禁止上去，聽說，站在高頭，便可以望到渭河了。在這裏，徘徊了許久。

滑到華陰

潼關城在陝西省雖然不能算作最大的城，可是潼關縣實在是全省的面積最小的縣份，東西不到二十里。所以離開縣城以後，向西行，走不多遠，就已到了華陰縣境了。

從潼關向西走，一直東泉店，過份點說，像是從滑梯的頂上向下滑。到了東泉店，就是從黃土高原上到了渭河灘地。這裏，景色大異，眼前一亮，高地上的乾枯和單調全部消失了，代換的是山清水綠，竟然是江南的風味。直到華陰，青山愈來愈行逼人，華陰縣就在山根下。

方從黃土高原上下來的人，因為看到黃土層上地勢高燥，掘井不易，農作生長全靠雨水的困難情形，也許看到這一片灘地便對於當地農民代抱

樂觀，其實却大謬不然，正是「一家不知一家難」，華陰縣農情報告員石天民君，就曾以當地的最大問題問過農林新報的編者，（見農林新報第十一年第七期）前年。

「我縣」他說：「南臨太華，北濱渭水，相距祇數十里，而山水自南而北，橫貫官道，北流入渭，有時淹沒官道以北，東北及西北兩區之田，汪洋數十里，以致人民無田可耕；然一遇旱年，該東北及西北兩區之田，輒成鹼質或帶鹹味，呈白色及紅色，或成燥土，無論何種嘉禾，亦不能生長。……」

由此看來，這裏雖有江南的風味，而無江南的實質。沒有水的地方是求水不得，有水的地方又在患水太多，中國的農業多少年來便是在這樣的艱苦裏掙扎着。擴大點說，到處都是「旱不死淹不死」的生活。

自然，良好的土地也是有的，但是每個小自耕農所得耕作畝數要比「最低單位」的數字還要低下。（獨立評論第三期，翁文灝先生估計平均每六畝半，可耕的只有三畝光景），他們，每人只有一畝二畝。當地的糧食顯然是不够消費的，於是，當地人唯一的生財大道，即依賴華山的香客和遊客們。

到華陰縣，縣內狹小而敗陋，沒有什麼較輝煌的生意。這裏的商業區不在縣城而在華嶽廟，爲了遊人，那裏成爲中心市場和商業區，凡是到華山去的人，廟裏是頭一個要逗留的地方。三月時候，有盛大香火，農民們都來作抬橋生意，太平年境，每年每人可收入約有百十元的現款。

現在當地不十分太平。六月中時譁變了一隊保安隊，曾經槍傷了長官，後來便行改組了，這以後，「招來的和逃去的仍在互相敵視着，不時地

要來個衝鋒，以擾亂地方上的治安，華山跟下的若干住戶都很感到恐慌，可是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聽陝西當地人講，在全陝西，華陰的民風是數得着的「强悍」，這自然也是物質環境使然。也就好像徐海一帶的人們，他們若不爲了生活，誰肯出生入死地苦幹？

華陰車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宮殿式構造。可惜是孤立在荒郊裏，太孤單了，站台以外，連個茶棚都沒有。

從這裏再西行，太華山西，就稱爲少華山脈了。

濃黑色的華縣

從華陰到華縣，灘地上種植的樹木極多，刺槐是近年才由鐵路介紹過去，還不太多，最令人奇怪的是美國白楊長得遍地都是。細長的身影，帶狀的樹冠，斜影映在河頭綠水邊，真是增加了無限的美麗。

這一種樹，據一位鐵路工程家告訴，是因爲鐵路開築的時候曾大批用他來打橋樑，所以種樹人家都很得利，故而引起了當地的種樹熱。然在事實上，這種樹的木材並不是可以讚美的，樹株本是生長得飛快，取其來作風景樹用，則是再好沒有了，如果用作橋樑，由於樹身筆直，打入雖然容易，但它的耐腐年限却又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了。

其次是柳樹（河柳），也很多，積水地內因爲滿貯柳絮，便發出大量的柳苗，纖細地在水裏成排地搖曳着，宛如一矮矮地蘆葦叢，可惜是看不到雪一般的蘆花。

柳枝車站一帶，有許多柳樹在作主幹林經營。當地人的目的，是想用

柳樹作棺材板料，所以根本就不讓它長高，每年去頭截枝的結果，使樹發育得矮而且胖，一重重地柔絲紛紛披着那短軀，在水畔，簡直像是一列披着簪衣的老漁翁，大約十年以後，就够一具材料了。至於每年伐取頭部被條又好像是頭木林的經營，在北方，柳樹的頭木林經營，主要的目的是下來作椽用，很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這一帶，一片青色確顯着富於朝氣。樹雖多，但沒有十分大的，據說是自從修築鐵路以來陸續都買得乾淨。於是家家都拚命種樹，連那地邊上都是插着白楊條。遙想十年之後，這一帶地方必將蔚然成林的。

今年乾燥，一些涵洞裏都沒有存水。多數地方，這裏面便成了過路人的家鄉，睡在底下，宛然是天然地窖洞。聽說天光黯澹時，若有衣履較整齊的旅客通過，他們也是要順手牽羊地活動一下的，不過得手的機會不多而已。

到華縣，地方窮苦，不能和華陰來對比。這裏共有兩個城，都在少華山的脚下，舊城已然坍塌殆盡，新城也是土圍子，仍然破陋不堪，只有一條大街，房屋都很矮小。

在西關一帶走了一轉，很觸目的是家家鋪戶的門口懸着白布標語，寫着一些警句和趣怪。譬如「不准以鴉片待客」「吸鴉片即是自殺」「鴉片敬客即是慢客」等「反毒」的字樣。這頓時使人記起陝西省和鴉片的關係了。

不必說，華縣是一個毒化很深的地方，拿着鴉片等於隨便吃糖，窮人們可以拿鴉片來還債，女人們可以存起鴉片作私房，出嫁時候代替嫁奩。甚至於對神，習俗也用抹鴉片代替供品燒香。據說這裏的城隍廟的鬼身上

也抹滿了烟膏的。

「中國的一日」，十二、三三頁，一位作者說，「此地一縣的人民，十有七八染着鴉片烟癮，沒有吸上癮的人，假如有病，就去鴉片烟館吃上兩口烟，病就好了，烟館是他們唯一的療養院，鴉片烟就是萬應仙丹；因此弄成了人人有癮。華縣的老百姓又推論道，活人既然吸大烟，神鬼自然也喜歡吸，別處的神鬼喜歡褚錠元寶，華縣的鬼神自然喜歡鴉片烟膏子。拿烟膏子抹在土偶臉上，就是行賄。行賄必須秘密，所以他們抹烟膏子時，也不讓人看見。」……

自從反毒而後，據官方說，的確已然好多，譬如我們走進大一些的莊號去，他們便不先讓你到炕上先吸幾口了。自然私下吸售還是沒有人能禁止得了的。好一個濃「黑化」的華縣！

當地出產除農作物外，山根一帶出產大杏，體積有桃子大小，黃白色，是一種很好的品種。除此外，還有大批藥材輸出。

城裏娛樂極缺乏，當筆者經過時，一個單弦攜着一個村姑的歌唱者，居然哄動了全城。這，不僅華縣，中國的小城鎮到處都是這樣；生活和土地，一般地乾枯。——

鴉片之所以能够廣播流行，這也是一個並不小的主因。

渭南見聞

離華縣，到赤水，這裏的坡度更是低下，距離渭河的河身已經不遠。

赤水形成了一片水地。車站附近，就有人要包租擬來種植蓮花，有造成爲華縣以西的一個小小風景區的計劃。相信這事情並不困難，因爲今年

雖旱，那裏依然浮着水。天上，地下，山中間，一片油綠，真是美麗非凡。

過赤水，就入了渭南縣界了。這段路上，就陸續見有小片棉田，渭南本是一個久已著名的棉花集散場，自從通了火車，交易尤其暢茂。

這一帶地方，野生的臭椿樹極多，愈是靠近渭河灘地，繁殖得株數愈行衆多，當來到渭南城角下，北面斜對着的一片不毛的灘地，幾乎成了臭椿樹的純林。

在西北，談造林，無論高原和灘地，因爲森林過於荒廢了，目下的亟務是使地面有遮蔽，而臭椿便是最好，最賤的一種地表遮蔽物。林學家齊敬鑫氏曾有一段極透澈的說明，指出臭椿在地表遮蔽以外的用途——

「然臭椿亦有用乎？國人以其命名之不雅，每加輕視。且莊子又謂「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即臭椿）其本臃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立於途，匠人不顧，」莊子以數千年前哲學家之頭腦，欲描寫樹木之性質，臆斷其價值，是亦可笑也已。實則該樹性質，完全與此相反，其材硬度中庸，綠白或黃色，有光澤，稍似桐材。易於工作及磨洗油漆，可作精美之家具。有屈撓性，能造木礮。在陝西用途尤大，詢之木舖，即可知矣。根充藥材，葉飼鵝蠶，山東烟台所出之絲織物極耐久，枝作燃料。爲鐵路護岸樹，曰蔭樹及庭園樹，落葉量多，有維護及改良地方之用。此外，臭椿仍有極大之用途，此蓋爲造紙最優良之原料……每一百立方尺或三千五百五十磅之全乾椿材，可產一千六百磅全乾之上等紙漿，紙漿產量，可佔其木材百分之四十餘。吾國紙業不興，利權外溢，設能植椿製紙，則今後紙困，可以稍蘇，此亦充裕國民經濟之一端也。幸毋以其命名之欠雅，

及莊子之臆說，而鄙視也。」（見中華農學會報十八屆年會論文專號二）

由此看來，不僅在陝西，整個黃河流域的造林樹種中，臭椿也是要占首要位置的，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樹種。

踏着新沖積層的紅土，到了渭南縣。

渭南的整齊和繁華不愧為陝東的大城。全城的商業在昔日是依賴着渭水。河北面的商品都是運到這裏來集中，特別是涇惠渠一帶的棉花。（所謂涇惠渠，本是古已有之，而民國十九年修整的，在秦時，稱鄭國渠，在漢時，稱白公渠，今稱涇惠渠，可灌溉醴泉，涇陽，三泉高陵，臨潼五縣，面積一萬五千頃），一個個地小手車上推着打成標準包的棉花捆，上面印着××號，渭南精造，長絨德棉，等字樣。棉花使渭南縣城成為一等大埠，棉花又使渭南車站成為一等大站了。

從車站到西關，這一條市街已然建築得相當整齊，但落雨時候，却是泥濘滿街。商會在街心，是一個長長地小樓，很觸目。城外沒有什麼大堆棧，但新興的事業很多，如藥房，醫院，櫛比隣立，洋貨舖也很有幾個。特別可注意的是一家洋貨舖竟然將「婦女病」所使用的帶子，高掛在玻璃窗內，標出名稱和價格，招引人群圍觀，以廣招徠，這種粉紅色的招誘辦法，也正表顯出一個在過渡期中的城鎮的庸俗和單純。

在城裏的旅店裏，又是充斥着野妓，據人說這是和棉花商人同時向城裏集中的。「這是一群蒼蠅」，店掌櫃嘆息着說，「見不得腥！」其實，她們又何嘗是甘心趨腥的蒼蠅！

宿在渭南，薄暮裏，在牆角的一條板橋上，和一位進城打官司的自耕農談了很久的天，直到撐燈以後我們才分手。

他告訴我，現在的事情越來越不及「當初」了。從前買棉花的人是只懂得按貨論價，即使花雜一點，稍為摻點水也是有人要的。現在不行了，只要是差一點，或大小棉花混雜了，任是絨頭多好，再也賣不上價錢，而

且花裏挑得連根草棒都不許有。這嘆息，正是棉業統治下的棉花分級的進步，是走上現代生產化的一條必由之路，它和農民的習慣是恰恰相反地背馳着。

對於中國的近代化問題，我們的學者比來很有些大胆的主張，前些日子，陶孟和氏，認為「要採一個新農業政策，」他主張農業機械化「……即使這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全然犧牲——指由機械化後的失業者——生餘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也可以全活了……」蔣廷黻氏在「中國近代化的問題」裏也曾指出「無論犧牲多大，我們不可顧惜，不近代化，我們的民族是不能繼續生存的。不統一，我們的近代化就不能進行。統一而政權不集中，或集中而運用，不大胆，不猛猛，則近代化雖進行而不能快。」在此地，我們便可看到一點為貪圖小便宜或保守舊習慣而受到「打擊」下的一點悲哀影子。

又談到合作社，（這也是陝西的一種很龐大的新興事業，）他告我，這完全是一個「人」的問題。如果錢到了土豪劣紳手裏，那麼兩句話就可以包括逮盡了——「先交地契領銀元，後賣土地償欠款！」合作社就變成剝削社，生路變成死路了！

後來我們不得不分手了。他的哈欠連天，我嘆息，像那麼一位明白人，可是逃不出鴉片烟盤，這又是不可解的矛盾了。

在鴉片氛圍中過夜，準備明天到臨潼。

游息區域

在兩列很整齊的中國槐行列裏，一路到臨潼。

臨潼很可以說是一個游息區域，因為城東南有華清池，附近還有不少零零碎碎地古跡。可惜鐵路方面最大努力的結果，也不過僅在來往的時間上稍稍給游人一點便利，像滬杭路上所行的導游制這裏還談不到試辦。同時，當地的設備也不足以吸納大批旅客的。

雖然，陝西省政府和中國旅行社合辦華清池這到是一個可讚美的辦法，華清池的本身能達到今日的完善，未嘗不是受這一點合作的效果。因為，現在已能作到商業化了。

驪山上面現在已然開始造林，成績尚還不錯，如果保護得宜，那麼五年之後，這一帶的風景便不會再像現在的乾枯了。好在山上黃土很厚，不使種樹人抱悲觀。

從華清池向上去，可到山頂小廟裏看看玉佛，就勢眺望一下，關中的原野，這一片，渭河流域新沖積土層上的農作物和農作方式；從華清池下去，到了一個滑坡的頂點就是臨潼縣城，可以從南門走進去（一般車子並不穿城到車站，而是就着馬路，從那頂點，向西滑下去。）城裏大街通四門，還有相當的整齊，比起華陰和華縣，已然顯得富庶些。

此地土地分佈也很零碎，登高一望，極為顯目。雖然有個息游區域，但還不能像華山那樣地能大批吸引游客，所以農民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當地的糧食也是不够分配，並不能夠大量輸出，自從棉田擴大以後，食糧更是要依賴外方的接濟了。

從臨潼再向西，又多黃土邱嶺，逐漸地，離開渭河河身已然很遠，而是直向灃河（渭河的一支）走出。這裏的土是赭紅色，滿地上像是塗着血。

臨潼以西

臨潼以西，土色特別顯着赤色。但丘陵則是黃土。

到密村一帶，車站是在丘陵中掘出來的一塊平地，因為新路的關係，加上黃土的特性，所以每個土壤的垂直剖面都是筆直地壁立着，在這一帶剖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黃土的移動層，和埋在土裏面的棺木的舊痕跡。

這真是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中國人的使用肥料的能力已然震驚了世

界。而人死了，埋在地下，實際上也不過土地施肥的一種方式的變換。兩千年來，死亡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是埋到地下了，可是，我們的耕地上並沒變成墳場，相反地，我們却常見有不少的老墳，墾平了改為耕地，這樣一來，生物界中最高等的人類，也就無疑是和各種有機物一齊為破壞細菌所分解而增厚了地力。種葡萄的人，都知道葡萄棚下埋一條死狗，日久天長是可以使葡萄繁茂的，而我們人類有史以來的埋人，其功用也就等於那條死狗則無疑。

西方人所認為有點神秘性的「東方」，若干很通俗的事情中間，都有牠的特殊意義存在。

不久就到了灃水的河身了，有灃橋，河水南北流，火車是東西地在一條大堤穿過去。發水時候，道台子於是成了水灘，巨浪拍打，之後便會陷落，去年便因此把交通斷絕，今年天旱，所以沒有危險。

近水地帶，這一區域的農村更富於江南風味。柳絲拂着水面，綠叢中透出來幾間茅屋，黃嘴紅掌的鸕鶿在葦叢裏動蕩着星星地白點，像是為看守着漁船和水窖而設的偵緝隊。夏天時候，無數孩子在水裏泳游，帶着天真的笑。

過了河，又是黃土丘陵，又是乾燥的壁立黃土，又是可以供穴居的黃土層了。

踏着黃土一直到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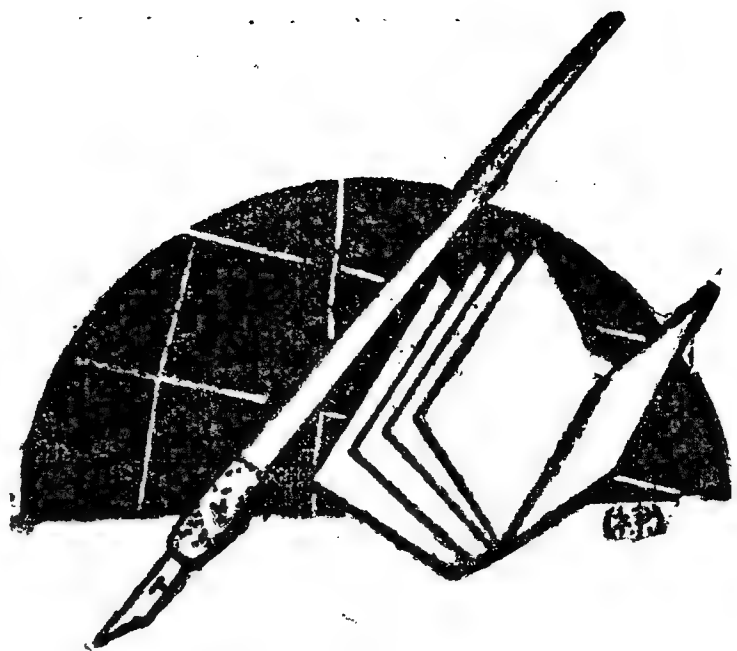
西安是省會，是古都城，是商品集散地，是閩人匯集區。西安城外：名勝古跡尤其衆多，可是除了一點可憑弔的歷史性而外，風景是絲毫沒有

了。比較可看的是終南山一帶，尚有點真山真水在，一切都比較着濕潤些。山近有些桃杏出產，遷化林園專家尹福清氏曾到這裏一度考察，尹氏認為這裏的天然條件很適宜於經營蘋果園藝的。他所種植的蘋果曾經稱雄過天津市場，這點經驗所得的寶貴結論是頗值得重視的。

西安以西，穿過咸陽，就又走上渭河的「原」了。

（本段完）

筆者按「西安以西」早已在本報刊出，當亦在渭河流域中。



書評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宗 珏

內山完造作 尤炳圻譯 開明書店版 頁一六一 價三角半

這部書誠然如內山氏自己所說，只是片斷的「漫文」；並不是一般深有「考據癖」的煌煌「鉅製」。書前有魯迅先生的序，魯迅先生在序文裏，指出一般日本研究者以及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之不了解，比方：「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等等。可是一當這種「結論」「通不過去」的時候，便又說：「支那很難懂得」，是個「謎的國度了。」……不過，隨後魯迅先生又補充的加以說明，要了解一個國度也並不是難事，他說：——

……倘使長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觸着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麼，對於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瞭解吧。

于是他指出了內山先生這本「中國觀」特異之點：——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

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于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着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是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添幾句壞話在這里。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思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并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底，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着「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說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真相，介紹給日本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吧，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明瞭解的時候的。……

因為希望「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真的「有互相瞭解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內山的這本「將中國的一部分真相，介紹給日本讀者」的漫文，應該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魯迅先生在序里既說過了幾句「壞話」，我覺得，在這里也就不能忽略他底優點：第一，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他是「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他不是從一知半解的「考據」之中，也不是從片面的觀察之中，去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的。所以著者在作為「序論」的「文章文化與生活文化」一文里，劈頭就指出：「……一個存在的中國文化，可以有兩種看法。」他說：——

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中國文化，清清楚楚地區別得出來。原只是一種的存在，卻因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不同，生出極為別緻的形象來了。我現在暫將這兩種文化，名其一日文章文化，另一種曰生活文化。……

文章文化也者，不待說是表現在文章裏的東西。所謂生活文化，是生活着具體地存在的東西……

隨後他還說：「……日本大部分支那研究家（無分左派與右派）所研究者都不過是文章文化而已，具體地觀察或研究着支那的生活文化的人，幾幾乎沒有。……」而他則剛剛相反，他是「摒絕從來支那研究的書籍不讀，離開了文獻的先入為主的思想，擬先將中國人的生活本身加以觀察，有所把握。想獲住這生活文化——真實的文化，即使只一端也好，努力以迄今日。」這種從實際上用功夫，在他已「垂二十年」之久，所以其洞察之深，自然也是不難想見的。

第二，作者的「觀察」，往往是「小中見大」，從許多很瑣屑而又平凡的事物裏，發見許多頗不尋常的道理。雖則這些發見，有時也不免如魯

迅先生所說：有點「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像「生命與權利」裏所說一個「對照」……等等。其實中國的警察，也不見得不會用「西洋巡捕」那樣的「靴頭」來驅散乞丐的。也許內山先生還未之見而已。不過，像「有限公司不能贏利之話」里所說的「吃倒主義」和「大家族制度」，卻又是非常之真實的。……

第三，著者在行文之間，充滿着對中國民族的尊敬和同情，這與一般滿口「親善」而又在罵着中國是「野蠻」或「不開化」的民族底「支那研究家」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像在「一樣習慣」裏所指出日本人之「先入為主」的思想，而致引起一場誤會和糾紛……等等。不過在「天無絕人之路」的一文中，所說中國的銀行雖濫發紙幣，也決無危險的道理，我覺得作者就不免太厚愛于中國了。裝着個「空架子」，來「以空買空」的銀行，在中國不能說沒有的。像年前曾在上海顯赫一時的永安銀公司，不到半年就倒閉了，不正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麼？……自然，「窮則變，變則通」，的確是中國人奉為亘古不變的大道理。可是這也並不是絕對的。

在全部漫文看來，內山先生的觀察雖則很深刻，但是有許多地方，也許是爲了內山先生畢竟不是「道地」的中國人的原故，總不免仍有「毫厘」之差。……

全書的立論，著者雖然不會以什麼主義相標榜，我覺得他的根據頗有點近乎「唯物論」的，在作者，也許自己也不會意識到吧。不過我一大胆而率直地說出來，恐怕又不覺有點近乎「狂妄」的？——讓我先舉個例子來說一說。在「支那人生活一文」裏：

甲說：「支那因爲是儒教國，其思想是不必說了，其生活也不待說，

是儒教的了」。然而內卻說：「……支那決不是儒教之國。……夫子廟（孔子廟）雖然到處有，卻到處被草和糞埋起來了。不斷也有大事修葺的事情，但不相干，那一定只是政治家基于什麼政治的意味而幹的勾當吧了。……」于是丁就說：「倒不如說支那人的生活是道教地的呢」。戊則更進一步說：「……露骨地說來，是一種迷信生活吧了。」而丙反對着說：「……與其說是什麼儒教的，道教的，由普及全國的佛教那種興盛方面看來，倒還不如說是佛教的呢。……」可是己卻很別緻地說：「……我以為支那人是非常的愛好賭博。他們的生活，澈頭澈尾，我以為是賭博的。勝則官軍，敗則匪那樣的語句，豈非活活地把支那人的心理描繪盡了嗎。」但庚又反對着說：「……支那人之為人，都非如甲君至己君所說。敝人以爲第一金，第二享樂，便是支那人生活的一切了。……」辛認爲「庚君所說，不中亦不遠了，我更進一步來看，支那人是先天地奴隸性的。他們第一沒有感恩之心的。……全然不知所謂恩所謂惠之類，所以可以說是最下等的人類，即可以說奴隸一樣的人類了。」壬覺得「這話太苛了。」他以為是不可一概而論的。於是，他認爲「支那人是個人主義的，……由個人主義，變成利己主義，而造成利己的生活。……」以上大體是代表各色各樣對於「支那人生活」的觀察，不用說，這都是非常之片面的。

最後，內山先生用癸來代表自己所要說的話：——

我以為適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諸君全部所說都是不對的。

但又都是對的。……

接着，他便加以引伸：——

……因為我真的覺得諸君所說不真實，又都真實，所以才那麼說的。如諸君適才言，支那人的生活是儒教的，是道教的，是利己之類，都欲以一個概念來範疇一切，便是我覺得非常失當之處了。

至于又肯定全部的原故呢，因為諸君所說一種一種的事情，雖不是支那人生活的一切，實際上呢，支那每個每個人都綜合適才諸君所說身色的主義，態度，而且是更多種的教義，信條，哲學等等全部于一各，生活着哩。

即不是分開來單獨的某一個某一個，而是把各種綜合起來的東西。

這種引伸，不啻說明了著者自己觀察事物的態度。不「以一個概念來範疇一切，」和後面的結語，我覺得都是有點近乎「唯物論」者的傾向。自然，假如因此而肯定地說：內山先生是一個「唯物論」者，那確是非常之魯莽的。

從實際的生活去觀察中國，是內山底這部著作之最嚴謹之處，也是最偉大之處，而他寫這書的目的，尤其是值得我們感謝的。讓我借魯迅先生致中文譯的幾句話，來說明這事實：

「內山氏的書，是別一種目的，他所舉種種，在未曾揭出之前，我們自己是不覺得的。所以有趣。倘以此自足，卻有害。」

從這裏，也隱隱地說明了魯迅先生所以與內山成爲摯友的理由，以及內山先生之何以那末沉痛地傷心魯迅先生之死——因之使我們感覺到民族之間的友人之溫暖和熱情，在這一部「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這傑出的著作裏。

十二月四——五日。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般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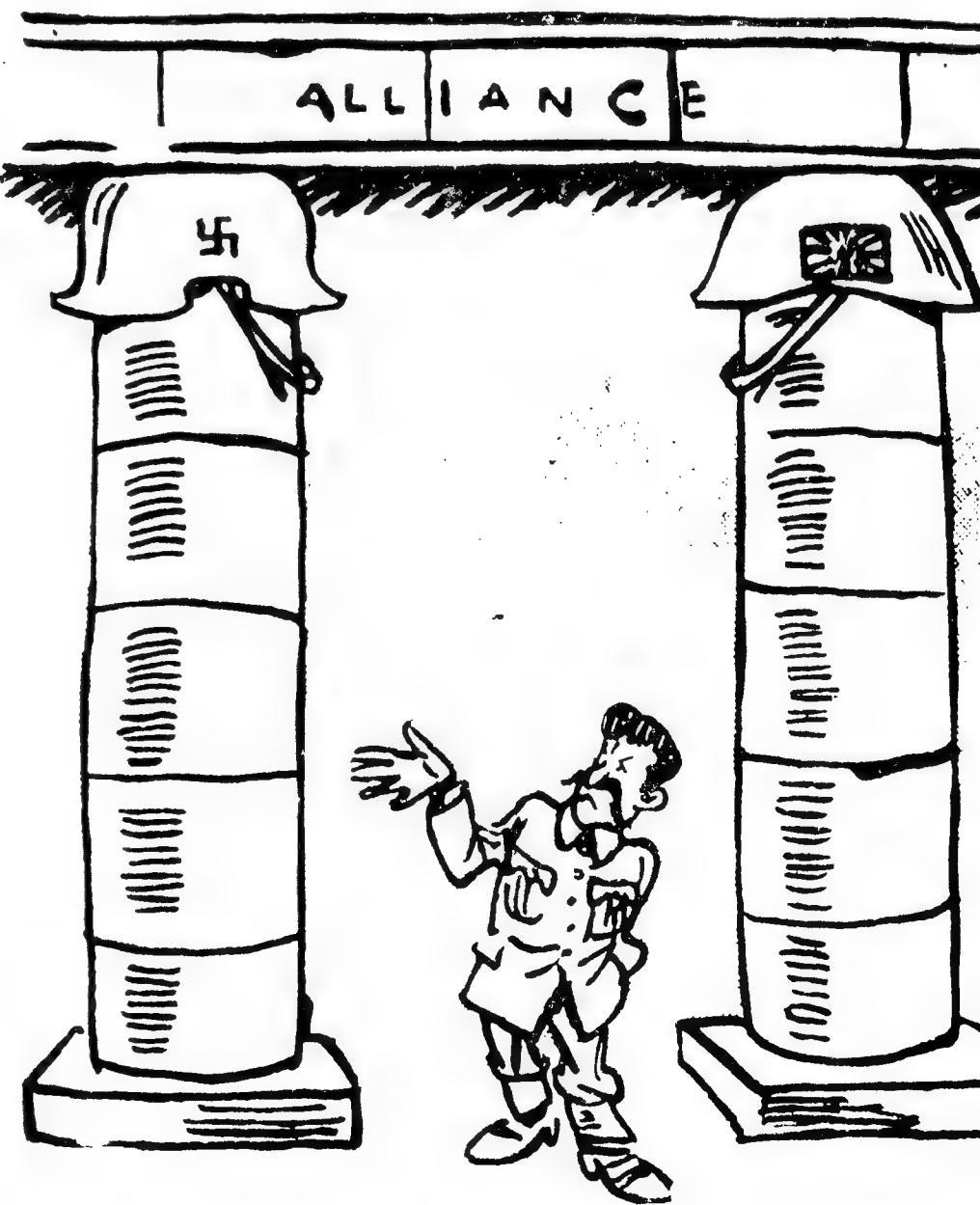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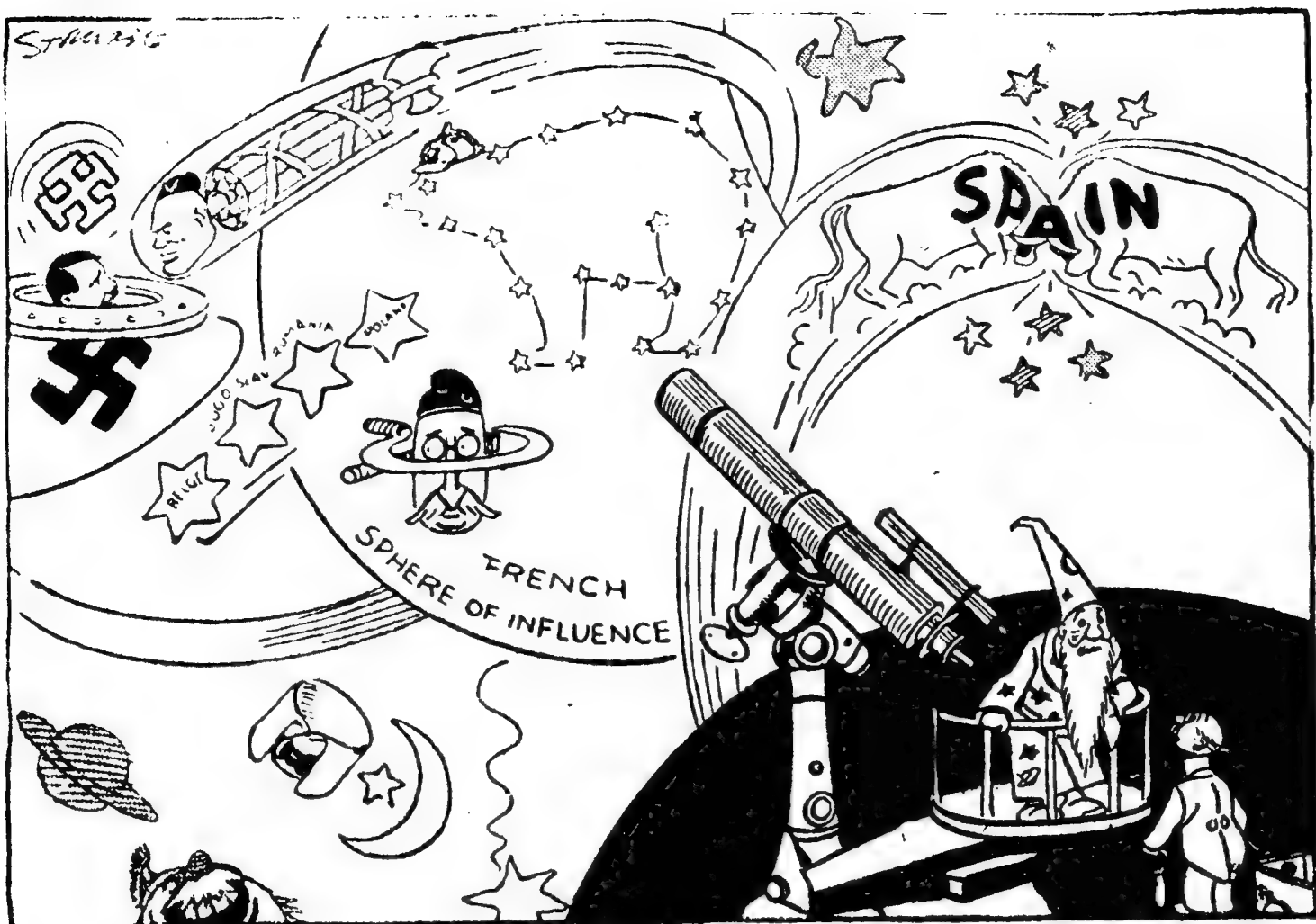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國際諷畫

贖武主義
之大猖獗

歐洲和平的乾象

英漫畫家 Strube 氏繪



德國重返戰前形勢

紐約時報



日德協定與蘇俄
原圖見上海「字林西報」，指蘇俄態度並不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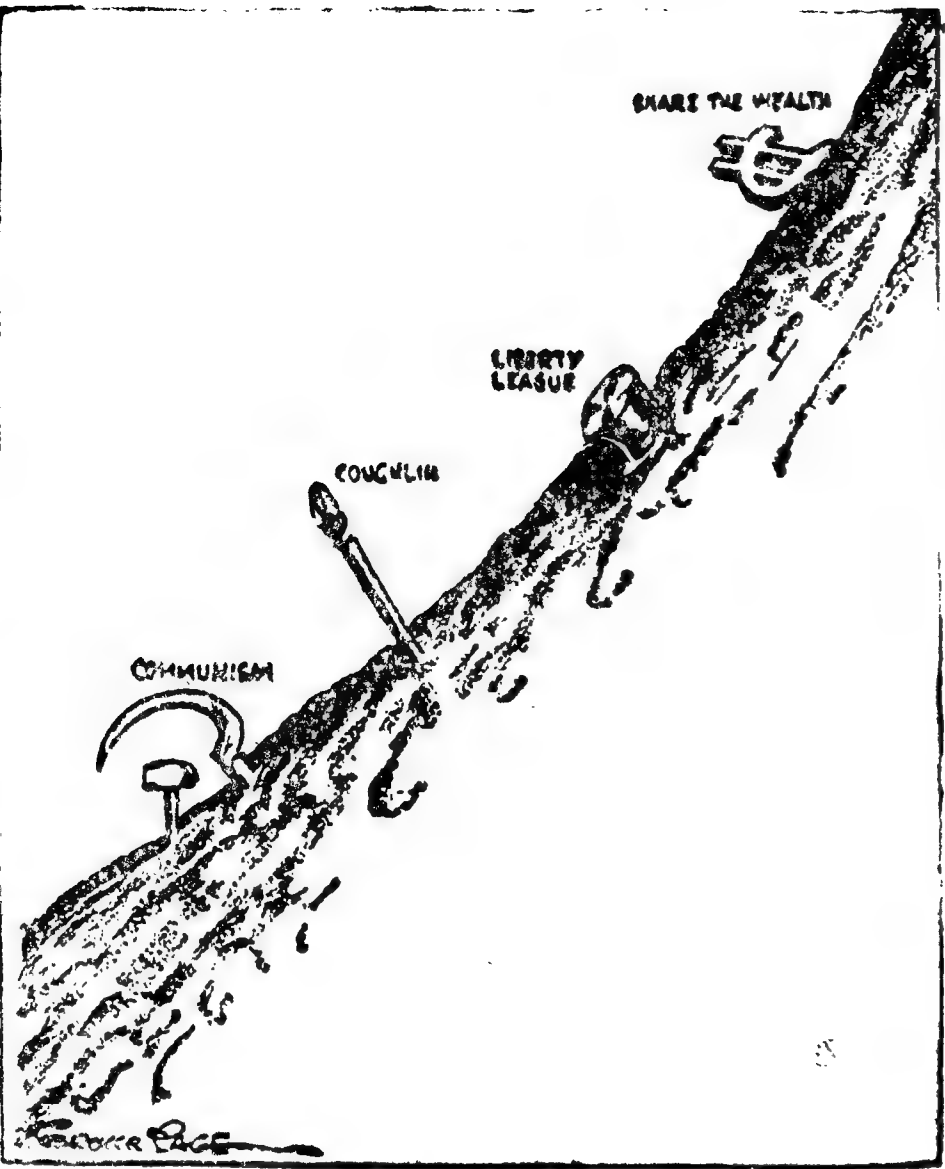
餓肚奇談

國社黨員爲了德國人民飢餓，時常束緊
袴帶，所以想叫人民改用吊帶，以壯觀瞻。
The 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美國大選以後



共和黨之慘敗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土崩

美共和黨競選失敗，於是共黨，考夫林神甫，自由同盟以及均富運動，亦均隨之崩潰。



霜下枯葵

共和黨候選總統藍敦，競選大敗，代表坎薩斯州之葵花，亦黯然無色。（藍氏為坎州州長）
The Baltimore Sun



民治與獨裁

上圖原見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指美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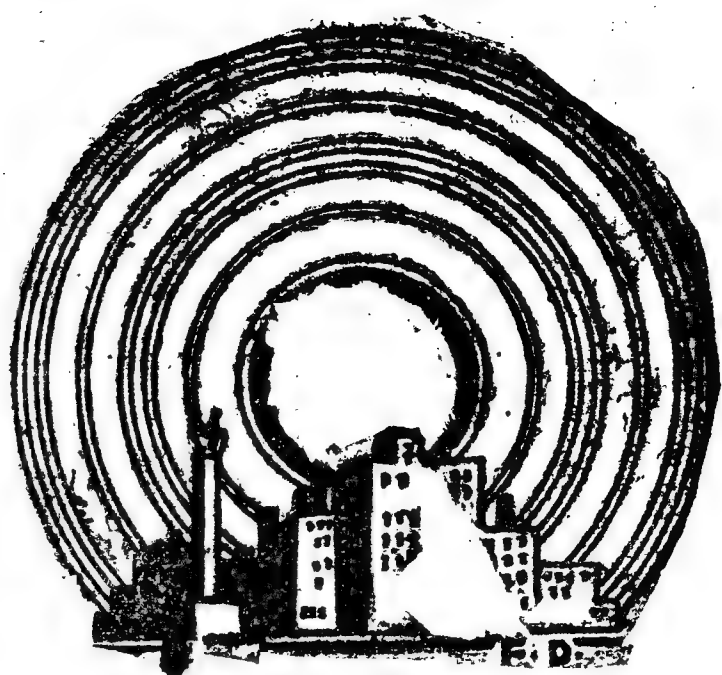
雄鷄一鳴

美國民主黨認復興為羅斯福氏之功績。
The Chicago News



加油

美大選決定後，經濟灰復更可進行無阻。



日本報紙之親英論

東京朝日新聞十二月一日社評

因歐洲人民戰線與法西斯戰線對立的激化，英國外交有舉足輕重之勢。現在又因日德日義協定的成立，英國的對日態度，更值吾人注意。蘇聯當局，從前本在支持國際人民戰線以對抗法西斯戰線，現見國際法西斯戰線團結之逐漸擴大與鞏固，遂欲使民主主義各國加入人民戰線以當共同之敵。但是民主主義發祥國的英美，頗不輕易加入任何一方，因為兩種戰綫，不僅是思想上的對立，即政治色彩，亦頗濃厚，故美國決不至干涉歐洲政局的。英國的外交中心，始終是在擁護本國之權益與確保世界之和平，故其用以實現的手段，第一是採取國聯等之集體和平保障政策，此種手段如歸失敗，則將採取第二種不偏於兩個對立集體之臨機應變主義。而兩國國際戰線集團中的雙方國家，似覺以英

外論介紹

爲敵之危險，而極力想得其道義上的援助，由此可知老帝國的英國，尚未衰弱。

然則英國對於日德協定成立之後，將完全保持其中立態度而不參加任何一方嗎？此又須看兩戰線國的行動如何。維持世界和平以保全帝國，雖是英國的傳統外交政策，但對於採取與她的政策相背馳的政策之國家，是一點不同情的。最近英國輿論似斷定日本在遠東是採的侵略政策，此種輿論恐將刺激

英國往那裏去

Which Way, Great Britain?

Current History, Nov 1936

英國人自己批評他們自己的政治，說是「模稜兩可」，當然要比局外人來得確切。

英國當局，而反映於其外交政策。日德協定之成立，對於英國並未發生好感，這是英國認日本採取侵略政策之自然的結果。英國如以日本之外交政策，將使其遠東的權益受重大影響，則恐其中立政策，將一變出而破壞兩戰線對立之均衡。

據聞日本的對英政策，決定先糾正其認識爲方針，此實當然的處置。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對華政策，使英國朝野發生「誤會」，中日交涉開始以後，更使英國「誤會」爲之深刻化，現因日德協定之成立，愈使英國之對日態度有轉變強硬之虞，故消除英國對日誤解，實爲焦眉之急務。日義協定，恐更較日德協定給與英國之誤解爲多。德義兩國在其布置法西斯戰線之同時，並極力避免使英發生誤會者，因爲深感英國加入人民戰線的危險，日德日義兩協定之成立，雖非法西斯戰線之結成，但如不能消除英國之誤會，則英國必將加入遠東之人民戰線。日本政府想消除英國之誤解，謀英日之親善，雖是對的，但口頭上的努力還不行，要有事實的表現！日德日義協定之成立，要獲得英國好意的中立，始能期待其良好的效果。

(子修)

Reinhold Niebuhr 著

時候，都保持着一種中庸的態度，這樣對於政治上的難題，既可本着公正的立場，我行我素，更可觀察局勢的演化，隨機應變。不過這種政策，祇宜於應付目前，而不能計及久遠，在今日的歐洲情勢之下，無怪英國也要改變她一向的政治態度了。

歐洲大局的展望，可以用德國來做個主體。德國戰後實力的恢復，極為迅速，發揮她的實力的第一步，就是重佔萊茵區域，接着還從國聯手裏奪回坦澤的管理權，及和奧地利訂了條約，獲得德奧合併運動的大部分利益。至於第二步，恐怕將要臨到捷克的頭上。因為捷克的德國人，大約有三百萬，而且德國採取這個政策，也有她的背後的意思，就是想使德國的力量集中在中歐Mitteleuropa，然後對南歐作經濟的襲擊，德經濟部長薩赫特博士和巴爾幹各國及土耳其所訂的貿易條約，就是這個經濟侵入政策的開端。不過，德國要想她在中歐及南歐的政策成功，最重要還是在得着政治上的威信和經濟上的利益，以鞏固她的國基。

德國最近的外交政策，是想從法國手中奪得歐洲的霸權，而避免和法俄發生直接衝突。所以一般人理想的法俄協定，以阻止德國的擴張，現在已經證明是不可能，因為德國的政策，是利用歐洲的小國，而希望躲避和大國發生衝突，以免擴大範圍，牽動整個的大局。

德國的國際政治，既然不致影響英國，而且對於英法的聯携，也沒法來間離，那末

英國的外交政策，却有值得吾人重視的必要。由於英德海軍協定，可以知道希志拉已經昭示全世界，承認一九一四年德國對英國海軍挑戰的錯誤。不過現在空軍的威力，既然遠在海軍之上，希志拉的恐懼，自然也因而減少，而可以大胆地推行他的政策。

英國政治，向來主張「公道」，德國就利用這一點竟獲得不少的成功。例如重佔萊茵及再整軍備，在英國人眼光中看起來，是一件「公道」的事；而且，在英國的政界中，尚有不少袒德的份子，諸如阿斯德（Astors），握着泰晤士報及星期觀察報的輿論大權，還有倫敦德萊爵士（Lord Londonderry），希志拉的外交代表里賓特羅甫，就把他家裏當作倫敦的行轅。這種情形，雖然朝（如陸軍大臣德夫古柏）野（如邱吉爾）反對的人很多，但是因為鮑爾溫政府的優柔寡斷，以致他們的勢力，似有日漸擴張之勢。取好政府的政策，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不過艾頓主張對德國進佔萊因採取強硬態度，竟然被內閣否決，而且路易喬治宣稱的「英國決不為奧地利而參加戰爭」，也受政府相當的默認。所以，英國對於德國從法國手中奪得歐洲的霸權，多少總抱着一點滿意的態度。不過，這個政策，對於和德國處在敵對地位的小國，却非常不利，因為德國自己已經沒有把握一定能得到英國的帮助，那裏還有能力來幫助這些小國，和德國對抗？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當然抓住機會，在中歐及南歐，無阻地推行她的侵略政策。

英國採取這種政策，利弊互見，牠的好處是在若干年內，可以避免戰爭；牠的壞處則有兩個，第一，鼓勵德國侵略的野心引起法國的反抗；第二，即使在五年十年以內，能够避免戰爭，但是德國無限制的擴張，英國終有一天也要受到她的威脅。等到那一天果然來到的時候，英國為自保起見，加入反德的戰線，是十分可能的事。一九一四年，英國就採取同樣游疑不決的政策，希望能够保守中立；同時德國對英的政策，也和今日相似，所以，弄的不好的話，英國恐怕要蹈上次大戰的覆轍。

最近英國的急進派如克利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及布賴爾福（H.N. Brailford）等，主張聯合歐洲的自由國家，重行組織一個新的集團，以抵抗法西斯主義。他們所謂的自由國家，主要的大概包括俄，法，及北歐諸國。這個計畫，得不到英國的帮助，是不會成功，而且，要得英國的帮助，除非工黨在最近的將來獲得勝利，也是難以實現。

歐洲局勢的展望，前途希望甚微。德國在中歐繼續擴張，糾紛殆為不可避免。不過，在最近幾年內，戰事似不致立即爆發，然欲保持歐洲永久的和平，亦為不可能之事。在目前情形之下，英國政治家，雖欲改變其主張，無奈時機已太晚。德國實力，既經養成，雖欲制止，已無可為力矣。（蔭恩）

德國的第二四年計劃

German Boost 4 Year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Nov. 8, 1936

Otto D. Tolischus 著

促成德國生產獨立的第二個四年計劃，現已成為國社黨整個政策的中心。惟吾人殊不能謂此計劃在德國人民中喚起若何之狂熱。一般民衆認爲此事成功尚需要新的犧牲，新的痛苦和新的努力。工人方面則以爲貨價勢須提高，就彼等之工資論，購買力必致減少，彼等深知縱雇主肯爲彼等加薪，但因保持生產費低降，消費低落之故，加薪必受限制。且爲避免消費，與免除無謂的消費生產，包工工人目下已實行減低工資，而此種情形，亦工人等所能深深瞭解者。

至於零售商人正因整售價格提高與零售價格固定而陷入苦境，蓋如此彼等將無利可獲，而投入破產，牢獄，或集中營帳的暗影中。故一般經濟家對此計劃深致其懷疑。實業家作無利益之投資，甚至軍人方面對於以土貨工廠爲基礎之軍事經濟，亦開始表示猶豫，良以工廠云云，隨時可炸成碎片耳。

此等疑慮與恐怖，絕非「爲德國之光榮與自由而戰」的勸告所能驅之使去，蓋經濟的恐嚇，絕不如軍事恐嚇之顯然。職此之故則作此計劃之最好辯護，即爲該計劃本身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該計劃在原則上，合

於普遍的時代精神。而國社黨人絕非惟一的政治家，歡迎此種自造的危機以促進進彼政府之經濟與政治的理論也。

然無論如何此第二個四年計劃已在進行中。由高林將軍任命之經濟總部員現已執行事務，而薩赫特博士已退至背後。新聞紙盡量刊載製造人造原料的工廠的計劃，而作彼等之後台老板又均爲德國最大之實業家。

匈牙利與擴軍

Hungary and Arms

倫敦泰晤士報十一月十三日社論

十一月十二日簽訂羅馬議定書三國，即義奧匈三國外長，在維也納舉行會議，事後發表公報，照例說明三國一致之觀點，及以合作精神發展相互經濟。匈奧承認義國之兼併亞比西尼亞，匈牙利表示要恢復軍備平等權利，倫敦泰晤士報對於此事之批評如下：

昨晚維也納發表的公報，有一點引起驚

此等計劃特別注重於火油及其他代替火油燃料，人造絲人造橡皮等，對於德國天然利源（特別在五金方面）之開發亦未忽略。

總而言之，四年計劃實國社黨宣傳目標之中心點。但有一可驚異之事，即在四年計劃進行中，竟有若干與此不相干之活動亦假借其名義而歸納之於一起。試舉例而言，吸紙烟者若能貯藏其香烟盒內之錫箔，如在戰時所爲者，則彼即爲一四年計劃之忠實同志。反之如一猶太人與一德國女子結婚，或一德國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則爲四年計劃之敵。又如吃鹹菜已成爲一忠心的義務；鯽魚已列爲奢侈品，取消星期日之烤肉成爲一可稱讚之事，謂其適合衛生，且宜於大德國國民之健康。（西夷）

訝。第一，就是過去二日參加義國外相齊諾亞討論之奧匈外長的承認義大利之兼併亞國。一般早已預料他們要這樣作，因爲根據羅馬議定書這兩個國家與義國的關係甚爲密切。奧國總理舒斯尼格並且要請外交團飲酒祝義王兼亞比西尼亞皇帝的健康呢。義國將要允許奧匈兩國對亞比西尼亞的經濟得分杯羹。

國似乎決定以加緊其與東隣諸國的聯繫，俾

在德義合作中，不致少獲利益。（季廉）

中歐修改國疆問題

Frontier Revision in Central Europe

The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Nov. 13, 1936

會議中有一個最引起糾紛而辭句甚含混的問題，就是同意奧匈要求軍備平等的權利。此舉意義是否是匈牙利要想抹殺特里亞農條約的軍事條款，一如奧國之抹殺聖鳩曼條約的規定，恢復徵兵制度相同呢？一般已經認識，有人並且恐懼，遲早匈牙利要擴張軍備，超過特里亞農條約規定的三萬五千人軍力及若干砲兵。現時有人相信匈牙利的軍備實際業已超過上述數字。但是公報的文字並未指示匈牙利要提議增加軍備的方法及他們所抱的目的。當土耳其感覺海峽公約不便時，用合法的方法請求修改，此舉一方面增加土耳其國外的友人，一方面更提高土耳其自己的威信。但是實行獨裁政治的國家，或則受獨裁者支配的國家，如義大利之與匈牙利，則傾向於採用漠視的方式。若果匈牙利採取粗率行動，發表宣言，廢棄條約，自然要引起猶哥，羅馬尼亞及捷克的強硬抗議。小協約國對奧國之廢棄聖鳩曼條約，曾立即提出抗議，現時他們已有警告，如匈牙利採取同樣行動，他們要嚴重注視，因為以前匈牙利的土地三分之一現時為這三個小國所有。他們恐懼匈牙利強大之後，哈普斯堡皇室就要復辟，此種復辟成立之後，匈牙利就要恢復失地。

此種談判的重要意義可以表明一般的歐洲政治背景。本年三月羅馬議定書三國會舉行會議，重申羅馬議定書之主旨。而德義之合作，亦更加明顯。昨日之公報論及他們聯合決定對多瑙河一切問題，實行合作，但義

匈牙利的修改國界的要求始終是中歐和平的威脅，近來義匈關係日趨親密，本月一日義相墨索里尼在米蘭的演說，公然贊成匈國修改國界的要求，更引起中歐方面的反響。匈外長克洛夫塔（Krofta）於三日即發表反對的意見，羅馬尼亞前首相曼紐（Mandiu）更宣言，修改國界即是戰爭。所以今後該問題的如何發展，頗值得注目。本文係自捷克立場發言，頗可代表小協約國對該問題的見解，茲述其大意如下。

本文說，義相的演說在中歐所引起的憤懣，已反映在義國報紙上。他們說，墨索里尼所說修改國界，是指由關係各國以友誼精神，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但這種用和平方法來解決修改國界問題，不論引用國聯盟約第十九條與否，從前英國政治家曾有此建議，且不止一次。但他們沒有以客觀態度研究中歐方面是否真的具有修改國界的理由，和它對於中歐方面將產生怎樣的政治結果。試進一步加以分析，我們遇到幾個問題：第一，我們承認國際的條約決不是永久存在的，應隨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但對於這項原則的

解釋如不適當，把維持和平與秩序的條約隨便廢棄，而代之以不適合新情勢的破壞行動，那末我們只有回到永久動亂不安的混沌情勢中，因為我們永遠不會有一種新的條約，或新的領土狀況，不引起其特權將被剝奪的人民的反對的。大戰以後國際和平政策的基礎是現狀的安定，不是現狀的推翻。十八年來，中歐的發展，無論從民族的和政治的觀點看，都嫌為時太短，不足以產生改變現狀的條件。

第二，所謂以和平方法解決國界糾紛，當然是合理的，但若以國聯盟約的規定來支持修改國界的要求，那便不是切合實際的政策。國聯已充分證明沒有力量來保障以和平方法解決領土糾紛，結果必會發生武力的衝突，何況一大國的首相對於匈牙利與其鄰國間的爭執，竟左袒一方面呢？羅馬尼亞前首相杜婁斯哥說過，修改國界就是戰爭，這話恐怕更合乎實際吧！

第三，試再看所謂修改國界的要求，是否有客觀的理由？在大戰以前，匈牙利人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的非匈牙利民族，後者受

前者的壓迫虐待。義國也曾聯合英法，打破奧匈帝國，推翻這種不平的統治。這是歷史正義的事件，是不能再改爲錯誤的。墨索里尼說，現在有匈牙利民族四百萬人受外國的統治，其實並沒有這樣多。匈牙利人在羅馬尼亞境內的有一百五十萬人，在捷克境內的有六十九萬人，在猶哥境內的有四十六萬人，合計不過二百六十五萬人。他們都不是住在邊境，而是住在內地，如果應匈牙利人的要求而修改國界，勢必至有多數非匈牙利人

希臘政情

Greek Tyrant

The Literary Digest, Nov. 14, 1936

自從最近日德日義關係有了新的發展以後，世界的眼光都集中於遠東，地中海問題幾乎有被一般所遺忘之勢。實則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中，地中海霸權的爭奪仍爲一首要問題。假如說，西班牙是「左翼國際」和「法西斯國際」的戰場，那末，希臘也可稱爲英德兩國競爭的目的，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最近美國「文學彙報」雜誌載有論希臘政局近況的一文，特加介紹。

自從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希臘政局，極不安定，在不到二十年中，希臘已有過兩次帝制，一度共和，五個獨裁者。可是國內恐怖情形之嚴重，却未有如今日在梅達克薩斯

歸匈國的統治，難道這就是公平麼？

第四，匈國修改國界的目的，不只是將國外的匈牙利人收歸本國統治，並且要恢復舊匈國的領土，建立大匈牙利國。這樣一來，中歐的和平發展必被破壞無餘。同時如給匈國的要求開一條道路，那末其他少數民族如加林茲亞與伊利亞的斯洛文尼人（Slovenes）南泰羅爾的日耳曼人，必將同時躍起，結果歐洲又陷於混亂之革命中了。

（奉生）

（Gen. Ioannus Metaxas）統治下之甚者。

希臘人民，素愛自由，以前常敢聚集宮門，向國王侃侃陳辭；可是到了現在，連在咖啡館中，私語國是，都沒有勇氣了，梅達克薩斯之統治希臘，處處模倣德義兩國的獨裁者，在國內各地，密佈暗探，人民偶一不慎，就有被捕之虞。在所謂「集中營」的特別監獄中，被拘禁者是受不到普通法律保障的，他們備嘗嚴刑拷打之痛，打昏了用冷水澆醒，醒了再打。

梅達克薩斯之獲得政權，極爲迅速。當本年七月四日，希臘國內各地紛擾不安，梅氏就在深夜調集陸海軍，壓服雅典和薩隆尼

加等地的亂事，宣布戒嚴命令。第二天他封閉了幾家報館，拘獲若干共產黨員。接連又解散議會和各政黨。於是他自稱爲希臘的救主，已經將國家從赤化的危機中拯救出來了。

其實所謂赤化危機，在希臘並不存在。希臘國會三百多議員中，紅色分子從未超過十五席。梅達克薩斯政府當前真正嚴重的問題，實在是希臘經濟狀況的不景氣，一切罷工暴動和流血的慘劇，皆因此而起。誠如倫敦新聞紀事報所說：「希臘人民的生活就是貧乏兩字。」

希臘是受到美國經濟恐慌影響最重的一個國家。以前旅居美國的希臘僑民（包括工人，水果販和大商人等），每年必有大宗現款寄回本國；可是自從美國經濟恐慌發生後，這場好景幾乎完全消滅了。歐戰前每一德拉克馬（Drachma）可換美金兩角，現在的匯值却跌到美金一分以下。

希臘國內的資源也極貧乏，在希臘半島一六〇七四〇〇〇英畝的土地中，只有五分之一是肥腴的耕地。其餘全是岡巒起伏的丘陵，不能用來種植五穀。在城市中，人民生活也極困苦。例如雅典平原的絲廠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時乃至十一小時，所得工資不過折合美金六角，女工和童工尚不及此。所以無論農民或工人，都痛感謀生之不易，而飽嘗凍餓之苦。因此才不斷地發生工潮，才造成了梅達克薩斯的獨裁政制。梅氏執政之初，自稱爲「工人之友」，但是工人們都並

不會受到他的恩惠。梅氏曾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律，結果却是對勞資雙方，都不討好。

目前在梅達克薩斯的高壓政策下，政敵們不得不暫守緘默；可是這種緘默究竟能保持多久，梅氏的獨裁到底能維持幾時，依舊是一大疑問。希臘的政治是最富流動性的，今天說擁護你，明天就可以喊打倒你。何況梅達克薩斯既不能得到大多數的民衆做後盾，又沒有一個組織健全的政黨，做他的工具

。他的政權，真是岌岌可危。不過梅達克薩斯出身高貴，自幼曾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素有「第二毛奇將軍」(Little Moltke)之稱；而現時希臘全國的軍隊，又都在他的直接指揮之下，這一點却也不能忽視。

至於希臘國王喬治二世，曾流亡國外十二年。一載以前，在人民瘋狂似的歡迎聲中，回國復辟，重登王座。可是現在却已漸失民心，不過是梅達克薩斯的傀儡而已。

(丹楓)

汎美會的幾個議題

Pan-American Policy Holds Large Promise

New York Times, Nov. 8, 1936

Harold B. Hinton 著

羅斯福總統競選勝利後，現在美政府可以放手友誼地和拉丁美洲國家討論一切了。

羅氏的善鄰政策是壓倒數的選民所贊許的政綱之一，而民主黨的勢力，更足以完全控制參院，凡是政府所締結的條約，全具有通過的把握。所以目前可算是美政府外交上少有的機會了。

但是美國並無壟斷汎美會議的意旨。美國務卿赫爾仍將採取在一九三三年第七屆汎美會議中所用的手腕。美代表團將要儘量的處於旁觀的地位，贊助他們所認可的提案。關於某種問題，美代表當然要聲明他們的立場的。不過大多數重大的議題，各國在事先

，已經由外交使節的協商，所以並不難獲得決定。

舉例來講，如會議的議程裏，包括「各國須限制國防的軍備與組織，以至於僅足以保障國家內部的安全和抵抗外來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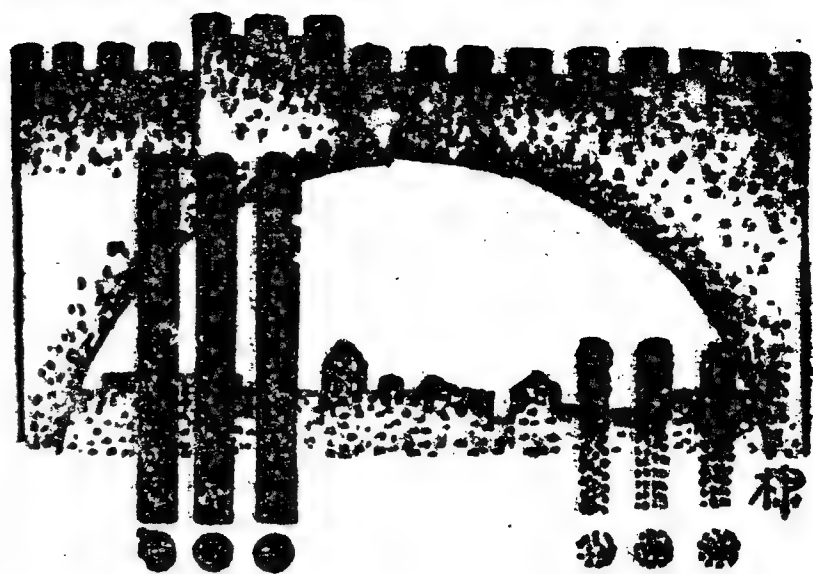
這種原則的措詞，在表面上是和美國的傳統政策沒有衝突的。但是預料美代表在討論這問題的時候，一定要聲明美國的國防和軍備不能被看作局部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不能按照美洲鄰國的軍備情形去決定和討論。不過美國的這種聲明，並不至於影響到其他拉丁國家的軍縮運動。

還有一個提案，就是採納門羅主義，或

相類的宣言，作為美洲二十一國的國策。這個提案將由美國或他方提出，現尚不知。這問題如果提出，相信是可以獲得結果的。這種辦法，可以把一個片面將美洲國家置於被保護制度之下的宣言，改成功一種共同的步驟。三年前巴西代表在第七次汎美會議裏，曾經提出過這種議案，但是當時美國務卿赫爾氏曾經表示反對，認為時機還沒有成熟。這次大選以後，美國對於這提案，預料可以贊助。

在羅斯福第一任期內，還成立了一個可注意的中立法案，該案內容事先表明了美國遇見他國開戰時的辦法。在這法案下，美國聲明，如遇國際發生戰事時，美國對於任何交戰國家，不予以軍械子彈的供給，或借款的協助。總統有權可以宣布，人民如與交戰國家貿易，將由運輸者自行負責，如人民在戰亂的國家旅行，美政府也不担保他們的安全。赫爾在汎美會議裏將要勸誘其他國家，採納同樣的步驟。此外美副國務卿韋里斯(Sumner Welles)還有一種調解國際爭端的方案。

赫爾氏最注重的主張就是：保證國際和平最可靠的方法，在發展國際間公正有利的貿易。關稅休戰，國際貿易的機會均等和增進交通的便利，全為必將討論的議題。不過此次會議，出席的國家太多，預料結果也只能得着一種原則上的妥協罷了。(歷樵)



一週間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止

本週綏遠前線，無劇烈戰事；匪僞受人鼓動，曾一度反攻百靈廟，終被我軍擊退；目前大廟附近尚不斷有戰事；大約該地最近不難收復，綏北方面，當益安堵。綏東前線平靜，匪僞雖屢派機轟炸武川一帶，我方戒備甚嚴，損失甚微。邇來匪僞中反正者甚多，足見民族觀念深入人心，良心終必戰勝。敵方以屢次失策，已急調僞軍及若干正規軍開致前線，企圖一振聲勢；然公然揭開面幕，似尚未有準備與決心也。中日交涉，張川越八次會晤後，川越即離南京，交涉似告一段落；然並非已告破裂及停頓，大約今後將就若干可以解決之問題，先由雙方中級人員商談。青島因日紗廠罷工風潮，遷延多日未解決，日海軍陸戰隊，竟登陸搜索黨部，捕去多人，並在中佈防；經中央及地方當局，立提嚴重抗議，捕去之人雖當日釋放，而市面武裝海軍，仍未撤去，迄尚未有完滿解決，仍令人不勝憤懣者也。

國外方面，汎美和平會議已閉幕，蘇俄之代表會亦竣事，新憲法修正通過。西班牙亂事似將擴大，因德國已明目張胆派兵參加西國民軍中矣。德日協定簽字，竣，而傳聞彼此因輸出輸入未能平衡，顯已起不協調之感。義日協定，僅發表一部，內容似較德日協定簡單多多，其惟一作用，僅在彼此非正式承認「私生子」而已。在相反方面，英法比之關係日益密切，法俄間亦愈呈親密之感，英法間亦在協調中，此殆亦日逼處此，必然的將步入世界兩大集團對峙之趨勢也。英王婚事，因包爾溫及教會方面反對，已掀起具大風波。英王態度甚堅決，表示婚姻堅持不受任何干涉，是否將遜位，抑內閣辭職，或出於其他妥協之途，下週當可見分曉也。

國

內

圖，終以我軍奮勇堅守，敵未得逞；現百靈廟附近六十里內，已無匪蹤；大廟亦可指日收回。綏東平靜，因匪僞反正者多，內部亟待整理，無力進犯。我方亦以時機未到，尚未向商都作收復準備。全國援綏運動，仍如火如荼。

綏遠戰事非大進展

綏北自百靈廟收復後，匪僞即時企圖反攻，最近某方調集生力部隊，以大廟為根據地，向百靈廟進襲，復以飛機多架為掩護，肆其破壞之狡

洛陽行轅 嚴正聲明

大公報記者二日午訪晤委員長行轅秘書主任，詢以綏東戰事此後之變化如何。據答：匪僞軍受挫以後，最近前方沉寂，復以當地風雪交加

，已入嚴寒多令之狀態，故無特殊行動。我方作戰方針，本以保全領土與主權爲目的；故自始即採取攻勢防禦之方式，隨時隨地，皆以應戰出擊之勢，充分準備。如匪僞軍仍盤據不退，繼續進擾，則定以全力出擊，不惜任何犧牲。中國軍隊防衛中國領土，事屬當然，不容任何方面，以何種藉口，何種威脅，橫加干涉；政府所切望者，領土主權被侵之變態，早日消滅；而不再發生其他複雜情勢；則一切問題仍當經由正當途徑進行合理之解決也云。

大廟附近 戰況甚烈

某方聞百靈廟失落後，對我大陸封鎖可謂完全失敗。故積極準備反攻，其反攻根據地爲百靈廟東北百餘里之拉木楞廟，即大廟，仍由某方百靈廟策動人負責指揮。一面收容德王木克登保殘餘蒙兵，一面由察北運來李守信僞軍，更加王英步兵三千餘人，共約五千餘人，三十日一日各集結整頓後，皆發給充足服裝彈藥，並充分發餉，由某方指揮官親任連排長等職，實行強力決戰。二日晚由大廟出發，用某方之裝甲汽車十餘輛爲前導，載汽車約百餘輛，密切運輸僞蒙軍約三千至百靈廟東南西南及正西三方面，於三日晨六時對我施行拂曉攻擊，戰況激烈。我軍迎頭痛擊，當將敵人擊退，俘獲二百餘人，十時後敵機七架飛廟轟炸，我方無大損傷，敵步兵同時反攻，又被我秋風掃落葉式將其掃蕩於蒙古草原之中，午後二時敵機十餘架滿載炸彈而來，猛烈轟炸，仍無大效。敵部尚有一部據險頑抗，惟敵之主要部份已被我軍擊退，傷亡遍野，決難得逞。

匪僞內部 極爲渙散

察北僞匪各部，如李守信，王英等，過去均曾充某方之心腹，作犯緩之禍首。詎自紅格爾圖及百靈廟兩次挫敗後，其黔驢之技，已爲某方所看破，故對之態度驟冷。現正在積極準備再作捲土重來之際。李守信駐嘉卜寺（即化德）之一部，突於本月二十八日晚十時宣布反正。當時該地秩序大亂，反正軍並乘機將匪僞構築之巢穴及儲集之軍實，盡行搗毀，迄天明二十九日始平靜。又王英匪部之蘇雨田，亦確已率部反正，因此非但察北各匪僞之軍心益趨渙散，即某方亦感憂惶，故決計改用熱河匪軍爲犯緩主力，積極充實力量；決於最短期內開始反攻。其犯緩步驟，既決以熱軍爲前驅，對於興和方面，則採取積極的攻勢，對商都方面則取守勢。免

陷過去慘敗覆轍，現在由熱河經多倫沽源等陸續到達張北之某方軍人，約三百餘人，類均似下級軍官模樣，另有專門修理機械及造製軍火，與醫士看護等技術人才極多；分駐於張北城關云。

外交商談告一段落

張川越自第七次會議後，即久未見面，日方亟盼續商，我國則以緩事緊張，如現狀不改善，認爲無法續談，故始終未約期。至青島日兵登陸事件發生後，張外長臨時約川越一談，面交抗議書，詎川越於談話後，忽以所謂過去談話記錄請張外長閱讀，張以內容多屬杜撰，拒未接受，川越竟留置而去，外交部翌日送回日使館，乃日方又送來，我方仍璧去，川越於翌日即離京來滬。據各方消息，以後外交仍繼續談判，並未破裂，亦未停頓，一切將先由中級幹部爲初步繼續會談云。

我方公表 交涉始末

關於中日兩國調整邦交之交涉，外交部發言人六日發表談話如次：中國政府曾迭次表示調整中日關係之願望，而深信爲維持東亞和平起見，中日兩國必須以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爲基礎，始可爲真正之調整。此項原則，原爲維持現代國際關係必不可少之因素，國際間舍此原則即無以立信義，無以謀和平。中國以爲國際間之所謂有無誠意，應以是否認識此不變之原則爲斷；日本對於中日邦交既亦屢次表示有進行調整之必要，中國政府認爲日本亦必同情於上述原則，並準備使其完全適用於中日關係。張部長就任後，本年三月中，即與日本現任外務大臣前駐中國大使有田氏，迭次會談，剴切說明調整中日邦交之必要；而其最正當之辦法，應自東北問題談起；庶中國領土之完整得以恢復。彼時有田大使認東北問題之解決，尚非時機。張部長遂主張第一步至少限度亦須先行設法消滅妨礙冀察內蒙行政完整之狀態。雖經一再討論，終以日方並未準備爲徹底之調整，未見效果。近年來中國人民情感，雖因種種事實，日益激奮，中國政府爲保持兩國之和平與期待發現正當的外交解決之途徑，故力爲誡誠取締；幸得人民瞭解，相安無事。不意八月間成都事件突然發生，中國政府當局即表示準備依照國際慣例，予以解決之意。日方則於開始談判之時，提出若干問題，要求先決，其中一部份，性質甚爲重要。中國固願

隨時進行國交之調整，惟不欲徒有調整之名，而不能收調整之實，且恐轉貽糾紛，更加困難。中國當局迭向日方說明，各地發生之日僑不幸事件，政府當然引為遺憾；然自九一八以來，引起中國人民之不安與反感之事，不知凡幾；中國政府處此情形，仍竭盡其力，以敦睦邦交，誥誡人民，並施以合法之取締，且收得相當之效力，已如上述。但為正本清源計，深信中日兩方必須努力恢復人民情感於自然。而恢復之道，首在剷除足以引起惡感之原因；否則理智之士，雖欲修好睦鄰而不得；且恐有人利用機會以遂其私。中國政府此項見解，至今未變。日方既提出若干問題，要求解決。我方外交當局，始終以誠懇坦白精神，與之討論。並對於各問題，逐一說明中國之立場，而中國所處立場，始終以平等互惠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為其出發點。同時我方依據此同樣原則，在最小而可能之範圍內，亦曾提出若干事項，要求合理之解決。而日方看法，未能盡同；雙方交涉兩月有餘，各項問題中之數點意見，已比較接近；不幸張部長屢次談話中，促起日本政府應嚴重注意取締之緩遠事件發生，致障礙外交進行；截至今日，討論中之各問題未得結束，殊為可惜。本月三日，張部長約川越大使晤談時，張部長先以青島日兵登陸搜捕事，向川越大使提出抗議；次述緩遠事件之調查事實，請日本政府迅予制止日籍軍民之參加策動，川越大使提及交涉中之事項，誦讀一預擬之備忘錄。張部長當聲明，關於交涉事項，改日約談；故是晚未加討論。至川越大使之備忘錄，係敘述過去討論情形，但非正確記錄，外交部已函日使館聲明之。此自九月中旬起，因成都事件之起因，張部長與川越大使折衝之大概情形也。吾人所切望者，現時障礙外交進行之狀態，早日消滅；深信一切問題，於中國不感威脅之空氣中，可由正當途徑，進行合理之解決，且張部長對於川越大使為兩國邦交誠懇努力之精神，非常欽佩；尤希望於最短期中，依川越大使之努力，得以消除障礙順利進行也。

川越留備

忘錄情形

關於川越大使本月三日晚會晤張外長時，留置外交部備忘錄一事，官方發表詳情如次：本月三日晚七時半，張外長以青島日兵登陸搜捕事，特約川越大使到外交部會談，面提抗議。川越大使允為報告本國政府，後提及中日交涉之事項，誦讀其預擬之備忘錄，歷述雙方過去討論之情形

，並將此備忘錄留置，張部長以備忘錄內所敘過去談話各節，有雙方未說而錄入者有已說而未錄入者，即晚送還日本大使館。翌日日本大使館仍將原件送至外交部，並聲明該件僅記川越大使所述之語，不過為記憶參考之用；外交部當又向日本大使館正式公函，聲明該件既非過去談話之正確記載，不能作為參証之根據，此係此事之經過情形云。

我方重申 交涉意見

日前同盟社發表之消息。略謂中日交涉中之各問題內，有五項已經雙方在原則上予以同意。此五項問題，乃航空聯絡，改訂入口關稅，取締朝鮮人之非法行動，聘用日本顧問，取締排日各點一節。據從可靠方面得悉，中國方面對於五問題之態度，約略如下：（一）中日航空問題。係指上海與福州間民航聯絡問題。此事日方提議在九一八以前，去年中國交通部與日本遞信省亦曾數度商議，本平等互惠之精神，擬有草約。惟自去冬以來，日本飛機，在我國北方各地，未經合法手續，自由飛行，影響我國領空主權甚大。中國政府認為在此種事態未終止以前，甚難進行滬福聯航；政府此項態度，迄今未變。（二）中國入口稅之改訂，為中國內政上之事。政府所定之關稅，本可斟酌國家財政狀態與商業情形，隨時為適宜之調頓。惟中國政府在研究關稅之調整時，當然以走私停止與海關緝私之自由，為首先應予考慮之事。（三）關於取締朝鮮人之非法行動。中國政府固不願任何外國人在其領土內有何非法行為；惟同時朝鮮，台灣人及其他日本勢力庇護之下為非法行為者，日方當局亦應加以取締。（四）關於聘用日本顧問。中國政府自動聘用外國顧問，實視政府需要與被聘人之技能而定，初無國籍之分。中日邦交果已好轉，中國自動酌聘日籍技術人員為專家，非不可行；但此非可以由外國政府要求之事。（五）關於取締所謂排日。中國政府會一再以敦睦邦交，誥誡人民，地方官吏亦均認真執行。今後人民果有逾越範圍之行為，中國政府自當繼續依法取締。惟人民情感之發生，自必有其原因，日方苟能改變對華政策，真與中國攜手，則一切所謂反日行動，自可完全消滅；而誠摯之友誼，當可常存於兩國人民之間也。

日電所傳 會談情形

據同盟社三日南京電：視為中日交涉最後的階段之川越大使與張外長之第八次會談，於三日午後八時至九時五十分，在外交官邸，

於極緊張的空氣中舉行，由日方川越大使，須磨總領事及清水秘書官出席。中國方面出席者有張外交部長及高宗武亞洲司長。首由川越大使闡明日本政府對交涉之不動的方針與確固的態度，並要求取締排日抗日運動，同時關於在從來之交涉，中日兩國間已獲諒解之經濟問題，重要交通問題以及顧問問題，亦一一要求華方確認。且通告謂關於其事務的技術的處理，決與國民政府開始充分接洽云。張部長關於實質的問題並未發言，自九月十五日張，川越第一次會談而來繼續二個半月之中日交涉，至此暫告一段落。又由於張部長之希望，須磨總領事定於四日與高宗武亞洲司長會見。川越大使是否即將離京，現仍未決定。續悉，由於華北之要求，總領須磨與亞洲司長高宗武之會談，決延期於明日以後舉行。

川越談前 途不悲觀

日本大使川越茂由京到滬後，五日午後在日本大使官邸與日本中江俱樂部記者團會見，對於該記者團之質問，發表談話如下。我雖然離開

南京，但決不是交涉決裂。日方將我與張外交部長八次會商中雙方意見一致之點，作成文件，提交張部長，並附帶聲明，期其實行，而完結第八次的會見。嗣後中國方面，以「有與事實不符之點」為理由，將文件退還，但我方已說明該文件之趣旨，而再度交去。但這並非公文那樣絕對的東西，華方強調其內部事情，謂因緩遠事件之勃發，政府內部意見硬化，談不上調整國交。然我方已有外務省之聲明，緩遠問題完全為華方內部問題，和日本沒有關係，故說明這種意旨，而對意見業已一致之點，希望中國方面實行，並作事務的處置。今天須磨總領事與高司長尚有會見。我對中日國交調整的前途，並不悲觀。中國方面的內部雖有種種情形，但是張部長對於保持東亞大局，抱有深堪敬佩的見識；且聞蔣行政院長謀自力更生，想不至有破壞大局的行動。張部長曾向我聲明，決定努力於中日國交之調整。我是深信不疑的。歸國與否，現尚未定，如有再到南京的必要，或者還要去的。至於在京兩月餘的感想，中國的青年誠心誠意在努力於國家建設，其意氣值得敬佩。我覺得中國青年這種熱心活動的事實，鄰邦日本應加以正確的認識；在華北所見的中國，在上海所見的中國，與在南京所見的中國，其間自有不同；我以快慰的感情，看到青年中國之真誠努力云。又朝日新聞特派員五日在京滬車中謁川越大使，據稱：川越曾謂日本之備

忘錄，於三日晚交張外長，次日退回日方。但現仍在中國外交部中。此項備忘錄，僅述日本請中國採取迅速可能之方法，實在中國所已同意各點；並未提及防共問題。國民政府之中心有力人物，有強烈之國家意識，余希望彼等慎重考慮中日關係之前途；更盼南京政府有進行調整邦交之誠意。目下情勢，誠極悲觀；同時主張破裂之說，甚囂塵上。但余終以為尚未到絕望之點，並信中國仍將繼續誠意與日本商討也。又川越大使五日與日新聞記者在國際無線電話中談話，否認中日談判已告破裂。但承認目前問題之處理，極端困難。日日記者詢以南京談判停頓之後對華態度，採取滿洲事變前之強硬意見乎？重返于幣原政策乎？二者孰為得策？川越答稱：須由政府決之。川越又謂：渠現不欲返國或退休，如有必要，或再往南京；最後川越謂：渠現未考慮增加或減少駐華陸戰隊之問題云。

中級幹部 仍將續談

張外長與川越三日晚晤談時，川越曾暗示本人將暫時離京，交涉事項，擬令須磨與高宗武繼續進行。故川越雖於五日晨赴滬，交涉絕非決裂，且亦非停頓。五日午兩方中級幹部曾有極長時間之會談，日方且表示希望繼續商洽之意甚切；下週初兩方中級幹部並將續商。至川越此次離京最大之原因，一為關東軍方面之措施，絕未顧及外交，且予外交以極不良之影響，內心感覺不無痛苦。一為與張外長會見七八次，迄未得任何結果，深知在現狀之下，不能求速效，故擬由兩方中級幹部從事磋商，相機進行。

日本三省 幹部會議

據東京五日同盟社電，中日交涉，事實上已陷於決裂狀態；於是外相有田為備決裂並樹立日本根本方針起見，四日夜往陸相官邸訪問陸相寺內，作重要協議，更認為關係當局有協商之必要。特於五日下午二時在海相官邸舉行外務，陸軍，海軍三省首腦部聯席會議，到外相有田與東亞局長桑島，陸軍省陸相寺內，軍務局長磯谷，海軍省海相永野，次官山本，軍務處長豐田。首由有田報告南京中日交涉經過以及華方真意，並提示應備決裂後外務當局之根本方針，且加以說明，並徵求陸海軍諒解。陸海軍方面均開陳關於根本對策之重要意見，作慎重協議；謂此問題乃係關涉中日邦交全面的之重要問題。故有與現地官憲取密切聯絡講求萬無遺漏之

機宜對策之必要。即通告各現地當局，俟其回答到達時，決作最後的決定，至三時半始散。又稱張，川越會談內容，於四日全部到達外務省，於是外相有田當是日定例閣議散會後，請求陸相寺內，海相永野以下陸海及外務關係部長在外相官邸集議，關於對華方針交換意見後，更於下午二時，以外相有田為中心集議，關於華方之態度並交涉決裂，於三省首腦部間交換意見。結果絕對支持駐華官憲，而迫華方迅速實行前於三日川越大使以文書向張外長提出之中日兩國間航空聯絡關稅減低等四項目，且該文書含有最後通牒的意見，故不容華方之一切辯解。擬惟要求「諾」「否」。倘國民政府仍不允可，應斷然中止交涉。並講求適切的自衛手段云。

國府聲明

統一外交

國府四日訓令行政院云：「為令遵事，案查十八年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七一次會議議決，各省對外交涉，應由中央辦理。由外交部通告中外，無論任何國與各省長官訂立協定，中央不能承認其發生效力。又十九年四月九日中政會議第二二二次會議，對於利用外資亦經議決方式三種：（一）投資方式。（二）特許方式。（三）借貸方式。是中央對於統一外交職權及中外合資興辦事業辦法，既經明白規定有案，各省市長官自應一律遵守；近以各省市涉及外交事件及中外合資事業時有議及，復經本年十一月十九日中政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議決，應重申前令等因，合亟重申申令，凡各省市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條款，非經中央核准者一概無效。仰即轉飭遵照，以昭鄭重，而維國權，此令。

東京方面 一般印象

據東京三日電：張外長及川越大使三日晚之突然會見，及南京日大使館所發表之冗長聲明書，均引起此間若干之驚異。各日文報紙之南京上海專電，雖均含有中日談判自三日晚川越大使張外長會談後實際上已告失敗之印象，但據同盟社消息，則謂日駐南京總領事與我亞洲司長高宗武苟能於四日再度彼此滿意交換意見，則預料中日談判可能獲得若干結論云。日外務省發言人今晨宣稱：渠不認為南京談判已告失敗，是否令川越大使仍留南京，繫於川越大使對三日與張外長會見之正式報告；目前尚未接獲此項報告云。或有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搜捕當地各機關之動機詢諸該發言人，則謂此種行動為對付工潮之防衛措置；並對日本所以不

訴諸正常外交方策之理由，予以申辯，謂因時機迫切，不及為此耳。詢以日本是否認緩遠事件不致影響中日談判，該發言人謂緩遠事件使蔣委員長地位大見增強，並直認對中日談判有不良影響。

日報認為 交涉失敗

據東京五日中央社電，此間各報對中日談判均有社評，但意見極不一致。朝日新聞責日政府態度虎頭蛇尾，並以日政府對華北問題何故不採取一種計劃，覓求真實而非徒有其名之效果為詰。該報認華北及防共問題之解決，即不受細微事件之阻碍，亦極端困難。該報結論謂：可獲解決之問題，既不能解決；則為日本計，自以不拘守原定之方針為宜，並主張除成都等案外，一切暫停談判，以待將來云。讀賣新聞亦相信打開僵局，已屬絕端無望，並指出三途，日本可於其中抉擇其一：（一）斷然宣佈自主的實現日本目的之失敗。（二）暫停全部談判，以待將來適當時機，繼續舉行。（三）結束雙方已同意之各點，並編制調整關係之基本問題，以備將來討論云。

日方又唱 經濟提携

東京五日同盟社電：外務省擬在華北實現中日經濟提携，與陸海兩相及其他各方面同派調查員赴目的地，考究具體之策，現已得有成案，決於日內謀其實現，即在日學院附設農科。此事已得文化事業部之援助，於本年度在天津新設着手養成農業指導者，同時決定於本年度在天津其他各地新設農事試驗所，華北產業化學研究所（青島），中日協同華北棉花協會（天津），中日棉花改良研究會（天津），更為利用此等研究調查之結果，外務省決積極的斡旋設立網羅中日關係各方面之華北棉花協會及為日本方面關係者之棉花改良研究協會。一面關於羊毛亦有設立中日綿毛改良協會之意。惟羊毛之改良增產，與棉花不同，化學研究既未達大規模實施之程度，即中國方面亦尚未設立協會，暫時擬由上記各機關繼續研究而止。

青島日海軍之暴行

青島日駐艦海軍陸戰隊，於三日藉口日紗廠工潮事，登陸佈防，搜索黨部

工會，并捕去多人。經市長沈鴻烈交涉無效，中央方面聞訊，即向日使館提嚴重抗議。被捕人當日釋放，而嚴重事態，迄未完全平復。

日軍登陸 搜查黨部

青日商紡織工廠，前曾有數廠罷工，嗣經社會公安兩局勸導，並與廠方商妥解決辦法，業已先後復工。近因廠方開除工人，致大康，銀月，隆興等三廠又相繼停工，迭經市當局向勞資兩方竭力調處，已漸就範。詎意廠方二日午會同議決，突將其餘並未罷工之六廠悉數自行停閉，致二萬七千餘勞工頓陷失業，三日晨三時，日艦陸戰隊千餘名武裝登岸，一面馳赴東鎮，四方，滄口該國工廠一帶密佈崗位，一面派隊搜查市黨部，膠濟路黨部，國術館，膠路警務段，市立圖書館等處，捕去國術館長向禹九，平民報社長張樂吉等九人，經市府向領館及其海軍方面嚴重抗議，該軍已將向等陸續釋放。

當地交涉 未有結果

青市自三日晨發生日海軍陸戰隊登陸事件後，數日來均陷於混亂狀態中。市面人心，惶惶不安，謠言紛起。市當局鑒於事態嚴重，除一方與日方切實交涉外，並竭力維持地面治安，故三日來幸未發生特別事故。茲將市府與日方交涉之經過，及日方對青市之情形，分述如左。

△交涉經過 日海軍在青登陸事件既藉口於工潮，故上岸之陸戰隊除把守日本在青各機關學校及各重要馬路者外，其在各日商紗廠之陸戰隊實有千餘人。四日午後日艦多艘抵青後，有陸戰隊二百名，武裝登陸，直赴同興紗廠駐紮。四日午後一時半，沈市長與日領西春彥會晤交涉，沈氏向日領提出下列要求：（一）保證日本不再拘捕任何中國人民。（二）交還日海軍陸戰隊在市黨部及其他各處所取之文件。（三）撤退登陸日海軍。（四）談判日本九家紗廠之復工問題。日領對上項要求，並未作具體答復；仍堅持日陸戰隊撤退，則日本僑民生命財產將發生危險，故會談毫無結果。△無理要求 日方對我方要求，非特不作具體之答覆，反提出無理要求。沈市長以其無理已極，此尤足證日海軍陸戰隊之登陸，雖藉口於工潮，實則別有用意也。五日晨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及川乘出雲艦抵青，未登陸；即在壘上聽取日領及海軍方面之報告，旋於午後四時，召集日在青首腦部，舉行重要會議。

△日方態度 日方舉行重要會議時，參加者計有球磨艦長醍醐，天龍艦長宇垣，長良艦長尾岡，多磨艦長代谷，龍田艦長福田，第廿二驅逐隊司令井原，第三艦隊安田參謀，駐青總領西春彥，武官田尻，特務機關長谷荻等，會議約二小時始散，內容未宣佈。日華北駐屯軍參謀長和知五日午後三時由天津飛青，會晤及川及谷荻。聞會談結果，決調華北日駐軍兩師開來青市，擔任警戒。並在膠路沿線保護日僑，並藉口市面不安，決在膠路沿線調駐陸軍。五日一日間陸戰隊仍不時巡梭各馬路，以此情形觀之，日方態度強硬，此次事件之解決，恐非短期內所能辦到。

△市面情形 此事發生後，市民因突如其來，頓陷恐慌，謠言紛起，搬及離青者甚多。五日情形尤呈緊張，市府為維持地方治安，五日由沈市長與海軍第三艦隊司令謝剛哲會銜發出佈告，頒佈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計七條。四日市政府得密報，日方利用失業工人，藉向市政府索食為名，圖擾亂地方治安，以逞其奸計，市府已嚴密防範。五日晨李村水源地及自來水廠，突然有日陸戰隊五十餘人，藉圖佔領，以斷絕全市用水，置全市市民於死地，為我海軍教導隊得悉，派隊趕往把守，日陸戰隊未得逞，市民聞此消息，驚惶異常。復因日九家紗廠停工後，失業工人及其家屬，總共不下十四萬人，無家可歸，叫苦不堪。故事態之嚴重，情形之緊張，為青市接收以來所未有。五日各紗廠曾發出佈告，表示即將復工，但各工人均知日方之奸計，置之不理。沈市長五日午後曾召集各中學校長談話，詳述此事之經過，並令勸諭學生，安心上課。據沈氏宣稱事件之解決與否，六日即可見分曉。

外交部即 提出抗議

我外交當局得悉青日海軍登陸消息後，以此等情形，不獨足以激動風潮，實屬破壞中國主權，已向日本川越大使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其速轉電青島日本海軍當局，立將派駐各處陸戰隊撤退，恢復紗廠原狀，釋放逮捕人員。所有勞資爭執，應靜候地方官廳調處，持平解決。同時聲明中國政府對於日方此次非法舉動，保留適當之要求云。又據南京三日路透電：今日青島方面，因日商紗廠罷工，日本陸戰隊登陸之結果，中日兩國之形勢，已突趨緊張。中國外交部已於今日午後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嚴重之抗議。外長張羣氏復邀請川越大使，於下午七時三十分至外部討論此事件，

張氏於會晤日大使時，當即提出三點，要求立即予以滿意答覆。(一)撤退日本陸戰隊，(二)釋放日陸戰隊違法拘捕之人民。(三)返還日陸戰隊違法強取之各種文件。川越當允將此三點轉達日政府後，復要求張氏繼續以前關於整理中日關係之討論。張外長即提及緩遠形勢，並稱今日不準備討論任何中日問題。兩氏之會晤，至晚間十一時始散，聞日使對於各懸案，曾發表意見云。據外交部發言人聲稱，日大使川越與張外長談話之際，曾袖出一文而宣讀之。據謂該文為其上次與張外長會晤時所討論各要點之節略，張外長拒絕接受該文，因其中所言，全不符事實也，惟川越堅將該文留交張外長，故張外長即派部員一人將該文送還日大使署。

國 外

義日協定一部公佈

宣傳已久之義日協定，迄二日始公表一部，內容未談防共等問題，蓋僅彼此為非正式之「承認」問題得一交換，固未如外間前此宣傳之甚也。據羅馬二日哈瓦斯社電：關於日本承認義大利帝國暨義大利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一事，自雙方商定分別發表公報之後，義國政府頃于本日發表第一公報，內稱日本大使杉村，頃謁見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當告以該國政府願將駐阿第斯亞貝巴公使館，改為總領事館，擬請義國國王兼亞比西尼亞皇帝愛麥虞限三世，頒發必要之領事認可狀。齊亞諾外長對於日本帝國政府此舉，表示感謝外，并向杉村大使提出保證，謂日本在亞比西尼亞境內所保有之利益，義國當局必當特別加以關注云。至第二公報，即宣佈義國在「滿洲國首都」長春，設立總領事館者，須俟一星期後始乃發表。

日外部省當局談話

日本外務當局於二日午後八時發表聲明書，同時發表談話如下：觀夫亞比西尼亞之時態變化及其時期，廢止駐亞比西尼亞之帝國公使館並設置領事館，因認為適當。故本年六月末訓令駐歐各大使，囑令注意亞比西尼亞內之情勢及國聯諸會員國之動向等，此次與義國政府交涉結果，遂

得見諸實現。德國政府已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通告義國政府，廢止駐亞比西尼亞公使館，設置總領事館等，當時業已發表，帝國政府此次決定設置領事館。故義國政府乃聲明對於保護通商上及其他利益，與以好意的考量，因此根據該聲明為基礎，為調整日本與亞比西尼亞之貿易關係，期待開始商議。除本件以外，目下日義兩國間並未舉行何項有關政治協定之會商，惟兩國由文化的交歡等，現實溫和親善關係，乃眾所週知者。又此次義大利政府與「滿洲國」政府間關於義國在瀋陽開設總領事館事，曾會商成立，而與本件設置駐亞比西尼亞領事館事有別，並無關係。因恐或有誤解，特此附言。又外務省發言人聲明日義聲明書之公布，與最近日德反共協定絕無聯帶關係。

傳義日將續議通商

同盟電：自日義兩國間締結協定後，日本在亞比西尼亞之通商權益，已確認原則，故有日將依該大綱方針，繼續在羅馬交涉。並根據該原則，將進行訂立通商條約，至該訂約形式，由交換公文現實之，惟其詳細手續，是否為擴充日義通商條約之適用地域或另行訂立單獨之照會，則尚未決定。但為準備將來亞比西尼亞之經濟的發展，將請求確保進展日本通商權益之措置。然現今日本在亞比西尼亞之通商關係，因亞比西尼亞貿易統計之不完備，致不明正確之數字，但若綜合經由法領奇布西與經印度商人之手之輸入商品等，則粗布雜貨等估計約有一千萬圓，故若能確保此輸出額，則於貿易上不無效果；一方由亞比西尼亞之輸入，現今間可謂在毫無之態度；而該地方極適合于植棉。義大利政府亦在逐步進行計劃開發，因此確保棉花及其他經濟資源之問題，將來訂立通商條約時或亦將加入交涉。他如義大利方面在瀋陽新設總領事館後，義「滿」兩國間將有接近之傾向，故期待于其通商上或有良好影響也。

英法俄比關係日密

英法等鑑於法西斯集團俄家，集納日深，致俄際風雲，日漸險惡，故邇來結合亦日密切。如俄之聲明法俄互助協定之遵守，英法外長彼此聲明如一力受侵略以全力援助，必以全力援助，比國亦深表結託。目前英法等

國關係，蓋遠非義亞戰爭時及萊因問題發生時之同牀異夢矣。

台爾博斯重要聲明

法衆議院四日午後開始討論政府外交政策，當由外交部長台爾博斯出席，發表演說。其中扼要之語曰：「余茲代表法國政府聲明，英比兩國若未經挑釁而受侵，則法國當立即以海陸空軍全部軍力供防衛英比兩國之需」云。（按英外相艾頓最近在萊明墩城發表演說，中謂法比兩國若未經挑釁而受侵略，則英國即當出而爲兩國之助云。台爾博斯所云，乃係對艾頓此語之答復。）至於西班牙境內之「火災」，則法國會竭力灌救，勿令燎原。此其目的，無非爲歐洲全局着想而已。述及歐洲一般時局，謂法德兩國互相接近，實乃維持歐洲和平之所必需。「吾人自問既不欲稱霸歐洲，亦無意包圍德國。是則法德兩國接近，固非不可能之舉也，抑法俄兩國所訂互助公約，並無侵略性質，則以任何他國均可參加該公約故也。」至是台爾博斯重複提及西班牙問題，當就共產黨主張，法國應與西班牙恢復貿易自由一層，有所發揮。謂法國大多數人民，對於政府現行之不干涉政策，莫不加以贊助云。嗣由右派議員萊諾發言，謂法國應在軍事上與蘇聯更較接近，但在人民陣線政府秉政期間，此事斷難辦到，蓋法國輿論，以現政府對於第三國際同情過分，均有所顧忌。故「惟有完全不受共產黨影響之政府，始可促使法俄兩國參謀部密切合作」云。衆議院旋即散會。

法國決定外交方針

據巴黎三十日同盟社電：法國人民戰線政府，現正精心謀其國際外交陣容之刷新與強化，聞已決定採取提倡自由主義各國之重新團結而與國際法西斯戰線相對抗之方針。海軍部長茹斯尼氏曾召集海軍參議會會議，檢討應付新情勢之方案，並決定勸告分期擴充海軍之方案。在此會議後，里昂伯倫總理忽又召開國防會議，與各部長協議外交與新情勢之方案，似在外交上決定如下之方針。（一）國際聯盟在事實上已完全無力，而新羅迦諾協約決難期待德義兩國之參加，處此情勢之下：如欲阻止德義集團

支配國際政局，則非確立民主主義各國間之共同戰線不可。（二）法國政府除維持並強化與蘇聯，波蘭捷克斯拉夫各國政府之盟邦關係外，更盡力確保其與英國政策之緊密的同盟關係，在可能時，且將要求美國政府之強力的精神上之支持。（三）目前則向英國政府提出防禦的諒解方案，而向之作如下之口約，即英本國如受第三國的攻擊時，法國政府將與以軍事的援助。

法總理盼美國合作

法國總理里昂伯倫，本月一日與美聯社駐歐社長裴禮談話云：英法美三大民主國如能通力合作，以恢復正當之經濟關係，則二次歐洲大戰即可避免。惟國際軍備競爭如繼續不息，則戰爭之危險自屬難免。故各國必須及時設法，在挑釁事件層出不窮之中，竭力挽救戰爭之爆發，世界全部人民必須以冷靜之頭腦，而不以爲各種危機即戰爭不可避免，又謂，「予深信舉世尚有充份力量，決計避免戰爭」，倘能再開軍縮會議，重新限制軍備，則現在之軍備競爭即可停止。惟欲求成功，美國之助爲不可少耳。至於若干國家盛傳法國政府地位已搖，即將發生社會革命之說，全無根據，「蓋予僅欲依法施行新政耳」云。

俄決嚴遵法俄協定

據莫斯科六日路透社電，蘇聯全蘇大會，今日一致通過新憲法，並附有修正文多種。其中有一項修正，係對法國之批評而發，因法方宣稱蘇聯新憲法之原文，已使法俄公約失去效力也。按新憲法原條款之規定，授權最高參議會之主席團，「於蘇聯遭遇武裝攻擊之時」，得宣布戰事狀態云云，今已修正包括，「萬一蘇聯遇有必須履行其關於互防侵略之國際條約時」一語，據聞此項新憲法，將立時發生效力云。該條原文云：「最高議院休會期間內，如蘇聯受武力攻擊，由主席團宣布戰爭。」修正文云：「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內，如蘇聯遭武力攻擊，或遇有執行國際互助抵

抗侵略條約義務之必要時，由主席團宣布戰爭，當修正時，史太林謂：吾人之總結論如下：此次蘇聯憲法之產生及最後制定，全國之廣泛討論，無疑有極大之效果。」史氏演說畢，由主席安德萊也夫將憲法全文付表決，經一致通過。

英王婚事引起風波

英王愛德華八世與辛泊生夫人之戀愛，早成公開之秘密，本週英國報章，亦已公開登載。英王對辛夫人之結婚，表示勢在必成，決不受任何牽制，而內閣及教會並海外自由領，均表示反對；因此遂有讓位及內閣辭職等之風傳，此事迄截稿時尚未見確切結果。

教會及內閣均反對

倫敦三日電：王弟約克公爵，格洛塞斯特公爵，康特公爵，頃於本日晚間在約克公爵邸第會商國王大婚問題，歷時頗久。國王愛德華八世則於午後八時半自溫特沙行宮返抵白金漢宮，當由邊門入宮。時王次弟約克公爵已於數分鐘前入宮，當即與國王舉行談話。至九時十五分，首相包爾溫亦入宮，由國王延見。談至十時零五分，首相辭退，當赴下院，國王亦出宮往謁瑪麗太后。又此間盛傳辛泊生夫人業已離開倫敦，其隨身行李，已於午後送往他處。夫人寓所四週，現由警察守護，不令任何人行云。

據聞國王遜位之舉已不可免，但此項決定，須俟下星期一始在下院中正式宣布。政界人士，亦以為國王目前惟有兩途可循，非宣布遜位，即取消婚議。至於今晨若干報紙所載折衷辦法，礙難實行。蓋以國王既為一國元首，又係教會領袖，按照此項辦法，足使國家與教會分裂為二故也。政界人士又以國王應在二十四小時內有所決定，若久延不決，徒使各國方面感覺英國政制弱點畢露。國會各政黨大多數議員，亦均以大婚問題既已喧騰衆口，國王之私生活與公生活無復判分之可能。所望國王俯納首相諫言，取消婚議；特此種希望，極為微薄耳。至於教會方面，則聞業已決定國王

若果堅持提議，即當拒絕為之舉行婚禮。按教會在國會方面勢力極大，多數主教為上院議員，而下院中則教會勢力以足以左右各黨。尤其是反對派各黨，已往競選運動，輒得教會之贊助。其為教會聲援，自不待言，此外海外各自治領，對於國王大婚問題所引起之憲法危機，亦極為震動；據聞澳洲，加拿大政府，均已決定不問英國內閣採取何項決議，決當為之聲援。加拿大總理對於此項問題，在包爾溫首相表明立場之前，拒不發表宣言。澳洲內閣定于今日舉行閣議，澳洲下院社會黨議員顧爾丁亦決定在下院提出此事。此外加拿大與南非聯邦各報，對於國王大婚問題，均用聳動視聽之論調加以評論。總之，各自治領地對於王朝能否矢志不貳，大約將視大婚問題如何解決以為斷也。

英極端派擁護國王

英極端派保守黨下議員邱吉爾，五日向報界發表長篇談話，就大婚問題在憲法上所引起之糾紛，有所論列。主張務勿躁急從事。其言曰：

「關於大婚問題，尚無人向國會徵求意見，以故國王與國會間並無任何爭執存在。目前癥結所在，即係國王是否採納現政府之意見，而決定遜位是也。夷考英國，自有國會以來，歷屆政府，從未有以此種意見，向國君提出者。抑內閣亦無權壓迫國王，強其採納政府之意見，內閣如於事前預向反對黨領袖取得保證，即使內閣辭職後，反對黨亦決不出而組閣，如是則無異向國王提出哀的美敦書矣。吾人茲當取忍耐態度，務勿躁急從事；蓋要求國王遜位之舉，性質極為嚴重，事前不但應由國會在憲法上從新表明立場，抑各種方法，凡足以獲致較為滿意之解決辦法者，亦均應試為之。此外尚有一問題焉，目前究已有何種作為乎？據聞國王曾主張由內閣向國會提出法律案，（指國王配偶不令母儀全國，其所生子女不得繼承王位而言），就此事而言，內閣苟不擬提出此種法案，亦儘可表示拒絕，又何必要求國王遜位乎云。」

倫敦市民 示威行動

據哈瓦斯社六日倫敦電：大婚問題所發生之糾紛，迄未解決。倫敦市民，頗為焦急；唐寧街首相官邸門前，羣衆聚而觀者，不下六百人，均紛紛評衡時局，且欲探聽下落。每值閱員蒞止，空氣極為緊張，至午後四點二十五分，坎德伯資大主教藍博士，訪鮑爾溫首相後外出。當有羣衆向之示威，警察被迫出而干涉，始克維持秩序。同時在唐寧街與白館街轉角，則有兩婦人各持一標語牌，其上大書：「讓吾王乾綱獨斷。」『國王遜位，即革命之預兆』云。至五點三十分，則有黑衫隊員數人，抵首相官邸門前，手持法西斯黨機關紙，其上印大字標題曰：『吾人需要吾王，』未幾，有人開始唱『上帝佑我王』之歌，（按即英國國歌，）衆立即應和。

歌聲嘹亮，播及遠處。其時首相官邸內，各閣員正在開會討論也。至七點零七分，閣議告竣；閣員十人，陸續外出，羣衆乃復向之示威，其態度顯屬反對內閣。羣衆愈聚愈多，中有多人斥責各閣員，其餘羣衆，則報之以鼓掌。最後示威者數百人，又高唱國歌，警察當又出而干涉，迫令羣衆退出街心，當示威者散走時，『吾人需要吾王。』及『彼為賢君』之呼聲，猶不絕於耳。至白金漢宮附近，則羣衆聚集者亦甚多，均希望乘機一盼宮中貴人顏色，惟秩序則甚肅穆，與唐寧街之擾攘情形，迥不相同。午後五點三十分，曼麗太后所乘御車，自瑪爾波羅宮外出，觀者如堵，均肅然向之致敬。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止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 △洛陽行轅發表嚴正聲明
- △中政會通過遺產稅原則
- △義日協定聲明部發表
- △宋子文飛瓊崖
- △英下院通過禁運軍火起西案
- △匪僞反攻百靈廟未逞
- △擾武川匪軍被擊退
- △張川越晤談不歡而散
- △青島日水兵登陸外部提抗議
- △波蘭公使張欣海免職
- △田代在津召日軍部幹部會議
- △德大使謁張外長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

- △英王婚事引起國內不安
- △百靈廟附近肅清
- △國府令統一外交職權
- △王九生赴洛謁蔣
- △沈鴻烈訪日領交涉無結果
- △王靖國趙承綬抵綏垣
- △國貨聯營公司籌備會成立
- △日舉行三省會議
- △敵機八架又至百靈廟轟炸
- △川越離京到滬
- △須磨會見高宗武
- △許世使訪有田

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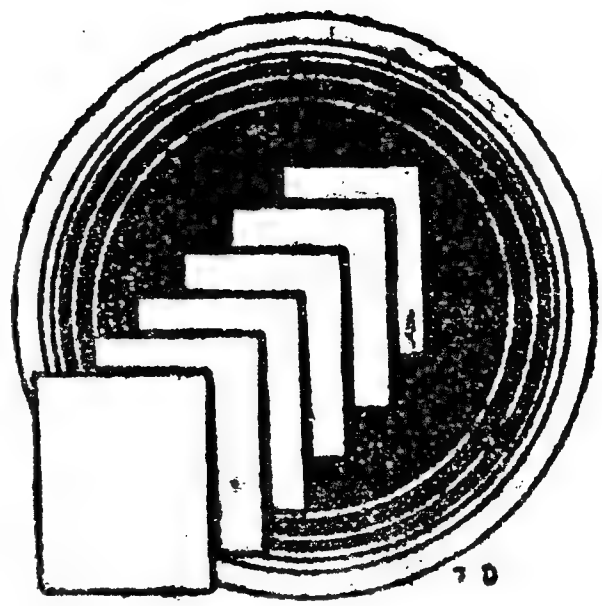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二

- △王英部續有反正
- △宋子文返粵即赴港
- △德日經濟利益發生衝突
- △行政院任趙登禹等為察省長
- △段驥車過京中央派居正致祭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 △張學良到滬視察
- △滬粵無線電通話
- △法外長聲明對西嚴守中立
- △西國民軍飛機炸馬德里
- △英王婚事蘭大主教發表宣言書
- △外部聲明中日交涉經過
- △川越談外交不悲觀
- △蔣委員長抵西安
- △黃郭逝世
- △各界公祭段祺瑞
- △宋子文飛桂
- △張羣返京
- △青島情勢和緩
- △段祺瑞乘車北上
- △德派兵參加西班牙戰事
- △派美會議閉幕



論

評

選

輯

察北與綏東之提攜

張其昀

自國軍既克百靈廟，復綏北之疆土，控塞外之要道，大爲中華民族爭光。於是出兵察北，與綏東方面互相提挈，自爲國軍當前之任務。蓋察綏二省同屬中國領土，斷不容甲省匪徒攻擊乙省，各報社論已剴切言之，不待余之多述。目前侵綏之匪軍，集中於張北商都化德（加普寺）滂江等處，皆在張庫汽車路沿線，故初步計劃應爲反攻上述諸地，恢復張庫大道之交通。此等匪僞軍之總兵站設於多倫，以汽車飛機指揮各地，本擒賊先擒王之義，尤不能令我察哈爾原定省會之多倫，長爲化外之地。嘗觀元明二代之歷史，多倫與張北之得失，其影響於邊防大計者，往事歷歷，可爲殷鑒，是爲本文著述要旨。

願我國民聽之，多倫非他，中山先生建國方略實業計劃第一計劃自北方大港建築雙軌鐵路至多倫，長四百五十公里，即其地也。中山先生所定西北鐵道系統之樞紐，移民實邊之門戶，均在多倫。元代盛時，以北平爲大都，多倫爲上都，夏來多倫，秋返北平，車駕行幸，歲以爲常。其地在灤河上流，土人稱爲上都河。元世祖相地於灤水北，龍岡南，經營宮室，名之曰開平，凡省院官署七十餘所，有上都國子監上都翰林院等名，雖香殿楠亭已爲陳蹟，而建置故址猶有可按。其地有產木產魚產鹽鹹之山場池沼，居民利之。其時會議自灤河挽舟而上，直至開平，遣鄭守敬勘察，既不可行乃罷。明洪武二年常遇春等克開平，建衛於此，薊北悉平，永樂帝親征漠北，往來由之。明代中葉以運糧路遠艱難，始移衛治於獨石口，（相去二百七十里）蒙人復居開平舊壤，所謂朝發穹廬，暮薄城郭，京師之北，藩籬僅存，明室之亡，即由滿清先制漠南，以撫榆關之背，北平遂不能守。清康熙帝以多倫爲蒙古各部落道里適中之所，於斯地創建彙宗寺，雍正帝復建善因寺，故多倫俗呼喇嘛廟。諸蒙族奔走來會，馬駝叢集，居民鱗比，爲塞外一大都會。至中東路開通，蒙古商業漸向北移，但在民國十五年多倫貿易額尙達三千萬元之鉅。僞滿洲國成立以後，延長錦朝鐵道（錦縣至朝陽），一路通承德，一路通赤峯，均於民國二十四年竣工通車。復自赤峯延長至多倫，已成路基，自多倫至張家口之鐵道亦經測量，長約二百五十公里。

察省之張北縣，在張家口之北五十公里，元代稱爲興和，今綏遠有興和縣，即以與張北縣接壤而名，元代曾建行宮於興和，稱爲中都。明初曾設興和守禦千戶所，後內徙於宣化，塞外之地棄而不守。元代自大都至故都和林（今外蒙古鄂爾坤河上流）必經興和，今張北縣爲張庫汽車道之所經，形勢依然。自張家口至庫倫之鐵路，已經約測，因張家口大境門外之大壩，工程艱鉅，改由綏遠集寧縣，（平地泉）爲起點，路亦較近。平庫

全線共長一千公里，其中平滂段（集寧至滂江）在民國十四年曾由交通部派員測量，計二百四十公里。集寧為平綏路之要站，土牧台適居平滂線之半，為農耕區之分界。計劃中之平庫鐵道，在東亞大局上實佔重要地位。當太平洋有事之秋，若沿海為敵人封鎖，我國必於大陸另謀出路。但欲延長隴海鐵道至新疆，俾與蘇俄鐵道聯絡，實嫌迂遠。若由集寧通至西伯利亞鐵道上烏丁斯克站，其路程較隴海至酒泉（肅州）一段略相等。故平庫一路當為歐亞交通最捷之徑，由平庫路至天津出海，較之經中東路由大連出海者猶近五百公里，即使目前鐵道尚未築成，此線儘有利用價值。此次綏東戰事，敵人目的即在截斷平綏交通，隔離中俄關係。故為國防計，我軍斷不能放棄大道，亦已明甚。

明初平定中國，用太史令劉基議，自京師達於郡國，皆置衛立所，分屯設兵，重農實邊，規模甚為宏遠。當時開平則有衛，興和則有所。永樂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興和大寧（今熱河平泉縣），邊境可永無事。」奈其後邊計偶疎，興和既徙於郡城，開平復移於獨石，割棄境土三百餘里。其倡議移開平衛者為宣德五年總兵薛祿，明人尹耕棄開平說有曰：「祿知謹於封疆之小利，而昧於中外之大防；知懲乎目前之紛擾，而滯乎經世之權變……效成於一時，而禍伏於異日。」（見金志章撰口北三廳志卷十三藝文）其言沈痛甚矣。今民智漸開，史地之學成為常識，「史不能詳則輔之以志，志不能詳則證之以史，」國防計劃不僅為軍事家之專門，而亦為一般國民討論之中心。願我愛國健兒，奮起禦侮，為民族自由而戰，陳兵興和恢復上都，察北綏東左提右挈，保我祖國領土之完整，塞上長征，良時在茲。

（錄十二月六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邦交上一點常識

當茲世局紛紜各國邦交縱橫變化之際，吾人願貢獻一點常識，以備當

世政治家之參考。

吾人以爲邦交之基本，完全建築於兩國人民感情之上，文字的信約，其實行之程度，亦完全視兩國人民感情如何以爲斷。設兩國人民之感情不一致，雖有信誓旦旦之文字，亦必等於廢紙也。

例如日俄戰爭之時，李鴻章與威特所簽訂之中俄密約正在有效期間，就國際信約的義務言，中國理應助俄以共同抗日，而事實恰與之相反。中國不特未如中俄密約之規定，「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反在精神及物質上予日本以極大之幫助，將帝俄擊敗。此一段歷史之意義，即證明國際信約苟無國民感情爲基礎，則完全等於廢紙，甚且得相反之結果。蓋當時帝俄強占中國之東三省不還，痛惡帝俄之感情，充滿中國人民之心理，絕不感有條約義務之存在。中國人民當時普遍的仇俄，對於日本則無惡感，故一旦日俄有事，即毫不遲疑的助日以倒俄。此完全爲感情之傾洩，中國人民當時固未嘗計及日本勝利之後能否將東三省交還中國也。

此義既明，可以進論目前之中日邦交矣。在目前之「調整國交」交涉中，日本以所謂共同防共等事要求中國，請問此種要求在兩國人民之感情上果有所根據乎？日本人民之心理，吾人不便討論，至於中國人民之心理，其最大之抱負爲自力更生，其最切之希望爲不受外力干涉。日本之要求則適與此種心理完全相反。中國人民在過去曾無條件的援助日本，以覆敗與其有條約束縛之國家。日本果欲其要求見諸文字，並由文字見諸將來之實行，則此一點常識實有鄭重考慮之必要。

吾人茲願坦率以告日本人士曰：近年以來，中國人民之心理，對於日本深有所憾，且有所懼。憾日本不以平等自由之友邦相待，懼日本不時予其國家之存在以威脅。九一八迄至五年餘矣，日本果曾稍變其侵略之政策乎？匪特未變，且隨時加劇其深刻性。此古老有爲之大國果將俯首帖耳

甘爲琉球朝鮮之續乎？當然不能。不特此也，此四億羣衆之優秀大族，必將掙扎奮鬥，以達到解脫強鄰威脅之目的而後已。

日本政治家果有調整中日國交之抱負及熱誠，必先體察中國人民之感情，糾正形成此項感情之事實；否則縱有協定，亦實際無效。中國人民對日感情之劣化，有極深厚之根據。東北四省之被侵占，勿論矣，兩年來華北之橫遭畸形分化，最爲中國人所痛心，而目前綏遠之被策動侵擾，尤招中國人民之激怒。故無論從感情上或事實上言，欲使中日邦交趨近調整，必須將華北之畸形狀態合理化，綏亂之策動尤須停止。必如此，中日兩國人民之感情始得轉移，而邦交亦可徐圖調整矣。

（錄十二月四日津滬大公報）

沈鈞儒等六人案雜感

沈鈞儒等六人，現羈押滬公安局，其案情不詳，且依法對於司法事件，不得妄加評論，故吾人不評論本案之內容，惟一述其因此案發生之雜感。

（一）沈等皆爲旅滬著名之著作家，故本案甚惹文化界之注意。吾人原則的感想，以爲凡中國人均應擁護法律之尊嚴，無論何人，苟有犯法嫌疑，自可發生法律制裁之問題，惟一切進行，須依法辦理，不得例外，而社會注意之案件，尤宜如是。準是以論本案，當官廳之逮捕，自係認爲有犯罪嫌疑，則何不迅依法定程序，由法院辦理，而在警察機關關押多日乎？依照現行法，警察機關，須於二十四時內移交法院，今何不採此措置乎？

（二）此六人者，以著作家而爲社會運動，其言論行動，在社會上頗有一部分之反響。據吾人所記憶，今年以來，彼等組織之團體活動，未得在官廳立案，故自官廳言，自始即認爲非合法。然而事實上未甚加干涉者

，當因諒其動機之無犯罪嫌疑故也。今者適在政府領導全國積極救國之時，而發生此案。前據本市官方之簡單發表，似新有緊急案情，誠如是，應迅由法院依法偵訊。倘嫌疑充分，自可依法起訴，而藉公開之辯，可以使社會知其內容。倘法院偵查結果，決定不起訴，則諸人可速復自由，而了此一種糾紛，總之較目前狀態之繼續爲愈也。

（三）苟撇開法律論而爲政治論，則吾人甚望政府始終用寬弘涵蓋之政策，以泯息社會心理上不必要之糾紛。夫法律無例外，前既言之矣，是以不論何人，倘有重大犯罪之明顯事實，自無從加以原宥。然有時僅涉嫌疑，可以解釋出入；或其事生於誤會，可以從容辯明，倘本案事實，屬於此類情形，則希望迅由法院以不起訴處分了之。何則？吾人始終認泯息內憂，爲救國之前提，其道無他，國民之間，須互具誠心與善意，政府宜倡導之，凡事務以善意解釋，則可减少幾許不必要之糾紛。夫今日之中國，非過去比也，即與半年前較，亦大不同。蓋統一已定，而隴亂亦衰，政府今事實上指導全國，正爲禦侮圖存而奮鬥，則何慮少數文人之不諒解或反對？自另一方言，救國本賴於團結一切有形無形之力量，而一部分之著作界之力量，亦國家力量之一部分也。

（四）吾人鑒於本案，對一部分文化界人，亦欲貢獻數言。吾人簡單主張，凡自信爲救國運動者，其組織行動，務宜使之合法化。此在今日，尤爲需要。易言之，俱宜擁護統一政府，不必節外生枝。夫假如政局混亂，政府無能，割據紛紜，軍爲私有，則一部分人民，不得已而自行結合，別籌出路，此不但可能，且或爲必要。中國今日，則不如是。蓋務須記憶此半年間中國有重大進步。現時全國軍隊，皆爲統一政府指揮下之國軍，軍心齊一，皆願爲救國奮鬥，此過去政治上所不能見也。關於政治之改進，經濟之建設，千頭萬緒，諸待解決，現狀之未滿人意者，當然不少，然推想國難幸得挽回之日，政治上自必然有新局面出現，今則急需全國先成

一防衛非常之壁壘，凡愛國人士，務宜信任及愛惜此局面，勿使分歧意志，或自亂步驟。而過去有許多習用之名詞，今不適用，如最近偶見有北方某校學生代表上政府書，有請求聯合各實力派之語。今只有待命服務之軍師旅團，安有所謂實力派？國家已進步，而言者希望倒退乎？抑幾曾見不能統一指揮其軍隊之國家，可以防禦外侮乎？吾人以爲全國文化界亟需完成國防心理的建設，即須一致認識國防之意義及需要，與瞭解國防之利益。倘觀念有誤者，宜修正之。至於要求政府須保障言論自由，充分吸收社會各方面之力量，以共同奮鬥，則吾人素有同感，想政府當局在不礙軍機之範圍以內，亦當加以採納也。

(錄十二月三上海大公報)

汎美和平會議與世界和平

汎美洲和平會議已於本月一日在阿根廷京城行本次會議開幕典禮。出席者有二十一國代表，南美洲各國則全數參加。美國總統羅斯福於開幕典禮時致詞，注重四點：(一)謂汎美和平會議之目的，既非組織同盟，又非瓜分戰利品，而爲維持和平。(二)痛嘆舊大陸若干國家不惜競爭擴張軍備，其結果不爲侵陵隣國，即爲國內經濟之傾覆，(三)謂美洲各國對於舊大陸，必能予以助力，對於各國貿易上之關係，尤須特別重視。(四)民主政治仍當爲全世界所屬望，最後之歸結終必爲民主政治。聞與會各國代表團對美國有勢力報界團建議由美洲各國出而調停西班牙戰事一節，亦頗爲注意。世人通常視汎美和平會議爲『美洲人不問歐亞事，只圖自了美洲事』的原則之表示，故談舊大陸國際政治者，往往不注重之，對於此次之汎美和平會議及羅斯福所言，或亦視爲虛應故事的舉動及言詞。然依吾人所見，當茲舊大陸國際危機日益一觸之際，美洲各國之政治及經濟，在在皆有受波及之虞，新舊三大陸間之關係，實與過去有異，故羅斯福之所言，尤其關於幫助舊大陸維持和平各節，當非誇耀的美詞，而應係一般美洲國之心理的反映。吾人以爲，汎美和平會議之成績如何，殊足影響全

世界之和平；目前正當會議之始，自難十分肯定的預測其結果之良否，然以目前國際情勢爲基礎，依常理而判斷之，實不難發見汎美和平會議之終獲良果及其對於世界和平之必有相當貢獻。請於下段，略抒所見。

從來蔑視汎美和平會議之和平作用者，往往舉國際聯盟爲前例，謂有嚴密廣大的組織之國聯尚且不能招致和平；何況限於一隅之無嚴密機構的汎美和平會議，其徒爲大美國企圖握美洲霸權之工具而與美洲和平無關，當不待言。吾人平素亦嘗相當贊同此說，然在目前言之，則認爲舉國聯前事與汎美和平會議對此爲失當之類推。蓋國聯所以不能發揮招致和平之作業者，其最主要原因，在國聯內含有三數利害相反之強國，而在美洲之事實上的兩大強國——英美——從英美法貨幣協定之成立，英美在遠東經濟競爭上聯合對日之傾向，英法對美戰債已開始談判清算辦法，英美對日德日義協定之輿論頗呈一致傾向，等等最近事實觀之，確已漸消其對立之色彩(惟其原因，當不外乎英在歐洲亞洲受新興強國之威脅，欲求安全而在美洲對美讓步)；故在英美妥協之條件下，此次汎美和平會議之能招致美洲和平，應爲理之當然，美洲各小國應無反抗和平之意志，美洲外之強國亦應無擾亂美洲和平之實力。

汎美和平會議，如能招致美洲和平，則此種局部和平定能影響歐亞舊大陸，而招致暫時的世界和平，易詞言之，定能暫時緩和世界大戰危機。其理由有三：第一，美洲一隅之和平，在英美實行局部妥協之意義上，有緩和因日德協定及日義協定而生之舊大陸國際危機之作用，蓋日德日義兩協定，除對共產主義國外，亦實以英爲對象，如因英美之局部的妥協而英之地位增強，則國際間勢力之喪失平衡傾向可以暫時中止之。第二，美洲一隅之和平，在國際經濟關係上，應有加多舊大陸諸國尤其日德之工業品之消場並緩和其原料缺乏之困難之可能；其結果，將使諸國擴大殖民地之野心暫時少戢，而舊大陸國際危機，當亦可因之而暫告緩和矣。第三，美洲一隅之和平，在民主政治制度與和平之關係上，當能使世人對民主政治多一屬望理由，同時即對獨裁政治多一無形打擊，至少當能使西班牙內戰之糾紛不至向國際化最惡劣方面進行，故舊大陸上之國際冒險之可能性當可暫時減少，同時，世界和平亦當可暫得維持矣。

(錄十二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潛子以所著詩稿屬點定既畢賦此爲贈

公渚

惟詩侈北學淵綜推二張異軍起靜海掉鞅當顏行頑
艷出隱軫紕思以爲纓如宿將布陣如佳俠含光亞旅
奮從令下袂皆負墻珊瑚與海月進入百怪腸垂絕元
慶體歛起黃昏湯仰窺梅村儔旗鼓還相當惟與世大
逆所以詩聲昌主文拊譎諫與俗寧相忘精思所到處
餘味在桂薑海濱百偃蹇閱世同枯桑結社飲文字吟
挾秋聲剛家山一破甑鈞天亦斜陽空爲憂閔懷寧消
孤直創試詢羸縮理珞琤應能詳

游隄下塘

疑龔

萬綠引天涼一泓貯雲白銀塘偏留影潛羽飛格格蘿
薛陰幾重深深月來宅斷渚有殘荷莫遂疏香隔

木公六十生日

什公

君家萬事皆青史諸翁門功赫赫照淮水而君蓄德能
文章物望由來期趾美致身乙科粉署郎桑海無端換
朝市相韓三世意未忘爲唐一經天所界惟三不朽立
言後盛德巍功筆能記君今有此足自豪世上榮名儻
來耳生同鄉井況嫺嫺夙昔交情不余鄙年來沾上更
結鄰函關氣迓東來紫一室欣依肥遯廬八家獨羨穎
濱齒但期眉壽齊南山莫笑巴人歌下里

林山公繼至喜賦

堯生

故人不爲看山來小駐江心綠玉堆錦水閉門傷亂久
石闌啜茗憫年衰名流合領談經席秋楔長尋爾雅臺
便約老僧鋤月下寺留和靖古香開

訪堯生烏尤伯屏石帶同行

山腴

一別烏尤四十年青山應笑雪盈顛故人久立憑欄望
佳客同來對榻眠不爲蟲魚勞問字自然龍象盡歸禪

石帚呈詩有黃
梅本師之語
煎茶煮餅尋常話寫入舖池寺便傳

印度洋舟中

季新

多情燈火照更殘。露氣微生。篴簾寒。自被瘡癢常損慮。
轉令魂夢得粗安。蒼波熨月。無微摺碧。宇嵌星有密攢。
誰奏雞鳴風雨曲。悄然推枕起長歎。

月夜得雙照樓詩次韻

釋堪

板閣商聲怨夜殘。江城鼓角已催寒。豈徒白雪吟梁苑。
總爲蒼生望謝安。設策徙薪曾意苦。憂時有酒亦眉攢。
月明萬里還相共。漫向鯨波發慨歎。

中秋書感

寥士

團團且莫照流亡。乞我虛齋永夕光。水既明時雲有彩。
風初動處桂生香。砧聲蟲語相疎密。羈恨離思各省茫。
爲記今秋持酒戒。聊憑苦茗浣詩腸。

纓衡先生自黔中分廉見賜會在病中深感垂愛

賦詩報謝兼及丈近輯柴翁集錦事

呂塵

子尹。叢殘九卷餘。百年難問故家儲。誰知吏道關詩運。
合有精光護寶書。登拔爲公一序久。病登險泉下錄恩波頓。

活涸中魚。閉門生事殊堪笑。臥聽隣童上學初。舍每侵
晨即聞有扣門上學者。

桂湖口號

石遺

楠桂千株萬柄蓮。新詞未唱柳屯田。若爲傳向完顏亮。
立馬蜀山千萬巔。

題詩縣令手卷

拔可

錯節盤根有自來。但論文字已堪哀。書生血淚無尋處。
數點霜葩灑綠苔。

長吏風期不可忘。好官遺愛是家鄉。卽今宣歙門前路。
山色詩聲相與長。

再定中原豈易言。筆端常凜不亡存。偶吟戰賊涪翁語。
百世猶興雜誦孫。

水龍

祝陸丹林
四十初度

懺菴

機雲後起清才琳瑯滿室。圍紅樹越王臺上。素馨斜畔。
游驂曾駐帥府旌旗。書生戎馬借殘犀。著記當時韻事。
頂湖感舊眞眞喚空題句。四十今年初度好頭顱新。
霜未覩前塵骭髒中年哀樂。琴尊分付欲便歸耕。緬懷
世局荷鋤却顧且編籬種竹花場海市避囂佳處。



凌霄 一士隨筆

前錄湘潭黎氏手寫日記中紀述倪應垣等所談道光間鴉片戰爭之浙蘇軍事，（見第四十七期。

）關於鎮江之失守，謂：『爾時倭夷無意入鎮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鎮江副都統海齡，日殺無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請之入城。』如所云，亦奇恥也。按海齡死於此役，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上諭云：

著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統都海齡並其妻及次孫同時殉節。該副統爲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並著著英派委委員尋覓該副都統及伊妻伊孫屍身，妥爲盛殮，並查其見存子女，一同護送回旗。該副都統有子幾人，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查明，一

併疊領引見，候朕施恩。俟軍務完竣，著該地方官建立專祠，以忠表蓋。伊妻及伊次孫均著附祀。

節終之典隆焉。（尋予諡昭節）七月又諭云：

前因鎮江失守，副都統海齡自縊殉難，念其爲國捐軀，特加優卹。茲有人奏：海齡查拏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以致人心不服，將該副都統圍住，海齡因縱兵開礮轟擊，夷聞內變，乘勢直入府城，海齡之死，聞係被民戕害等語。查拏漢奸，本係守城要務，若因此多殺無辜，激成內變，則其死殊不足惜；惟奸民乘亂洩忿，戕官縱賊，實屬罪大惡極，縱不能悉數誅夷，必應將爲首數人，立伸國法。著將原摺鈔給程喬采閱看，畢竟鎮江如何失守，海齡是否被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得因海齡已死，代爲彌縫，亦不可因亂民較多，意圖消弭。

又九月諭云：

前據耆英等奏海齡殉難屬實，有旨仍照都統例賜卹，並將附祀卹典照議辦理。本日復據耆英等奏尋獲海齡及伊妻伊孫屍骸並京口副都統印信，又查明道員稟揭各款並

京口打仗陣亡受傷官兵，各一摺。原任京口副都統海齡於鎮江城陷時自縊殉難，前據耆英等詢取旗員確供，並閱營押結，復據該城紳士等衆口一詞，其爲臨難捐軀，已無疑義，茲復尋獲屍骸，眼同伊子宜琛泰檢明認領，並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及伊妻所帶玉環，確鑿有據，且搜獲漢奸，亦止處斬十三人，其餘訊係平民，均經釋放，是周項原稟各款係屬得自傳聞，而海齡見危授命，大節無虧，允宜特爲宣布，以息浮言。前有旨准其照部議入祀京師昭忠祠，並於該地方建立專祠，所有隨同殉難之伊妻伊孫，均著附祀專祠。海齡靈柩，著耆英等派員護送回旗。……常鎮道周項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之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嚴參。……

觀此三諭，海齡雖終獲優卹祠祀，而中經京曹之奏劾，同官之稟計，其一時物議亦可見已。

倪氏所云「參贊住紹興，陰結死士入寧波城殺鬼子，亦斬數百十級。……嘆夷自此不欲住寧波城，而住定海矣」，按鄞（寧波府治）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三有云：

西人之陷吾明州，爲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棄郡城，越二日，並棄鎮海。時將軍奕經參贊文蔚輩，張皇戰功，以收復告，詔第諸將勞績，升賞有差。其實甯波之復，偷兒徐保張小火及其黨六十人力也。吾師徐先生時棟集中有「偷頭記」一篇，甚詳且塙，刪節錄存，非欲翹將軍參贊之過也。記云：「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我師襲攻之，不克。時大將屯紹興，而前鄞令舒君在軍中。一日縛間諜至，將斬之，舒君視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偷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賚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爲兵者爲黑鬼。旣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賚之。又旣而獻頭者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獲

又數倍之。自是踰城洞穴，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據城，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格磔笑語，後者或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旋又失其頭。或著夷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屐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頸，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橐，絕以出城。或爲夷所見，追之，則別一偷自曲巷出，並偷追者頭。夷巡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各以長籐爲環，暗默候城外，聞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籐環鉤其頭而墜，塞其口而反縛之，候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鉤致；乃譁然擁所獲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以竊鬼頭至者，黨日衆，計日巧，所獲日多，其奇策秘術，莫得而詳也。一日，將軍復下令，得羣夷百不如得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酋不可得，蓋酋不夜出，其所居遂室，環以夷兵，又一

夕屢易其寢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百之速而易也。顧酋雖防護甚謹，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殷鯨自驚擾。旦夕以失首報者，恒數十或至百餘。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他去，而將軍以克復府城入告矣。」康祺按，先生所述，吾鄉人皆能言之。……

可相印證。頒賞與下令者，蓋即參贊文蔚耳。徐氏所述，容有傳說過甚之處，英人殆不至若是之愚笨，而使偷兒之技屢售不已也。將兵大員，無術制敵，而乞靈於此種狡獪伎倆，縱偶效，亦無關全局之勝負。浙撫劉韻珂沮之，固未可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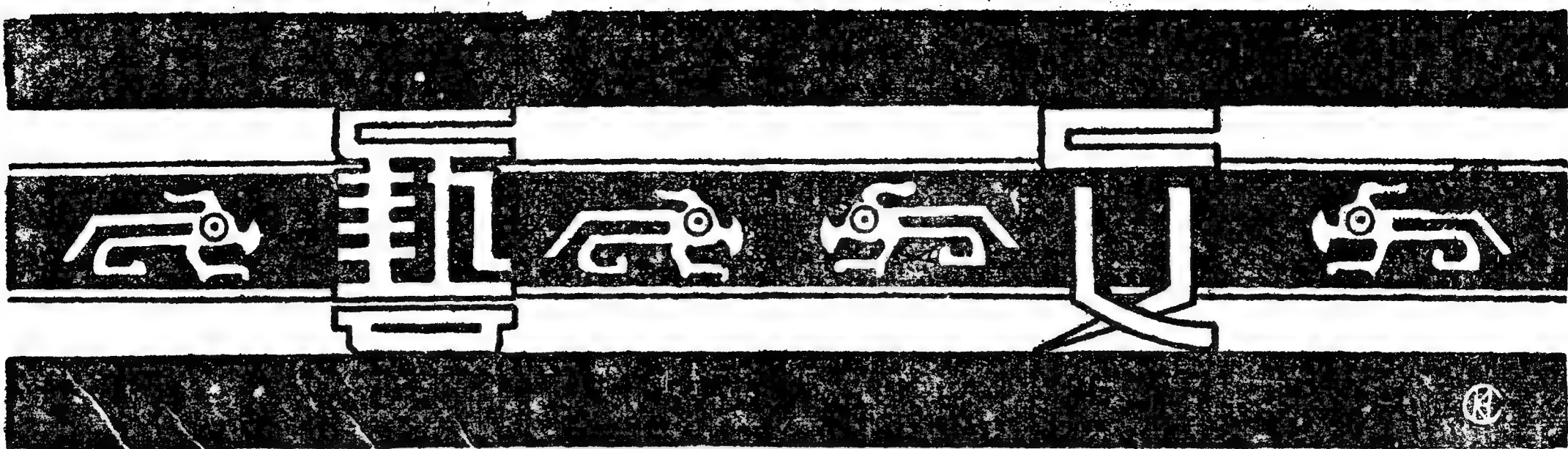
（韻珂山東汶上人。聞張二陵君言，其曾祖石渠先生（文林）宰汶上時，韻珂已由閩浙總督解職歸，因相稔，其致先生書札，偶及舊事，謂：『譬之家長，對於子弟之吃零嘴，買玩物，祇能約束子弟，不能毀人之糖挑，物攤。』言外之意，殆

不以林則徐之燒燬鴉片爲然，持責備賢者之態度，頗異公論。）

倪氏言奕經文蔚抵蘇州，「蘇州地方官憚供應，恨不速之行，未免有此疆彼界之心，所需物料多掣肘。」黃鈞宰「金壺浪墨」卷二有云：「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爲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爲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旗飛揚。沿途司供億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擲揄唾詈，或張弩槊舉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蓋欽差方面，不滿於地方官之憚供應而掣肘，地方官方面，則以濫索供給誅求無厭爲苦也。又「金壺浪墨」卷三有云：

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知州鄂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帘幙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爲之，圍爐擁酒，侑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啓帷探望，曰：「寒哉氣也！」詞涉調侃，亦可參閱。

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旗飛揚。沿途司供億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擲揄唾詈，或張弩槊舉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蓋欽差方面，不滿於地方官之憚供應而掣肘，地方官方面，則以濫索供給誅求無厭爲苦也。又「金壺浪墨」卷三有云：



老朋友

仲 群

一樁在任何人看來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偶然，對某一個人却極饒興趣，而且會深深的感動了他的心靈。他看到這事情最深邃的地方，于是他就被感動得成了一個孩子，失去世故想頭，……可是他在別種事情上，仍然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這種最偉大，最高貴感情的流露，在一個平常的，沒有所謂涵養的農民，倒容易有些，因為他們更近于孩子一步啊。

現在，就讓我告訴你這麼一個故事吧：

敗兵經過小村××向後退却，那是已經不能稱其為軍隊的一簇人了，沒有一點軍人的氣勢，也沒有一點秩序，紀律當然就談不到了。這時候少數不安分的兵士，就要走進一個人家，把眼睛放在背人的角落，從那兒牽出藏着的牲畜，揚聲嚷着借騎一下；主人就急忙講好話，並且花錢贖回來；再藏了去，或者，索性就被騎了去。

這時候人們都在街上瞧。誰還能安心工作呢？而且牲畜也不敢用，……

下午，老人老林在街上。說他是老人其實並不恰當，他只有五十歲，面頰雖不豐滿，却十分結實粗糙。灰色的小眼睛，常常那麼一謎一謎的，如同永在害着眼病，鼻子粗圓，嘴唇不太厚，總像在咂着滋味似的。額上有兩條綹紋，頭髮多少有點灰色了，走起路來腿腳有點僵直不便，背微駝了些。穿着藍土布褲褂，退色，汗污，泥土滾了滿身；但並非因為死了老伴沒人給洗（她不幸死去快要三年了）實在他還有一個兒子，二十九歲的青年人，一雙明亮然而忠厚簡單的眼，對於父親本是百依百從的，不過也常常發生爭執，最後是那個堅持得利害些，長久些就勝利。一個兒媳，也是好女人。兩個孩子，都是沒毛病的孩子。另外，還有一頭烏黑的驢子（

肚皮自然像雪白，三尺多高，剛剛六歲口，饞得胖胖的。當他駕着牠拉土拉糞的時候，看着牠滾圓的脊背，十分高興，就給牠一鞭，「好，快點吧！寶貝。」假若這時候遇見一位鄰居，他就嚷：「怎麼樣？老哥？賣給你罷！值多少？」那位回答道：「唉，我怎麼行呢？」他就更高興，工作得更更有勁……總之，他是一個普通的儉省小心的老農民，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是……他忽然不動的向一邊呆望起來，眼睛帶着疑問，驚喜之光，整個心事注重一件事物。這惹他的注意事物，並不即刻變得平常，反而更加出奇的鼓動了他：他的眼由驚奇變為喜悅了。

「看，看那個老兵！」他的眼並未肯離開。那確是一個出奇的「老兵」，拉來全世界的常備軍，怕也只有他一個，第一，他的鬍子已有三寸長了，白得像經過霜雪——活不到八十歲是不易有那樣鬍子的。眉毛也蒼白了，眼睛呆滯無光，鼻子像一段乾枯了的樹枝，安放在繡紋的臉頰中。戴一頂破大的軍帽，直蓋到眉際和耳根。中等身材穿着肥大的軍褂；腿上却定一條褪色的短褲，沒有裹腿，因此可以看到褲腳在膝下懸着。沒有背後的行李，只在肩上掛着一隻破水壺。他的大槍也像他一般殘舊，不知機件是否還完整？或者放一粒子彈不至于爆炸了嗎？他邁着小步子，比別人打盹的神情更利害些。老林簡直是被他吸引得不能忍耐地要和他招呼了，忘記這白鬍子也正是那蠻橫無理者的弟兄，身上的傢伙也正能够殺人……假若這老兵就如此的過去了，他會作什麼呢？然而他有救了，那老兵停止脚步，抬起頭來，緩緩的轉動眼珠一下……老林已經撲向前去——幾乎擁抱着他。他們互相深沈的注視了一會。只這一注視就使他們的魂靈融合起來了。那麼奇異的，像熟人似的談起話來：

「你不要歇歇嗎？」

「要歇歇的。」

他們走到路傍來。「六十了，六十了，」老兵自言自語着，大概他自

己也覺到有點上了年紀，總是在計算着。老林嘆息着問道：

「你當了多少年兵啦？」

「誰知道呢？打仗的次數都不記得了。」

「唉唉，該告退了。」老林這麼勸告着。

「告假不准啊！」老兵婉惜着說——停了一下，又說：「告退了怎麼好呢？」這一句才吐出他久遠的，萬般無奈的心情了。

「歇下來不怕被丟下嗎？」

「不怕的，可以找到的。」

「那麼不要吃點什麼呀？」老林艱難的說出。他十分高興，他今天要款待老兵。

「想吃點啊，可是誰喜歡呢？我當兵的……」老兵迷惘的說。

「可憐的老人，你不是兵，兵是可怕的；你只是可憐。我接待你，老人，到我家裏去吧。」老林說着向前走了。

老兵邁着遲慢的步子，帶着無精打彩的懶容，跟着那熱切的老農夫。六十年來艱苦不幸的生活，使他憂鬱絕望，看一切都是灰色的。對這到了風燭殘年的老人，誰肯用心的一想，那將是怎麼樣淒涼的一幕悲劇啊！躺在床上，怕也掙不過十年八年，俗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但是他在六十歲的時候仍去爬在戰溝裏嗎？……

老林的宅子坐北朝南。四間北房，是他全家的臥室。那黑的胖驢子在兩間東房餵養——自然也儲存着柴草。西房就作為倉房。院子里種着兩顆槐樹……但敘述這沒用處，只要知道北房後有隣居，中間有一個頗不易尋到的窄小夾道——老林那可愛的驢子就藏在裏邊去了。

「進吧，請進吧。」老林在臥房門口讓起他的客人來。于是老兵先進去，摘下軍帽，——露出短短的，稀疏蒼白的頭髮——放下大槍，坐在炕上，兩手扶着膝，曲着背，頭兒微仰。吸一口長氣，慢慢嘆出……老林

看着這樣一個行將滅亡的老人，十分安慰。他就把他的客人孤單的留在房裏了。

一會，老林又跑進來；拿着四個雞蛋。很快的說：「我要自己給你煎，給你煎……」老兵不在意的望他一下，像這老農夫並非爲他忙着一樣。但老林並未注意這冷淡。煎熟雞蛋，又拿出午飯他們剩餘的乾糧，一起放在坑上。他忽然高聲報告起來——因爲他不想這是有關係的錯誤，他被變態的喜歡弄昏了。

「沒加鹽！鷄子裏沒加鹽。」

「不要緊。」老兵簡單的低聲說，而且也真不管味道，拿起乾糧就吃。老林坐在一邊微笑着，他十分安慰了，……

突然那可愛的兒子闖進來了。和他的料想的兩樣，他看見兩老人在友愛的靜穆中，一個悄悄吃，一個微微的笑。這情景使他吃驚。他呆立在門邊，一分鐘，兩分鐘，沒人看他一眼。終於忍不住的低聲喊道：

「爸爸！」

老林只看了他一下，全不注意。

「爸爸，怎麼回事？」

「請他吃點。」老林回答，仍有那快樂慰藉的臉相。

「聽說是你請來的，真嗎？」

「是啊，我請他來，要他吃點東西，歇一歇腳。他不應該受這待遇嗎？他多大年歲了！」老林得意起來，堅定的望着兒子，不想這接待有什麼不對。老兵吃完了，就慢慢戴上軍帽，拿起槍，仍不言語，不感謝，不注意老林父子，也不把眼睛向什麼地方瞧一瞧；預備走了。這艱難遲緩的動作，是能引起人的憐憫心的。但他那對主人不止不感謝，而且也不經意的奇特性格，却更引起老林的最大興趣，像一個被虐待者，受了虐待，反而感到無限的興奮與快樂。他心想，「我要送他幾里，必須送他幾里，他不會害我，我可以在前面村里藏下來。」老林就親密的附在老兵耳朵上去說：「你等一下，我送你。」他急忙的，熱切的跑開——老兵就不客氣的等候着——到房夾道把那烏黑的胖馬子拉出。快樂得昏迷的叫：「上吧，上

吧，就在院子裏騎上去吧。」年青的兒子吃驚得大叫起來道：

「唉呀！你作什麼呢？」

「送他一程，送他一程。」老林解釋着。

「但是你的馬要完了，你不知道你幹的什麼。唉，唉，你在照應誰呀！——年青人氣昏了。」

「我在照應誰？」老林高興的笑起來。「我在照應誰？老朋友，哈哈老朋友啊！到白土村他會讓我回來的，你不嗎？不嗎？」他迫切的問老兵，要他即刻四答。

「讓啊。」老兵緩緩的說出；但也顯着有老交情一般。

「什麼樣的老朋友，駢算完了，你能從路上平安的牽回來？」

「老朋友呀，我們是老朋友。」老林高興地這意見。但青年人却上去抓住了韁繩，憤怒的叫——不成。他忘了這是一個兵，他看不見這兵也有他的光芒。

老兵摸摸自己的槍，忽然睜開呆滯的眼，出奇的也射出一道光彩，刺着了年青人的臉。「多不客氣呀，你！」年青人不覺的軟化了。於是兩個老朋友出門了。這時候老林又回頭說：「孩子，我要藏在白土村你姑母家，我們正正從她的門外經過。」

在路上，老林聽着驚奇微笑的評論——老頭愛老頭——快樂得眼裏有那麼一股幸福之光；而且，眼睛更一謎一謎的利害了。

這是一個美妙的春天：天空清朗，沒有一絲雲彩；太陽光明燦爛；鳥兒幽閒的起落在樹梢上；麥苗在微風中起着波紋；山遠遠的圍繞着；溪水也興致致的流着……一切都自然的顯出生氣，只大路上那長長的一串灰色動物，毫無興致，睏倦的沈默着向前爬行。

白土村邊，這一對奇怪的老朋友搭訕着互相問訊了兩句話：

「你的貴姓呢，唉唉，老朋友？」

「老林，老林，都叫我老林……那麼你呢？」

「我嗎？不用知道吧。可是，劉得勝！得勝！」進了村子，老兵從驢背上下來，看他的朋友一眼，向前去了。老林的心平復了，滿足了。就去妹妹家藏他的驢子。

小文

素芝

一

小文的父親給車子送進車棚裏，他聞到一些乾草的氣息，蚊子在周圍嗡嗡的叫。他蹣跚的像喝醉酒的樣子走了出來。

「汪！」一脚正踏在一隻狗的背上，它懶惰的站了起來，搖搖它的大尾巴，不作聲走開了……這悶人的夏天；沒有一點風的傍晚，落日的斜暉正射在天邊的雲彩上，歸巢的雀子噪着一羣一羣的飛過……小文的父親擦一擦滿臉的汗珠，就走進那黑暗而且潮濕的屋裏。他的妻子正在竈下燒夜飯，火勢熊熊的在黑暗裏發閃，映得小文的兩頰紅得像炭一般，聽見有人走進來腳音。

「小文，你去望望是不是爹，」娘說。

小文一跳一跳的，他看見爹從那黃昏的微光中走進來。

「爹！」

「寶貝，餓不餓？」

「不餓，爹說買給我的花書呢？」

「呵——小文，明天給你送到學校裏去罷。」

「明天？——像魯哥兒一樣……」

「一樣，是的。」舉起他的兒子，很得意的說。

小文像是一隻快活的小雀子，跳到他娘的懷裏。

「娘，明天爹送我進學校了。」

娘彎下身了親親他紅色的小頰，「爹哄你要的，小文！」

——
真的小文有學校進了，因為他的父親曉得城裏的公學裏附設了一個貧民小學，那裏不收學費和書費。

飯熟了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月光從破的窗格裏射了進來，小文的影

子就像剛出水的蝦蟆一般，在金色的月光中跳來跳去。

「小文，不要快活了，吃飯罷！」

「娘，我到婆婆那裏穿的花衣呢？」

「到婆婆那裏去是什末時候，那是冬天穿的衣服，小文。」

他們就圍在桌前用夜膳了，借着月亮的光輝。

「娘，我不要筷子，要匙子。」

「小文，好好的吃，淘點豆腐好不好？」

「好，娘！」

小文端了盤，又在月光裏踱了一個來回。

「娘，我吃不了，」

「吃不下就不要吃吧，喝點豆腐好不好？」

「我也不喝，娘！」

蟬蟬一陣鼓噪的聲音溫和的傳了進來，月亮也漸漸的升到天空上去了。

吃過夜膳，小文的父親畫了一根火柴，給那隻有趣的小車燈燃點了。

「小文，你跟着娘乖乖的睡！」

「爹，你走了嗎，我要紅的小書包。」

「不要亂吵，小文！」娘說。

可是爹答應買給他紅的小書包，小孩快活的聽見了。

小文的父親提了車燈，慢慢的轉彎，慢慢的走出大門，他沒有見着別的什麼，只有那朦朧的月光充滿了世界。

一一

小文剛剛九歲，長得很高，行爲很正直。在冬天的雪裏，他有本領陪着父親到田野裏去砍柴。在雪地上，他穿着黑色的小破襖，遍山野裏跑來跑去，就像一隻小烏鴉在雪地上覓食一般。

「爹，這裏有一叢！」他的小喉嚨喜悅的傳到空中。

小文的父親微微的流汗，他揮動的斧頭停了一會，「小文，不要亂跑，跑跌了！」

「跌了也不痛，」他俯下身子拾他的柴枝，心裏想着昨天小白兔的事情，他到處留神。他想，要是小白兔睡在一個小山坑裏，或者一顆樹的背後，他慢慢的，慢慢的，一下就擰住它的小耳朵，給它關到柴簍裏，帶回家，拿白菜餵它吃，他快活了。他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常時靜悄悄的豎起他的小耳朵……「也，」忽然他聽見一個墳凸的後頭，什麼東西弄着響動，他彎下腰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哇，」一隻烏鴉一聲身的向着那濃灰色的空中拍翼飛去了……（小文呆着兩眼，柴枝上的冰凍也被他發熱的小手掌融化了……）

「小文，你在那裏做什麼？」

「我在這裏捉兔子啊，」

「不要瞎說，你捉不到兔子的。」

小文仍然在那雪上旋圈子，一點小小的影子向着那空闊的山野裏越走越遠了……

「小文，不要跑遠了！」

回應的聲音充滿了那邊的天際……

「曉得啊……」

小文回來的時候，手裏拿了一隻死了的小麻雀，他擰了它張開的小翅子像擰住了兔子的耳朵……

「爹，它怎會死的？」

「凍死的，孩子——你那裏找來的？」

他沉靜的，一句話也不說，默默的給它放在手掌上。它睜了它靈活的小眼睛，緊合着黃色的小嘴，再也不跳躍了……

「我的小麻雀，」忽然他說，

他想那一定是老鷹的事，老鷹常時吃小麻雀的，假若那個怪物在空中來回的飛，叫着悠長的聲音，雀子們的娘一定告訴它們：「回到巢裏去罷，不要讓惡魔捉去了！」小文記得有一次老鷹在屋頂上叫，他的娘對他說：「小文，去看看院子裏的小雞，老鷹在天上飛呢！」小雞是他最喜歡的小寶貝，歡喜它吱吱的叫；張開沒有羽毛的黃色的小翅膀學飛，顫顫的走路……

「小文，你看——」兔子……兔子……

小文向他父親指着的山坳裏看去，正看見一隻黃色的小兔子，跳過平坦的山坡，向那稠密的林叢裏竄去了……

「也……也……也……呵，不見了——」小文拉了他父親的袖子，「爹，捉去，捉去……」

「它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定在那邊偷偷吃白菜……」

「它是回到它兒子那裏去子，小文！」

「它有兒子嗎？」

「有兒子。」

「也有娘嗎？」

「有娘。」

小文似乎有些不快活了，他想給它捉來小寶貝們一定要哭的，娘是要想它的，不要捉它吧。他給那紫色的小手掌呵了幾口氣，繃了他的小眉頭。

「走了？爹，」

「好——小文。」

小文的父親整理了一會簍子裏的柴枝，雪片又從空中靜悄悄的落下了，風吹得很響，遙遠的山野也模糊了。

小文，你給風帽的帶子繫起來呀，」

「好，爹！」

他們彎着腰，踏着那鬆鬆的雪，手籠在袖子裏，雪花吹滿了一身，

「爹，多可惡的老鷹啊，」

「你怎樣想到的？小文，」

老鷹是生着鋒利的爪；勾形的嘴，兩隻惡魔的眼睛。

「小麻雀不是它殺死的嗎？」

「老鷹殺死的嗎？是的吧！」

呼，呼，呼……風擦過他們的耳際，雪也下得密了，他們寂寥的，似乎沒有盡止的，向着那白茫茫的世界裏走……

一一

天氣有些涼意了。小文一面走，一面偷偷的神氣翻看他的新書，心裏很快活。紅的小書包要拖到地上了。他沒有想到別的事，書是新的，新的就美麗。石筆，鉛筆和本子。石板烏絨絨的發光，邊是鑲着白色的軟木。

天淡藍的；陽光和暖的；小文走在新鮮的空氣裏微笑；雀子飛鳴在天空裏。

「魯哥兒，魯哥兒！」小文看見魯哥兒得意的推着他小弟弟的籐車，緩步在草地上走。

「什麼？」他仍然推着車沒有停步，「小文，你從那裏來？」

小文快活的說：「我從學校裏來。」

他拉一拉他的便帽：「你進了學校嗎？」

「進了學校，是的。」

「你進了什麼學校？」

「我進了貧民小學。」

「貧民小學？誰都不要進的——那學校。」

「怎麼呢？」

他沒有理會的又推着車向前去了。……

小文有些不高興了，但是他出城以後，仍然很快樂，因為他有紅的小書包包了他的寶貝；他心愛的一些課本。小文微微的笑，在田野裏慢慢的走，他很歡喜聽見金色的稻穗子被晚風吹得搖擺不停的響着沙沙的聲音；那是他慣聽的聲音。一羣一羣的小鳥向那一望無際的和平的田野裏飛去，輕佻得像幾粒灰塵，來往在透明的天空裏。

小文的家離城很近，沒有一刻那小孩就到了他的小草房子，他的狗跳起來要咬他的手指。

「嚇，花子，不要嚇了我的書！」

「汪，汪，」狗跳着去了。

他踏進了門：「娘，」

娘正在那裏洗衣，看見她兒子回來，心裏非常歡喜。

「娘，爹沒有回來嗎？」

「沒有回來，學堂好嗎？」

「好，先生給我許多新書，」他指着書，「你看，娘。」

「好，細心的讀吧！」

「娘，我們的晚飯要吃早一些，夜裏我還要上學。」

「夜裏也上學？」

「是的，娘，夜裏，下午和夜裏。」

小文伏在窗檻上，那夕陽裏的天空正堆疊着金紅色的雲彩，小鳥飛起來像箭一般的，飛到那最紅的天際裏燃燒着不見了。「曹次，」小白貓一跳的抓住了窗的格子。

「貓——」

「咪，咪！不要污濁了我的書！」

小文一隻手抹着貓的脊梁，一隻手翻着他的新書，第一本第一頁是顏色的，上面畫着許多活潑的小人們。小文暗暗的想：多美麗，多美麗的小神仙。他默默的笑了……小文一頁一頁的翻去，一頁一頁都使他歡喜，天色漸漸的昏暗了。貓懶懶的弓起身，翹起尾巴，搖鬆了全身的毛，一射身的跳着去了。

「咪，咪，貓——」小文向它呼喚。

它沒有理會的懶懶的出了門。……

小文同他的爹娘吃過晚飯以後，就挾了紅的小書包，跟着爹上學。在

這夜晚的時候，天空是暗藍色的美麗，已經佈滿了繁密的星點。風暗暗的吹來了，路旁的樹葉子簌簌的搖響着，稻也擺動了她的穗子，零碎的，微弱的，美妙的聲音——輕輕的。這夜是靜謐的。

「坐在我的車上，小文，」

「不，爹。」

晚風緊了，雲翳也從天邊上飛趕了。

「唧唧呀呀，唧唧呀呀……」一羣雁當着空中一閃一閃的飛過，沒有一刻接着又飛過一羣。

「爹，這是什麼鳥雀？」

「雁，小文，你看它們飛得整齊不整齊？」

「整齊，爹。為什麼後面一隻單的？」

「那是一隻可憐的雁，它是沒有丈夫的。」

「沒有丈夫的？」

「是的，它的丈夫被獵人殺死了，從此就成爲一隻孤雁，再不與別的雁配合了，只昏昏暗暗的過着日子。你聽那愁慘的叫着的聲音，它是在哭，在流淚呢，小文！」

「爹，它怎麼不和別的雁好呢？」

「它最喜歡它的丈夫了，所以不願意和別雁好。」

「別的雁怎麼不理會它呢？」

「別的雁都是一雙雙的，它們都快活得忘記理會它了，並且他們都不願意理會一隻孤雁……」

「讓它一個兒哭嗎？」

「一個兒哭，離開陣伍很遠的。有時在雨天裏，孤雁因爲長久傷心的緣故，身子病了，飛得很慢很慢，漸漸的脫離了它們的陣伍，一直到不見它的伙伴們了，它就收了翅子，落到田野裏，不久它就死在田野裏。」

小文雖然覺得孤雁很可憐，但是不能完全明白他父親的意思。他們又默默的，車輪撞到石塊上發出很大的震響。

進城以後，轉了幾個拐彎，就到了小文的學校。小文別了父親，似乎有些不安，挨着牆壁向他的教室走去。小文到了教室的時候已經在上第二堂課了，先生正預備講課，忽然看見小文慢慢的進來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小文。」

「下次要來早一些，孩子！」

先生教小文坐在前排的空位子上，他同位的是一個胖胖的小同學，烏黑的眼睛望着先生一動也不動。小文從書包裏挪了一本像他一樣的書，就是那第一頁小文以爲是許多小神人的。

「小同學，你們曉得這張圖畫是什麼意思嗎？」

教室裏靜下來了。小文心裏暗暗的想：這一定是小神人的。心裏快活了，但是他不敢說。忽然一個最小的同學說道：

「過年！」

「爲什麼呢？」

「過年是穿花衣的。」

「不是的，」先生很和藹的說，「這一張圖畫是畫開學那一天，就和我們昨天開學一樣，掛着國旗，許多父親，母親，哥哥，姊姊，送他的孩

們，或者弟妹妹們上學。你們覺得好不好看？」

「好看！」許多小同學答應了。

「這邊的六個字就是：『開學了，開學了。』」先生說，給教鞭指着黑板上，「現在你們跟我唸！」

滿堂就像六月的蝦蟆在「勾勾勾……」的叫了，小文也在快活的念：「開學了，開學了……」這是多麼一個快活的夜裏啊，小同學們的心裏都在微笑呢。

沒有多少時候鈴叮叮噹噹的遠遠的響了。

「好，現在下課了，你們就回家裏去，溫習功課，明天我還要問你們呢！」

教室裏哄嚷起來，小同學的們都一跳一跳的跑出了教室。

「小狗子，小狗子，我們一陣啊！」一個黑炭一般的小孩帶跑帶跳的叫着。

小文跟着他們走出了學校，他的爹正在那裏等着他，

「小文，到這邊來，坐在我的車上回去吧！」

「不，爹。」

但是爹給他的寶貝輕輕的一抱就放在車上了。

「小文，先生好嗎？」

「好，爹。」

「你認識幾個字了？」

「六個字。」

「那六個字？」

「『開學了，開學了。』」

「只有三個字呢，孩子。」

轉了幾個拐彎就出城了，風颼颼的吹過。小文暗暗的想道：「開學了，開學了。」那圖畫上一定是有魯哥兒的，怎麼沒有我父親和我呢？他有點不解了。

四

一些日子過去了，小文認識許多字和喜愛先生同學的了。他同位的小胖子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名字叫做汪喜子，他家裏是開豆腐店的。算學王先生，國語李先生也最和藹可愛的了。

一個星期日學校舉行全體野遊會，小同學的們是多末歡喜啊！這天小文來得最早了，他心裏充滿了美妙的希望，他想：娘或者會要看見我們呢，許多人在路上很整齊的走着，娘是怎樣歡喜看見這個啊。

汪喜子也一跳一跳的跑來了，他看見小文坐在位子上呆想着就喊道：

「小文，小文，今天多快活啊！」

「小牛，你也來了嗎？帶了鉛筆和紙沒有？」

「沒有，做什末？」

「畫畫兒，那天圖畫教員不是說過了嗎？」

「說過的？」汪喜子似乎沒有注意他的話，從口袋裏摸出兩塊糖：「給你一塊，小文，這是橘子的呢。娘說她最喜歡你了，叫你那天還到我家裏吃豆腐漿去。」

「好，我願意去，小吉子多少好玩啊。」

「小吉子？是的，她也想和我一樣進學校，娘說她是女孩子，不要她進，她還哭過的呢！」

「哭過的？」

「是的，哭過的。」

「小文，小牛！」

他兩人回頭一望，原來小黑炭也跳着來了，他的名字叫做李黑子。

「小黑炭，今天多快活啊。」他兩人說：

「快活啊，」他給小口袋輕輕的一搖，叮叮的響了。

「什末，鈔嗎？」汪喜子很歡喜的說。

「是的，是娘給我的，回頭我們買糖菓吃好嗎？」

「好！我這裏也有四個鈔，湊在一處好不好？小文，你也有嗎？」

「有，娘說跑餓了教我買大餅吃的。」

「也湊在一處吧，小文。」

「湊在一處，好！」

他們八點鐘就出發了。出城以後是多美麗的樹林和田野，小孩感覺到

●唱歌金先生吹着哨子，

「一二一，一二一……」

「踏踏踏，踏踏踏……」孩子們的步子很整齊的落在地上，孩子們是怎樣歡喜聽到這可愛的聲音啊。走過大的石橋，穿過紅色的林子，村莊，

老牛，鷄，鴨，鶯，孩子們看見它們在美麗的田野裏了。

「小文，」汪喜子輕輕的說，

「什末？小牛。」

「我們到了要玩的地方了，」

「爲什末呢？」

「這就是八公山，我來過的呢，小文！」

「你來過的？」

「是的，來過的！」

李先生走來了，很和藹的拍拍小文和汪喜子的背心，並且微笑的搖頭說：「那多不好啊，趕快靜靜的走着步子吧。」

小文羞紅了臉，他想給先生不快活是多少恥辱啊！

八公山離城只有半里多路，是一座很矮的小山丘，山丘上有許多老大的楓樹，現在通紅的葉子真美麗。山丘的前面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草場，後面是一個最美麗的銀青色的大湖，名字叫做白蕩湖。

他們到了草場時，先生叫他們站了一個圓圈坐下。

「孩子們，就坐在任意的地方說笑罷，我在這裏分配點心給你們吃，每人四個餅子，四塊餅乾和四個糖果。多好啊，你們不要離開位子啦，誰離開誰就沒得吃。」

孩子們小麻雀一般的叫起來了——有的說話，有的拍掌，有的拋他的小白橡皮球給他最好的朋友們。

「鬼子，鬼子，多好啊！」一個小黑胖子歡喜的說。

「多好啊，我給餅子留給娘吃，娘一定歡喜的。」

「我也給餅子留給娘吃，糖留給兩個小妹妹一人兩塊，我最小的妹妹一定要喊我好哥哥的，一定要說：『甜』！」

「『甜』給我的糖也帶給你的小妹妹吧，芸兒和小發都好玩，有一天

在路上遇到芸兒，她還喊我的呢。」

「還認得你？」

「認得我，」他又向着小文，「小文！」

「什末？」

「那天我兩人不是遇到芸兒的嗎？」

「是的！」

小文又不做聲了，他不知在想什末呢。

先生給每個小孩喝一盞熱水就發點心了，一個人一小紙袋，在小孩眼睛裏看來，是多少一個精緻的紅色的小紙袋呵。小孩們都只吃了一點就捨不得吃了，心裏想着他的娘或者弟弟妹妹們呢。只有幾個最小的傻瓜吃着不休憩，他們拿糖果就像吃蠶豆一樣的嚼着響。

「孩子們，現在你們各自去玩吧，你們聽見我吹哨子的時候就回到這草場上來，不要忘記啦！」金先生說。

汪喜子向上一跳，

「小文，我們一陣！」

「好，一陣，小牛。」他從袋裏摸出他的圖畫紙和鉛筆，「我們畫畫去！」

「我呢，我沒有筆，小文。」

「你先畫，我後畫；不是很好？」

「很好，我們到山後面去吧。」

他兩人爬過了山。這邊真靜寂呵，湖水很平靜，遠遠的閃動着銀線一樣의波紋，一直鋪張到淡藍色的遠山的腳下。

「多好啊，」汪喜子說，「我們就畫這風景。」

「就畫這風景——那黑色的小船是最不好畫的。」

「先畫山，再畫水，然後畫那黑色的小船，好不好？」

「很好，你畫吧。」

汪喜子就坐在山坡上，給畫紙捫着膝蓋鋪好，就開始動筆。小文站在後面看他畫。汪喜子畫了一條彎曲曲的橫線，再在橫線上畫了一個筆架式的山頭，山頂上畫了一個倒人字形的小鳥，橫線下面又畫了許多橫線，意思大概是畫水了。

「小牛，」小文喊道，

「什末？」

「你也看看，老是低着頭畫。」

「我記得呢，小文。」

「再就畫一個很大很大的船，船上站太陽神似的人在撐船呢！」

「好了，好了。」汪喜子笑着說。

「我看，我看——很好，很好！」

「你也畫一張吧。」汪喜子得意的說。

小文畫了一張，他畫得細些，天空上畫了三隻鳥。

他們又在湖邊上拾了一會石子，就聽見吹哨子了，他們爬過山回到草場上去。

「小文，小牛！」

「什麼？小黑炭！」

「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到那邊畫畫去了。」

「你們畫畫了嗎？我看，我看！」

小文給兩張畫遞到他手裏。

「真好呢，」小黑炭歡喜的說，「回頭拿給先生看，好不好？」

「好。你們怎麼玩呢？」

「我們在草場上，先生講些小草名字給我們聽。」

「那多好啊，你都記得嗎？」

「記得，小文，明天我告訴你吧。」

「告訴我，好！」小文歡喜的說。

烏雲從天的邊際湧了上來，風也吹得緊了，沒有一刻他們就整隊回校。

「小文，喜子，」李先生向他們溫和的喊道，「出隊的時候是不應該談話的，記得不記得？」

「記得，一點也不會忘記！」小文和汪喜子快活的答應，跳動着四隻小脚。

回到學校時候已經快十二點鐘了，小文從學校裏再回到家裏；娘正等待着她的寶貝吃午飯呢。

五

「鑼，鑼，鑼！」小文凍得通紅的手敲在結了冰的門環上。

「誰？」

「我，小牛。」

寒風呼呼的刮過了一陣，小文忍不住縮了頸子。

「呵，小文，你來了嗎？」汪喜子快活的說，「等得我好久呵！」

「等得你好久呵，」

「好久呵，好久呵！」

他們親熱的緊緊的握手，像是多年不見了。

「小吉子在家麼？」

「剛纔同娘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的。」

「一會兒就回來的？我給她的小瓶子帶來了，你瞧好不好看？」

「好看得很，小吉子一定歡喜透了！」

汪喜子和他的小妹妹住着一間有趣的小房間，裏面的陳設簡單得很；一張牀，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汪喜子用心用意的在桌上放着課本；牀上疊着整齊的被子；地上沒有紙屑和別的污穢的東西；顯得他是個極勤快極誠毅的小孩。房間裏只有一口紙糊的窗子，窗外是一個小小的院落，裏面有桃樹，李樹，杏樹，枇杷樹……所以在春夏兩季給這小小的院落點綴得真是蔥翠可愛呵——花是紅的，有香味，葉子是綠的像翠一樣的鮮明的顏色，而且鶯，白頭公和別的鳥雀常飛來這院子裏，那些雀子都有美麗的羽毛，汪喜子是最歡喜它們的。小文和汪喜子進了房子就推開那紙糊的窗頁，雪又從灰色的空際裏疎疎落落的下來了。

「小文，給我的棉鞋換上吧。」

「不用得，我的脚跑得正發燒呢。你的功課都讀熟了嗎？」

「完全讀熟了。小吉子多好啊，天天要我教她認，她給我們的國語已經讀熟了半本。」

「讀了半本，雁讀過了嗎？」

「讀過了，秋天的雁。」

小文一面和汪喜子談天，一面翻看汪喜子的功課。他的習字是顯然的長進了——又清潔，又整齊，在小文看來是多美麗呵。沒有一刻小吉子和她的娘也回來了，手裏提了一籮青菜，是預備今天夜飯的。小文立刻跳出了房門，喊道：

「伯媽，我又來了。」

「呵，小文，好孩子，他們天天想望着你來，我也記念你。今天在這兒吃了夜飯回去吧。」

「不，多謝得很，伯媽，娘等着我呢，教我早些回去，省得晚了路上不好走。」

「不要緊，孩子，教了教伯伯送你回去。」

結果小文答應在汪喜子家裏吃夜飯，他們是多快活呵，他們又回到房裏看他們的功課了。小吉子坐在小文腳下的杌凳子上，她是最喜歡小文的了。

「吉子，」

「什末？」

「你歡喜讀書麼？」

「歡喜得很，我想進你們的學堂，娘不要我進。」

「等開了學你就進去吧，我一定和伯媽說。」
「那好極了，」汪喜子也笑道：「小文哥哥說一定可以的，娘是最喜小文哥哥了。」

「好，好，我真願意進你們的學堂。」

「喜子，喜子。」娘在外面喊，「給豆腐漿端給小文哥哥吃！」

喜子就像小麻雀一般的跳着去了。

他們吃完了豆漿，談談故事，用紙摺摺小船，天色漸漸的暗了。他們關上窗子，又到走廊上去看看雪。小文就談他在雪天裏跟爹爹上山砍柴的故事，他說得非常有趣——他說有一次走到一座大山上，在雪天裏，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爹駝了柴簍子，拿了鐮刀，風沒有止，雪也在下着，爹就在山頂上砍那些柴枝了，砍得丁丁的響。有時也看見兔子在雪山上跑得飛快。

「兔子？」小吉子睜圓了她烏黑的大眼睛。

「是的，兔子。」

「你沒有捉住它嗎？」

「沒有，我倒很想捉住它呢，不過聽爹說它有娘，我就不願意捉它了。」

小文和他們吃過飯，已經夜了。汪喜子的爹拿了燈籠伴他回去，娘和他們都送到門外。

「再來呵，再來呵，小文哥哥！」喜子和吉子向那空寂的街上喊。

「來呵，來呵！」小文也遠遠的 answering 着。

六

太陽出來了，雪也融化了。小文一個人在城裏的街上散步，而且很快樂，因為他的功課是熟透了。

「小文！」

他抬頭一看，原來魯哥兒夾了一包新書向這邊走來。

「呵，魯哥兒，到城外玩去麼？」

「不，明天我就上課了。」

「明天，開學了嗎？」

「開學了。」

小文歡喜得像發狂一般——他又開學了，小小的心房充滿了火熱的跳動。他飛快的回到家裏告訴他的爹和娘明天就開學了。

第二天清早天剛一亮小文就起身了，微笑着——李先生，金先生又要見面了。

吃過娘煮的湯飯之後，就抱着紅的小書包跳着出了門。

「好些走，不要跌了，小文！」

進了城，轉了幾個拐彎就到了學校了，他跳着走進大門。

「小孩，做什末？」號房的勤務向他說道：

「我到學堂？」

「什末？」

「貧民小學。」

「沒有這學堂，快些出去罷。」

「有的，有的！」

校長走來了，聽見他們的對話，很溫和的對小文說：

「孩子，貧民小學現在沒有了，也不開學了，你們的先生都畢了業，現在在市立的各小學教書。孩子，回去要你的爹娘給你進市立的小學

吧！」

「我們的學堂不開學了嗎？」

「不開學了：小孩！」校長走開了。

兩顆豆大的淚珠從小文的眼睛裏掉下了，慢慢的走到街上去。也似乎感覺到他是世界上另外的一個小孩；他的學校也是世界上另外的一個學校。

在城市裡 (二十四)

張大勇

第七十六章

『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芳姑太坐在那張坐慣了的皮墊椅上，自言自語的。這裏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商量。

『真不巧！怎幹史部長偏偏要揀這個時候生病的嘎！』

她妹妹正對着描眉毛，嘴唇縮着像很用力的樣子。這裏接上嘴來：

『你去告訴華幼亭就是了。你告訴他——唐老二現在是個什麼底子，四處開虧空。……』

『這個方法——行麼？』

『華幼亭又不默，怎麼會說不通的？這不很容易辦麼。』

姑太太『唔』了一聲，可還抬起眼睛來看看老太太，雖然她知道她母親出不了什麼好主意。她忽然有點覺得那位老年人可憐，彷彿是她老人給誰騙住了——才這樣子的。

『華家裏有錢放債啊？』老太太使勁動着嘴唇，瞧着很代替她吃力。

『我不相信。馬上要過節了，他們要張羅都來不及，還有這筆閒錢來借給人家裏哩！……這個小鳳子——強死了！我說過不止一百遍，她還是畫

得這樣子輕。哪裏像個眉毛嘎！芳姑太你倒望望你妹妹瞧！』

於是老太太把額子一伸讓腦袋聳高些——臉就對着鏡子。隨後又往右面偏一點兒，使那塊玻璃對她反射出兩張臉來，給自己的眉毛跟小鳳子的比一下。忽然她嗤的笑出了聲音：

『小鳳子你真是——你去看看人家瞧：哪個像你這個樣子的眉毛。眉毛要畫是不錯，也要畫得像個眉毛哎。你看你，你看你——這麼彎，這麼長，快長到頭髮裏頭去了。……』

『哦唷，你的好看！』小鳳子叫。『你問問姐姐嘎：現在她們都這樣子。你那個——前清時候才作興的。』

老太太坐着的方正背着光，臉色顯得深些。她往前面移動一下，叫自己也跟小鳳子一樣——讓鏡子裏映出來的亮光照到臉上。然後她把常常說的那些話，一字不改地對女兒開導起來。

『不管人家作興不作興，總不對就是了。如今時行的那些個東西我就不懂。』

她還是笑着，並且還注意着鏡子裏小鳳子的臉色。她對她女兒建議：主張描短些，加粗些。她倒並不勉強別人要像她那麼劃成兩把剔脚刀。

『你問問姐姐——我的話可對。』

那位姐姐傻瞧着她們，一動也不動，彷彿她在那裏深深地研究道理——她們到底誰的意見不錯，她倆都把視線搭過來的時候，她還是沒一點表示。

母親跟妹妹再也不提唐老二了：她們竟就這麼認為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她們把什麼事都看得太容易，其實是有許多方面看不到。這位芳姑太太覺得她們天生的短少了一些東西，祇在丁家這個小小的世界裏面，見不着什麼外面的場面。

『眉毛有什麼好談的呢？』她想。

與其討論眉毛，倒還是談談衣料什麼的有道理些。

她認為這是前幾年家裏景況不好——才把她們胸襟弄小了的。她們沒像她一樣過過大戶人家的日子。這里她沒聲沒息地歎了一口氣。同時對她們這種安靜的生活，又有點嫉妬。日子一過得安靜，一個親生女兒，一個親姐姐——不管她們孤兒寡婦怎麼苦法，怎麼困難，她們也簡直不放在心上。她們壓根想不到別人的難處。

『我們孤兒寡婦……』

她給哽住了說不下去，眼睛裏幾霎，仰起了臉不叫眼淚淌下來。

一會兒她振作起來問：

『家來了沒有？』

『哪個？』老太太找誰似地四面看看。『祝壽子啊？』

『我說爹爹。我要跟他商量下子。』

爹爹一輩沒做過什麼事。進了學，鄉試過兩回沒有取，就一直臥在家裏，生意買賣全讓伯伯去經手，他祇去上他的茶店。他幾十年來——天天上午要到市隱園，并且天天坐着那個一定的位子。一回來總得把聽到的見到的對家裏人報告一點兒。

今天他眼睛可發了光，顯然出了點新奇的事。他到書房裏把帶出去的兩隻鐵一掛上，就忽忽忙忙鎖了房門去找老太太。

『嗨，今兒個——市隱園門口不曉得走過多少兵！足足有一萬人！』老太太照例笑笑的不相信，嗓子給提得很高，好像要拿響亮的聲音來代表真理，來壓服對方似的：

『瞎說哩！——哪里有這個樣子多的！城裏就從來沒有過過這樣多兵過。』

『的確是真的！拍的要打仗了。』

『瞎說！』老太太叫。『怎麼會有一萬呢！』

『噯，真的嘛。一萬沒有——三千總是足足的！』

『三千呀？——瞎說！』

老太太也不服氣：

『三千沒有啊？你才瞎說哩！三千一定有，再少也少不到哪塊去。要是沒得三千的話——五百總不止！』

『不曉得瞎說些什麼東西！』

『呃，你總沒有看見噯！』老太太把頸一挺，理直氣壯地嚷着。『五百！五百！——一個不能少了！』

『我問你我問你：五百個兵——到底是一師呀，還是一連呀，還是一營噯，五百？』

一下子老太太回答不出。於是老太太剛才那種緊張勁兒全鬆了下來，像打退了敵人，放下了心，驕傲地對兩個女兒笑着：

『真笑死人哩！哪塊聽見過有這麼多兵的——三千哩，五百哩，就這樣瞎說瞎說的！還是一團呢，還是一標呢，還是一連呢？說不上來了！……五百啊？五十還不曉得有沒有哩。』

那個老侶伴很認真地插嘴：

『五十到底是不止的。一共的確有八十多，我數過。』

於是老太太放心地抽起水烟來，把身子移正些，一面又開始她的老故事了。她先告訴兩個女兒——她們爹爹祇知道讀書寫字。書倒讀得很通，常常有人拿詩來請教他。這里她腦袋搖幌了幾下，把吹着了的紙帽子臨在半空裏不在點烟。

『一除開讀書寫字——他老人家就是○子。他考取了秀才，後來去考舉人，叫做——叫做什麼試的……』

『鄉試，』老太爺說。

『嗯，鄉試。……考場裏要自己燒飯，他不曾。我說，「你弄蛋炒飯吃就是了：蛋炒飯頂容易。」你們曉得他老人家怎麼樣，你猜？……他把米放下鍋，倒上水，把兩個生雞蛋放進去燒。……』

她吹熄了紙帽子，身子往後一仰，格格地大笑起來。

小鳳子似乎怕嘴上的紅色會掉下來，祇用嘴角閃動一下。老太太覺得這個反應還嫌不夠，又轉過臉來衝着大女兒笑。

那位姑太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些事爹爹都沒有學過』。可是溫嫂已經站到了她椅子後面，帶種急切想要明白的臉色瞧着她們。她聽了笑聲特為趕來的。她張開一半嘴已準備着，還預先把身子斜靠在窗子旁邊，用着小孩子剛去點爆竹的那種又高興又害怕的神氣——要請人家讓她知道這是個什麼笑話。

『哪，是這個樣子的，』——老太太又從頭至尾敘述起來了。

『有什麼說頭呢？』芳姑太太不耐煩地想。『她們總是岔開我的話！』

總是這個樣子！』

她們彷彿故意要避開那些緊要的話，那些跟她利害有關係的話。她覺市隱園門口走過那麼多兵——並不是一件小事。老太爺也說過：『怕的要

打仗。』

『真是不得了！我該怎麼辦呢，我？』

想到逃兵的景像，又想到唐老二把她應該得的那份產業拐走：這些想像又攪成了一團黑的——越變越大，越變越大，然後一下子都飛散了。她看見一個個黑點子在空中揚着。她頭腦子，一陣昏。

脊背往後一靠，拿右手貼着額頭。她忽然打了個寒噤，起了一個可怕的古怪念頭：她覺得她會死。……

她在床上靜靜躺了一會。

『祝壽子怎麼過日子法呢？……』

屋子裏靜得像一所古廟。一陣陣悶人的熱氣通了進來，彷彿還聽見牠擠進來的聲息。蚊子嚶嚶地哼着，聽來牠們很煩躁，可又沒有辦法，好像給誰堵住了嘴似的。

芳姑太太閉着眼。她看見祝壽子伏在她旁邊哭嚷着媽：他頭上帶着麻，像平素帶帽子那麼嵌到了眉毛上面。牠自己呢——身子在空中飄着盪着，落到了她兒子的夢裏面——

『我是你家二爺害死的……沒得飯吃……逃兵荒……大家都不管我，舅舅又不家來……』

她手呀腳的都發了麻，感到脊背上一陣冷。她覺得她身子給人家抬着，放到了棺木裏，上面把七星板一蓋。於是迸出了祝壽子的哭叫聲——

媽媽！……媽媽！……』

越想越害怕——她○扎似地一翻身，就爬起來。她叫：

『溫嫂！溫嫂！……』

把○着汗的手心伸過去，○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不好過。……我簡直！……』

『怎幹，怎幹？』着了慌的溫嫂子壓着嗓子叫，一面她着她的胸口。

「噯，噯，怎麼了？……嚇死我了！」

「我沒得個法子。……我就是這樣子。我想不出個法子，我們孤兒寡婦……」

於是她傷心的哭了起來。

溫嫂子眯着眼睛，大聲歎着氣，用力擤着鼻涕。說起話來也像是害着傷風的聲息，並且時不時停了嘴——似乎哽住了的樣子。可是她主張事情要趕快着手做，主意也該早點兒打定。

「葉公蕩的田是——何家裏一下子不得買：丁壽松說的。……華家裏倒要留神哩：唐老二要借錢一定是拿田契去抵，那就糟了。田抵完了，往後一分家，那你——噫，屁也沒得一個！」

「原是噯，」芳姑太用手絹在臉上塌着。隨後她老盯着地板，什麼表情也沒了。

那個認為小鳳姑娘的辦法不錯：她們可以跟華家裏敞開來談一談：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唐老二是個荒唐鬼，叫大家不要跟他那個——跟他——」

芳姑太想了好一會。於是趕緊下床，好像這個大計劃是她自己策定了似的，用種胸有成竹派頭命令道：

「去接祝壽子家來——我要去幹點個事情！」

「呃，等下子！」她又叫。她怕她會耽誤了祝壽子的功課。稍為遲疑了一下，她又覺得她應該帶着這個孤兒去擺到別人面前，讓別人看見她們苦命的物証。「好，去罷。」

事情佈置妥貼之後，芳姑太太這才從從容容洗起臉來。她們決定老太太跟小鳳子也一塊兒去，娘兒三個可以跟華家兩位姨太太密切地談一談。跟華幼亭老先生呢——這就該派到老太爺。向來——有什麼計劃總不跟預先告訴老太爺，祇要老太太臨時到他書房交代幾句，搭他走就行的，因此

她們一直到三個鐘頭之後才到他屋子裏去。

這時候文侯老三正在書房裏：他剛過江回來，跟他爹談着省城裏的錢。他看見一個非常可愛的，比這里所有的都漂亮，不過價錢稍為貴一點。

「要二十塊。我去買的話——可以打個九五折。」

老太爺往書架那里一指：

「比這個還要好看啊？」

「好看多了。」

「比——比——」老太爺四面瞧瞧，含糊地又一指，「比這個呢？」

「總而言之——你這塊沒得一個比得上的。」

「那我要買一個，」做父親的微笑一下，看一眼老太太。「你們找什麼東西？」

小鳳子一直擺一付辦事精神，很忙地瞧着鐘，彷彿這些人都在聽她調度，她要精密地計算一下這個時間似的。可是她給攪得糊塗起來。看看那座八音琴：十點一刻。雙鈴鬧鐘呢——五點三十五。而座鐘指着一點零五分，旁邊那架可恰恰是九點正。她叫：

「到底哪一口鐘是準的噯？」

老太爺頂不高興別人批評他的鐘表。他嚴正地答：

「都是準的！」

（未完）

時人雜誌

陶善昌



陶善昌號俊人，年五十六歲，浙江嘉興縣人。畢業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士。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農政司司長，旋任農林部農務司司長，迨農林工商兩部合併為農商部，改任為農林司司長，六年調任為吉林實業廳廳長。編著吉礦務紀要，九年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十四年任農商部秘書兼北京大學農學院教務長，十八年任財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長，現任公債司司長。

編輯後記

禦侮圖存，尤其是今日中國國民人人應盡的天職。主張中國武化，一洗我民族文弱的風尚，實在是現在中國人應有的覺悟。

× × × × × ×

「對大學教育的幾點建議」一文，是本報第四十三期朱光潛先生一文的響應，作者的態度十分誠懇。而他建議的幾點，尤有考慮的價值。

× × × × × ×

鄭林莊先生討論糧價暴漲和調劑食糧問題，在今日十分可以注意。此文可與本報最近關於此問題的幾篇文字參看。

× × × × × ×

報紙在戰爭時期，是最有力的宣傳工具，劉豁軒先生所述紐約時報在歐戰時期的活動，實可當新聞業的模範。

× × × × × ×

本期書評評魯迅好友內山完造氏所著的「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這部著作頗值得注意。

編者



司各脱

乳白鰵魚肝油





兒童身骨嫩弱，常不任風寒侵凌，一有不慎，動生疾病，殊為發育之障礙也。善撫子女者，必日給以司各脱乳白鰵魚肝油，使兒童得臻于健全，活潑減少病患，易于成長，因此油中含有維他命，其性質多種名貴養料，於兒童最為滋補，任何魚肝油類，不是過也。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金城銀行

鄭州	漢口	青島	北平	南京	天津	上海
許昌	新鄉	西安	常熟	大連	長沙	蘇州
	武昌	哈爾濱	石家莊	開封	南通	新浦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四十二萬元

大公報

代辦部

專售全國各種有價值的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	------	------	------	------	------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一九五七二

雙十牌中五傑

- (一) 雪齒牙刷
- (二) 頭 刷
- (三) 衣 刷
- (四) 指 刷
- (五) 鞋 刷

本公司機器製造廠五
家發行所十四家分設
粵禪港滬漢蘇各
地全國及南洋
羣島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地址：上海五馬路中
梁新記牙刷公司
電話：九〇八七二

